
感想与风景
[日]横光利一 著
李振声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日本现代著名作家横光利一的游记随笔集。

横光一生著述甚丰，

代表作有《日轮》、《机械》、《家徽》、《旅愁》等，

其作品多以奇异的修辞和绚丽的词藻直观地暴露内在的感性，

极富感染力。

横光的随笔在同代作家中则以思想见长，

精致周到而委婉，又不乏深度。

本书由著名翻译家、文学史家李振声教授翻译，

译文忠实雅正。

ISBN 7-5633-5115-9

9 787563 351152 >

上海贝贝特

ISBN7-5633-5115-9/I·645

定价：17.80元

感想与风景

[日]横光利一 著　李振声 译

川
来
大

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感想与风景/(日)横光利一著;李振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
ISBN 7-5633-5115-9

Ⅰ.感… Ⅱ.①横…②李… Ⅲ.①游记-作品集-日本-现代
②随笔-作品集-日本-现代 Ⅳ.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28088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15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n)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90mm×1 240mm　1/32
印张:7.625　字数:159千字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17.80元

目　录



纳凉

让人想起凉快的事可真不少。

我觉得，比起海滨，湖岸更凉快些。湖边呢，比起有风的水面，灯火倒映在无风而纹丝不动的水面上，谁人的身影难以辨认，只听得人声，叹息着“热呵”的石埠头四周，就更有凉意些。

碗里湿润的菜叶显得新鲜欲滴的吃晚饭时分；浆得笔挺的浴衣刺着背脊的皮肤的当儿；拂拭着尘埃的脚板下，草席发出让人熟悉的、从不爽约的挤压声的时候；就连世上最稀松平淡的夜来香也识不得，却愣愣眺望着开在河原上的花儿的时候。

——夏天，就是这么一种让人乐而忘却所有物名的日子。

朋友和熟人携家人出门去了，即便碰不了他们的面，也会信步前往；有时连散开的衣带也忘了系好，就这么敞着怀上人家的门。像这类直冒傻气的事，尤其让人生出凉快的联想。这些大致都是夏天的面目吧。

天一擦黑，就连潜入空宅溜门撬锁的贼，也不知怎么的，身子迟钝得失去了贼样；在漫无边际聊着志怪故事的阴森感觉中，打着团扇，更觉凉意袭人。诸如此类，夏天，就是在不经意的地方寻求情趣的日子。

天气太热的时候，我喜欢追忆少年时感受过的凉快聊以自慰。追忆是给人带来凉快的东西，没有比早已淡忘了的纳凉的记忆更贴近天堂的事了。在厌倦了放焰火、垂钓、游山这类活泼好动的追忆之后，那

个徐徐浮起的寂静的情景,好比提灯下的莲叶,生有青苔的泉石四周那不绝如缕的驱蚊烟的飘摇,以及时时停歇在素洁竹帘上的蛾子随风摇曳,不见人迹、唯见横陈着直纹桐木制就的音色纯正的琴瑟的屋子,仿佛不堪苦夏而瘦成了细挑个儿的折叠门蓦然动了一下的时候,洒水后潮润的庭院里蝉声远去的傍晚,迎佛的篝火摇曳着点燃起来的时候,我为我国古老而优雅的习俗所感到的喜悦,都无过于此了。

去年夏天,我是试着一直待在家里度过的。记得那些逃到远地去避暑的朋友寄来的许多书信,对我也没起什么诱惑。在自己一直居住着的屋子里,连暑热也没意识到,就迎来了秋天,回想起来,真是蠢人的所作所为。的确,对自己居家的暑热都木然无所感觉,就这么过着日子,看来我身上连心灵的居所也没有了。



海草

在这片海面上，清晨和傍晚都有船出海去。朝夕之间，海草在满朝的沙滩上散乱地描出曲线，岩石浮出海面，粉红色的贝和细沙，像海之花，杂乱地开着。我喜欢在这样的清晨里吸烟，一边嗅着海盐的气味，一边踩着昨夜海潮遗落下的海草。这时分，通体透亮的岬石就像鲜锐的牙齿，横卧在海面，从寂静的海面上占卜这一天的吉凶。渔民瞅着岬石顶端的日辉，行着他们的船。昨晚点着篝火出海去的船，在旭日里满载而归。有时，不知从何处蹒跚而来的渔民的孩子，在海滨新鲜的海苔上打着滑，勇气十足，裸着腿，攀上浸透了盐味的岩角。有时，手持苹果的患病少女，呆然伫立在一派肃穆的海色中。

到了中午，鱼把家里的厨房都快挤破了。鲅鳙是跳累了的大海的小丑，披着胄甲的虾是倒伏下来的大海武士，鲹鱼是从海上刮来的树叶。等到这些家伙上了餐桌，变成了一堆凌乱的骨头，孩子们便在海边的沙滩上过起家家来，他们手持代替树枝的海带黑茎，一手捧着直冒热气的甘薯，然后，一俟新郎新娘的角色分头选定，便着手用光亮的贝壳做起买卖来。大海一边做着他们游戏的陪衬背景，一边却渐渐变得暴烈起来，海浪冲撞屹立的岩石溅起飞沫，船帆倾斜在海面上，岬石面对啮咬的海浪吠叫起来，但这些并不足以扰乱海滩上坐着的小新郎小新娘们的游戏，他们只关注自己的甘薯买卖行情和甘薯的温凉，并不去为海浪的狂暴担惊受怕。

到了傍晚，大海整个儿沐浴在夕阳下，柔和地喧嚷着。渔民的妻子在海滩上眺望海上远远归来的丈夫的船。船终于驶上了海滩。船板一揭开，装满了鱼的船底，突然像曙色一般灿烂生辉。渔民卷袖捋臂，攥住活蹦乱跳的鲜鱼，鱼在自己敏捷的身姿映着海滩的当儿，被从妻子的手里传递到了孩子的手里。妻子和孩子扛着让鱼弄破了的渔网，趄趄趔趔踏上归家的坂道。于是，到了夜里，阵阵海风便吹刮起搁在海滩上的渔船龙骨来。

一个夜晚，有只渔船出海后，就一直没有再回来。渔民的妻子在海滩上点起篝火，哭着，面朝那块海面，一直伫立着，第三天的清早，人们发现她像海草一样倒在了岩礁上。



感想与风景

屋和墙

租屋那会儿，比起屋子本身，周遭的庭院更让我动心，我是以几欲欢呼雀跃般的心情租下屋子的。订租契的一刹那，我突然犹豫起来，“可这屋子……”这一转念之间，对屋子的整体感觉里，就有了一丝不乐意的意思，总觉得在明朗的感觉中，不知怎么的就有了一种不可思议的阴影留在了心头。

后来，对这屋子的感觉越发有了改变，心里老觉得那堵北墙对我是个压抑，接着，我病了，卧了两个月的床，到快痊愈时，突然母亲过了世，随之家里人又一下子闹起病来，这一年就是这样过来的。这期间，周遭的院子在绿意中结出了草莓，垂下了葡萄串，无花果、栗子和梅子都结得盈盈实实。在一家三口疾病缠身的背景下，却不断结出了这些果子，这一风景有种反常的意味。昨天，友人的小儿死了，他来到我这发生变故后还不到两个星期的家里，不意从饭厅的墙上感觉到了压抑，友人说，门是不能朝北开的，可我说原因是这堵墙。真是蹊跷，一向就像突立在心灵跟前似的墙，会和呼吸器官的疾病有关系。

重租新屋时，我一直惦记着看看墙。要是有几分不中意而忍耐着，说不定什么时候，那一点点心灵的阴影，就会在生活中扩展开蓬松

的羽翼,默默地笼罩在我的命运之上。

人与仪式

我那失去了孩子的友人,是属于那类让人惊异的男子。他说:“孩子死去的那一瞬间,我不知不觉作出了合十的动作。真是奇怪,说起来,仪式这东西,懵里懵懂是没法做的。就像是冥冥之中有什么东西牵引着我一样。”

仪式实际上是很奇妙的。和他一样,对拘泥于仪式的事,通常我也十分嫌厌,但对母亲过世时出于礼仪前来吊唁的人,却至今仍映记在脑中。要说一个人的死,对幸存的亲族有什么价值的话,那便是会出现这样一幕谦逊的情景,即一笔勾销了与聚集到死者身边来作别的人们之间平日的宿怨,并怀着感激的心情,向他们低头致意。这一情形,仪式之外是不可能轻易遇见的。即便是怀着怨恨赶来参加仪式的人,我们也该对他满怀感激之情。我们常常遇见不管什么仪式都会跻身其间的人,这种人肯定会为众望所归,拥有很高的名望,他们不是那种带着狡狯的心计跻列仪式的人,与其说他们是心底里存有慈悲心肠,毋宁说是拥有悠畅宽大通融无碍的爽朗心情。Swedenborg① 说,由人界进入天界的驿站是教堂,这便是仪式意义之所在。形成此仪式者,想必是人从某种丑陋邪恶的集团中解脱出来那一瞬间,显得馥郁芬芳的某种东西的结晶。仪式的发生不是人为的,如同道德的产生,唯有在人们清朗的心情之中才能形成。总之,对拘泥仪式持轻蔑态度者,我以为距离完善还遥远得很,而不能跻列仪式的人则肯定是不幸的。

---

① Ema nuel Swedenborg(1688—1772),瑞典哲学家、科学家,神秘主义者。早期研究自然科学和数学,1743 年获得灵验后,转向宗教研究,宣扬独特的神秘主义思想。——译注,全书同。

一种风景

友人尚不足两岁的小儿演戏。足蹬芒鞋，手持木杖，白寿衣搭在肩上，有点胆怯拘谨地站着，然后进了壶口。从今往后，他将独自走上漫长的旅途。这难道不是很勇敢的身姿么？

优昙花

我家天井里近来开了优昙花。据辞书说，这是"三千年绽放一次的想像中的花"。这想像中的花，其实是出乎想像的花，像霉菌似的，饰着白色花粉的雄蕊聚成一团，很少见。近来，我常常会在花下微笑，为什么会笑呢？多半是次亚盐酸素一类的东西刺激笑神经所致。据说，此花一开，这一家的人就会死去，然而，我却在优昙花下日显消瘦。若有连这类风景也不愿舍弃的地方在，对我说来就是三生有幸了。



旅

去初次踏访的地方旅行的一大乐趣，便是从中感受自己在想像中所构成的对这块地方的幻想，与它实际的风物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差异。这种感受自然不是有意为之的，而是不知不觉中谁都会做的。不过，请注意，要是从自己的幻想与实景实物之间感觉不到任何差异的乐趣，预想压根儿落了空，徒有失望之感，那就划不来了。

第一回上某个不知名的地方去，无意中尝到了从未尝到过的美味，便不由得嚷道：这才是货真价实的日本第一美味！这当儿，要是听别人说起，此话谁谁谁早已在什么地方写着了，你便会接口道：真的？这与其说是觉得此事并非自己信口胡说，认同这一感觉的确实还另有人在，还不如说是在赞赏说出"日本第一美味"的自己。

前年春季去山形县的鹤冈，没承想吃到的鲷鱼鲜美异常，便开玩笑说："这是不折不扣的日本一级鲷鱼！"马上就有人说起，田山花袋也说过这样的话。

上京城时，为朝鲜旅馆的典雅所打动，便嚷道：这无疑是日本最好的旅馆！不，这是谁都会看重的东洋第一流的旅馆！可建筑物和鲷鱼之类是随处可见之物，往往在这个地方是属于最好的，到了别的地方就算不上了，所以要探寻日本最好的东西的话，旅途中随处可见，要多少有多少。

自己的想像和实地之间相差得极为悬殊，这种情况，自然不会发

生在内地旅行中，而是中国的上海、哈尔滨。哈尔滨是俄罗斯人和中国人杂居的城市，换句话说，无处不具有让我们觉得趣味无穷的魅力。看到有那么多人自杀，觉得生活在这里，人的意趣将会丧失殆尽，但作为城市本身，却又有着难以想像的新奇。若是跟待在大连到长春这一带的日本人打听他们想不想回日本，很多人会说不想回去，可一到哈尔滨，便都说想早点回去，大概日本的语言之波，从日本的北方到中国的长春，已成强弩之末。

住在上海那会儿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形：跟语言互不相通的人在一张桌子上相对而坐，眼光碰在一起，心里会觉得别扭，对方也会和我一样，内心萦绕着复杂的心思，再加上彼此压根儿互不理解，因而对这障蔽在眼前挡住了自己视野的赘余肉体不免窝火。假如有这么两个人，只会"我爱你"这句话，都跟对方说"我爱你"，虽则觉得言不由衷，却又觉得这么一来自己才不致遭人嫌厌，这才心神安定下来。"爱"这个词真是不可思议的东西。总之，所谓"爱"，就是对身体这种存在物，即便障蔽在眼前也毫不介意的、宽谅和被宽谅的事。"存在"和"爱"不仅仅相似，在阿伊努①语中，一说到"AI"，就含有"存在"的意思，"AINU"这个词也就是"人"的意思。在语言彼此相通的人之间，通常是既不会产生也不会特意去思索是不是人之类的问题的，若与语言不通的人一小时两小时地一直面对面相处着，虽则是同样的人，但我们对平日根本未加留意的人这个词的概念，就会有更为清楚和仔细的玩味和重新思考了。我们的祖先去山野捕猎猪、鹿、鹤，不知不觉间遇上不认识的人出现在视界里，这时，他首先会考虑，这不是鹿，是人吧，并由此产生了人这个词。因此，我们和言语不相通的外人长时间相遇时，便正是唤起我们的祖先曾经有过的感觉之时。

---

① 阿伊努族，日本少数民族之一。



日记

寒月

近来一向不读东西，躺在报纸上，对身体的宽窄，有不可思议之想。寒月白白散发寒意，羞于见人。

唇

说来唇寒，独自儿晓寝，宵起，生火，唯有感叹日短而已。

尘

健忘越发厉害，唯有友情还记得。过去的东西过去了也罢，若能脱去短外褂，穿上睡衣的话，就这么沾着世尘入睡。

贫困

觉得最难的事是写信。最令人不快的是做没有乐趣的事。最寒冷的是贫困。这习气，虽因浪荡、落拓不羁而在汽车里对人有所冒犯，

但考虑到它不过是近代的疾病，也就释然了。

雀

有一种叫做雀的东西。吵闹。

心愿

院子里种上古老的花，在朝日中洗脸，了却了心愿。

悠悠

一日，友人自伊豆归来，穿和服裤裙，悠悠然，藏掖起去过了哪里的身姿。独个儿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击掌，飘浮起的唯有尘埃。



作家的奥秘

昨夜未能成眠，无奈之下，便穿了草屐，想在院子里转一转，然后再睡。赤裸的脚下有寒气袭上来，便蜷缩双腿，望着旭日的光线淡淡地射进种着的白椿花丛里，感觉到有一股每天清晨吮吸着人的快乐的精气神儿，叹息正是它搅了自己的一夜好觉。东京郊外刮大风的天气里，无意间撞见了在屋檐下咻溜着鼻涕的孩子，便感慨道，真想在这样的地方过日子的，是谷崎润一郎氏。东京郊外早晨的那份清爽快意，不是偶尔赶天晴一大早起床，是无法得知的。这种时候，我常常会沉吟道，人何以会对天天莅临的清晨不觉得厌倦的呢？伫立在院子里，身后是络绎起来的妻女，默不作声地系着衣带、打开露水打湿的板窗，以及微暗的房间角落里，一边叽叽咕咕着什么，一边穿着裤子、衬衣，还是一脸睡意的孩子的脸，在接下来不知该做些什么的令人不快的静谧之中，给人一种阴郁沉默着的兽类之感。这么思忖着的当儿，有一种与人无所关涉的爽快，全身处在利己主义得以极度发挥的状态里，是人的感觉最为远离纠缠于俗世的道德的时候。人醒来起床有种种的不快，其中之一，便是心灵全让清早的清爽快意给剥夺了。所谓道义心，并非指一清早醒来时，而是从下午起，盘踞在人们疲惫了的大脑中的一种习惯。而这一习惯到了晚上十二点钟左右，便早就不成其为习惯，而成了饱尝辛酸的人情之类的玩意儿，由感官的麻痹，一变而丧失性格，而听任他人言行举止的支配。倡导清晨早起夜晚早睡的宗

派，恐怕是着眼于这样的效果，那就是不让人有产生虚无感的余暇。政治家利用遵时守约的方式来推行他的政策，可以看作是通过估算人类最具雷同性的时间，从中巧妙地发现了一种把人类头脑推向虚无之境的手段，换句话说，政治完全是反过来借助于虚无的一种创造。

我们清晨早早醒来，自己是从什么地方醒来的呢？环顾四周，看到昨晚一起入睡的人还在沉睡之中，会觉得好生奇怪，但这类不足挂齿的滑稽可笑，可以说正是人性的真正本色。人早上醒来后碰面时，即使父母与孩子之间，也总有些羞于打照面的感觉，若在夫妇朋友之间，这种情形会变得更为复杂，以致彼此会做出某种奇妙的表情来。我清早醒来时，一旦有什么惹恼了自己，时常会有动物性的愤怒袭来。因为是突然发作，因而让人觉得在一瞬间完全失去了自制力。这对我说来是个疑问。故而我常常想读到这样一些人物的感想，他们早睡早起，并无物质上的匮乏之忧，人又健康，并且一生为恋人所钟爱，既得到名誉，又不感到倦怠和心神劳累，这样的人物是不是存在我不清楚，如果存在的话，这种人物的感想会是一种天籁吧。我喜欢歌德的理由之一，便是因为他比任何文人都幸福，并且毕生一直洋洋自得地流露出幸福的神情。但我，至今还未曾得到过能像歌德和艾克尔曼的谈话录那样给予我勇气和拯救的读物。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不喜欢不入俗的文人。我不认为拯救文人的东西会存在于世俗之外。不能入俗者，终究会因为不能入俗而显得凡庸。在这无聊的人间，我还不曾见到过一个世俗化的人。

我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从来不曾想过要剖析一下自己的命运的吗？日常性这东西，在我看来就好像是别人的事。前些天，我在院子里种了一两枝树，却感到内心生活由此颇起了一阵动荡。种了一两枝树，就获得如此清新的感觉，一念及此，想在尚未见弃而心存意外之想的自己身上发现潜在之物的念头，便变得明显起来。庭院的起源，最初似乎是出于在家庭之中营造极乐之园的目的，但实际上却体现了我们

对日常生活精益求精这一无法舍弃的意愿。第一个修建庭院的珠光①,这个足利时代的人物,也是茶道的创始人,作为将佛教和趣味合为一体,统一协调到我们感知之中的第一人,将使我们永志不忘。我对能②虽然所知不多,但多半可以肯定,珠光他们对能也作出过某种划时代的贡献。前些日子,在宝生会的舞台上看了场祭祀观世音菩萨的能。日本艺术中,我以为没有比能更具纯粹持续之美的。在外人,恐怕多数人看懂的,是能里边那种自始至终忍受着的规则和秩序这类令人生厌之美吧。沉郁无聊、固定不变的程式,将观者平时的日常性更为强有力地推进了一步,使人的生理蜷缩在令人嫌厌的界限内,这么一来,煞费苦心的优美艺术也就不复存在了。凭借对这门艺术的时常观赏,遂使这些人对乏味的家庭生活产生了恍若时至今日才刚刚意识到的新鲜和幸福之感。珠光他们对能最初所着眼的,恐怕与修建庭院一样,是想让人在做人之际感受到家庭的极乐吧。瓦莱里说过:自由不在规范之外。能之美,正是这么一种自由之美吧。

人做事时,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与仅仅是朝着目的行动,分属两种不同的行动 。明了这一道理并认定其确凿无疑的,与对此并不了然,就这么盲目干着的,自然也不是同一码事。因而绝对需要从一开始就设定一个第四人称。对写作者则有必要,对不写作者则无须,这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探求道德就该最先从这一问题着手做起:把第四人称置于自身内部的何处。在作出将第四人称置于自身内部何处的选择之际,理性就有了个基始。不设定第四人称,思考便无从进行。柏拉图是第一个从对新假设的感激中认识到了善的。近代的道德探索之所以没有出现任何新的假设,可能是因为人们对某种东西心存恐惧吧? 而恐惧的原因,总是存在于最为无聊低级的地方。

---

① 村田珠光(1422—1502),日本室町中期名僧,茶道之祖,给茶道掺入禅味的点茶法的创意人。

② 能,能乐,日本的一种传统戏剧艺术。

读毕达哥拉斯和苏格拉底的对话，觉得十分明显的是，有代表性的头脑中自始至终进行着不谐和音与谐和音的交锋。毕达哥拉斯属于当时思想界孕育不谐和音的代表性头脑，苏格拉底则一直面露微笑，以谐和音压倒毕达哥拉斯的不谐和音。两人论争交锋之前毕达哥拉斯即已败北，但不知何故，读者的同情却在毕达哥拉斯一边，那是因为处在注定败北之境的毕达哥拉斯，从一开始就承认了自己缺乏辨明和扭转自身不利位置的能量，到论争结束时，我们读出了苏格拉底三段论法获胜过程中的狡诡，并和毕达哥拉斯一道感同身受着败北的滋味而愤然退场，此时，我们身不由己地扔下这么句话："你赢了，可你又做了什么呢？"但麻烦的是，苏格拉底的职责是必须向民众传授自己的胜利，这就让人们觉察到，谐和音的狡诡之处，即在于向人们提供信仰。

与其念颂南无阿弥陀佛，还不如唱歌，心里牵挂太多，是会堕入焦热地狱的。说此话的法然和尚，肯定是最洞悉现实主义奥秘的人。法然还是日本浪漫主义的始作俑者。

作家的奥秘，本不该由作家来谈论，而现在不得不来谈论这一奥秘，表明了一个现代作家的角逐场已于新近形成。比方说，作家要写某个心地善良的人，在这种场合，他是将自己彻底变成那个心地善良者呢，抑或只是观察他，这思忖的当儿，作家便要触及到自身的奥秘。这奥秘恰好跟眼睛的奥秘相同。人在观看眼前的树木时，尽管树木成了倒立的映象，但在视神经的作用下，不知不觉把它校正成了笔直挺立着的树木。作家在写心地善良者的当儿，不知不觉间将自己变成了心地善良者，像这样的事，真会在作家的生活里发生吗？

作家近来都不大有写作的意欲了，以致丰岛与志雄氏要说文学衰弱了。这是理所当然之论。近来的作家，比起没什么可写的，更需要对用以写作的文字是否适用于写作这一点提出怀疑。为什么都是虚构，有的有现实感，有的就不具有现实感呢？这是当下不得不思考的。

"什么名文家,嗤嗤嗤",人人都在眼底里若隐若现地流露出怜悯之笑。艺术襄助我们所得到的报应,便是我们对它的嘲笑。作家的奥秘,既不在写作的意欲,也不在非写不可,而在于与自身之魔障作斗争。这种无益的恶业①,便是对道德的探求,这中间所增生的非业②生活,则不属精神世界。纯小说便是不得不由此出发的哥伦布,而作家便是得认定地球是圆的那号人,船长则是从未出过航、根本不知道航海之艰辛的无赖,在这种情形下,他一定会不顾饥饿,下令启航。"累了,就该中途折回!"在横渡大海之际,没有比芭蕉③这句包含慈悲之心的话更好的办法了。

自古以来,人们和无赖作战,只有扩张军备这一招。可我们却不得不对之施以恩爱。这样,与其听命于他、听任他为所欲为,不如究明他欲望的深浅。这是人类心理中最贴近科学的一种精神。潜身于这种无底之渊的法术,对谁说来都该是奥秘中的奥秘吧。入俗的大业,正是从这奥秘中浮现出来的一种奋不顾身的战法。基于虚无的创造,便是与无赖作战的战法。对作家说来,如同自然那样值得恐惧的无赖并不存在,并且当下的自然已不复是昔日的自然。这自然,是指大众。

---

① 恶业:佛教语,意为前世作孽的报应。

② 非业:佛教语,意为前世业因。

③ 松尾芭蕉(1644—1694),俳句诗人,句碑遍布日本各地,被尊为"俳圣"。还著有《奥州小道》等纪行文。



过去的笔迹

竹花

竹子的花漂浮在片片断断的雾气中。木桥蹲着，枯萎的腿映在平静的水面上。悄无声息的河水，从结着天蓝色纽扣般果子的草丛中绕行而过。浑然不知母亲患上了什么病的男孩，手持药瓶和竹竿，比试着谁更透明通亮。竹马声从竹花中咯吱咯吱传来，他抬起头，眼中放出明锐的光芒，突然一溜烟地朝竹花中奔去。穿过竹林，波动着的蒿蓬下，沉重的石臼在旋转。石臼旁，刀豆荚状烟管的黯然微光，叩击着炉沿。男孩从路边朝炉灶瞅去，手里感觉到了底下炉灰里滴溜溜滚出的山芋的温热。继续穿行竹林，他的草鞋又弄响了竹箬。簇生的竹花擦过他娇嫩的脖颈，摇晃起来。在泛着光亮的竹节的簇拥中，男孩琢磨着唱支什么样的歌，但在挑定歌子之前，他却迅捷跃起，抱住了一大串垂下的竹花。竹花坠弯下来，将他的身体悬挂起来，又掷回到了地上。他和竹花格斗着，涨红着脸，气鼓鼓的。药水在竹花中泛着泡沫膨胀起来。男孩就像一只蝗虫，逗留在竹子上，不安地谛听着草鞋坠地的声音。

鲤鱼

春雨连绵不断地下着。河水漫过了草尖，男孩蹲在身披蓑衣的农夫的一旁，端睨着钓竿的梢头。雨滴从农夫的蓑衣上跌落在他小小蓑衣的肩膀上，男孩关注着鳞片齐整的鲤鱼被整个儿拽出水面的事，浑然忘却了打在身上的雨水。深深垂入水中的藤枝上，沾满了粘滑的水垢。红蟹从雨水冲刷过的草根间一爬出来，便在他的手指间吹开了泡沫。此际，一队送葬的长列正打远处田野尽头的棉花田间经过。猛然间，男孩想起了正让死亡缠着身子的母亲的那张发青的脸。他想道，母亲就快死了吧，到时是自己来捶锣吧。于是，突然放声大哭起来。但就在这个瞬间，一条乌亮的鲤鱼跃出了钓竿，他马上停住了哭泣，慌慌张张地朝鲤鱼鲜亮的鳞光猛扑上去。鲤鱼泼辣地击打着濡湿的嫩草芽，从他两手间打着挺。他压住鲤鱼，压住草，再压，再打挺，当他把鲤鱼压在了胸脯底下，便又继续开始了刚才的哭泣。像烟雾般连绵不断的棉田里传来了萧瑟的锣声，男孩一边感受着鱼尾对自己胸脯的有力叩击，一边一迭声地喊道：妈妈呵妈妈呵！

水晶

莺的声音在繁茂暗郁的梅叶间一叫开，血色就在男孩母亲的身上复原了。天天和姐姐一道捣米，男孩喜欢米在石臼里被剔去糠皮后热乎乎沉甸甸的模样。一到太阳出来，阳光晴朗地升起时，他便出门，去后山的小山顶上寻找水晶。一边甩开双脚朝山谷走去，一边挖开脚下的泥地，六棱形闪闪发光的水晶，便从指甲扒开的褐色泥土里冒了出来。弯曲洁净的花蕾，穿过他的腿间，定定地伸向山谷。脚下的山谷里，大山树的花就像白色的扇子，绽开在枝头。埋在草丛里的水车颤

动着翅翼缓缓转动着。男孩用衣服蹭亮水晶棱面,眯起眼对着天空察看。他双手挥舞着水晶,在阳光里摇摇晃晃地下了山。他将水晶藏进水壶深处,便沉浸在了遐思之中。待会儿,壶里流出的水一定会繁殖出更大的水晶来,母亲的病一定很快就能用水晶卖得的钱治好的,这样遐想着的男孩,在这个夜晚,在咬嚼着沙丁鱼的姐姐的腮边,讲起了山顶上成群结队冒出水晶来的故事。投射在院子里梅树叶上的煤油灯光里,他那张开双臂讲述故事的身影,一伸一缩地晃动着。

新娘

柿树上的苔藓让梅雨一淋,掉落了下来。打家门口流过的小河涨起了水。

钉子状的螺蛳在石头间伸展着躯体,变得十分肥大。渡涉小河的男孩让绿藻长须绊住了,脚下直打滑。霉斑在桶底和水壶的四周蔓生开来。男孩清早醒来打开木板窗,硬邦邦的梅子擦着窗子的木格,发出沙啦沙啦的声响。看到满地是一夜风雨从柿树上刮下的苔藓,男孩便精神抖擞地叫唤起来。他绕过檐廊,快活地数着又结出了多少颗杏子。杏树树皮的裂口上堆攒着晶亮晶亮的树脂。若是去碰一下枣树的话,树皮便会裂开来湿叽叽地沾在手上。雨一停,男孩便在斜挑出的枣树上爬上爬下,踩着树枝,装扮起侦察兵来。用手围成个望远镜,朝里边一瞅,便出现了漂浮在车轮之上的新娘的身姿。不一会,成群结队簇拥着新娘的车辆便打他胯下经过。俯身望去,发觉新娘就是前来替他母亲缝衣的那个女裁缝家里长得最漂亮的女儿,不禁张大嘴巴蔫在了枣树光滑的叶间。新娘洁白的身影顺着缀满螺蛳的水沟,拐着弯儿渐渐远去。

虫

萤火虫在橘花的四周飞舞起来。夜露深处传来跌落在草丛中的水声。

篝火每晚在田园上点燃起来。洗了澡的农夫,沐着夜风,悠然自得地回家。等梅雨一停,男孩便躲过母亲的眼睛,开始了夜间的出游。他渐渐喜欢上了弥漫着烟草气的大人们的聚会。男孩的母亲叠着被子,孩子般地在屋里走动着。男孩走在路上,挑选着投掷起来顺手些的石块。姐姐嚼着山椒叶,尾随在夜间出游的他的身后,四周找寻着他。男孩透过树叶,一下子显得光泽越发鲜亮的累累果实随处可见。光洁的杏子,让虫子蛀食后,滴溜溜坠进了河里。男孩将金黄饱满的枣儿就这么托在手心里转弄着,把吃它的事忘在了脑后。梅子在地上堆成了尖,散发出浓香。卖梅人天天挑着箩筐在梅子间穿行着。男孩知道,吉丁虫是在石榴的花荫下渐渐长硬翅翼的,他连颊白鸟在遥远的灌木丛中下了几颗蛋都一清二楚。然后,等夏天一到,他便像虫子一样,在瓜地里,把瓜挨个儿统统胡乱吃上一遍。



杂感

这是从去过国外的文学家那里听说到的一段故事：

在国外，按一定的时刻朝窗外张望，所看到的无非是，昨天的那辆车今天是不是改了型号，人的衣着款式是不是又翻新了，以及今天打这儿过去的又是另一拨子人了，诸如此类，看到的尽是这些与人相关的事，而自然的事是不会进入眼帘的。回到日本就不是这样了，眼睛一天到晚为自然的事所牵曳，天气是冷是暖，是阴是晴，是刮风天还是一片阴霾，总是显得心神不定，忙忙碌碌，真是没有办法。总之，国外的自然变化、季节更换比较缓慢，故而对什么时候发生变化不那么敏感。有阳光的地方，什么时候看去照例总是有阳光在照射，在摇晃的树叶和风向那里，日复一日，也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就此而言，外国作家比起日本人来，疏远自然、专注人事这种生理性现象，必然要表现得强烈些。

而且，在表情上，外国人要比日本人更为随心所欲，变动的幅度也大，因而从外表上就很容易看出其内在的心理。日本人正好相反，即便心理各不相同，面部神经也会采取同一表情，因而仅凭外部描写是无法把人的心理状况传达给读者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人写的小说，和外国人写的小说相比，有着一重难以比较的困难。

要是我出生在外国，专心致力于大部头小说的写作，该不会是什

么难事。

他这么说道。

尤其是,外国的阶级差别明显,其主张也随之显得整齐划一和一目了然,保守与激进之间的差异也很厉害,讨论的对象十分明确,因而两个人碰在一起,可以在各自主张不被曲解的情况下直接进入激烈的争论,这也是不断激发作家写作热情的一个原因。但在日本,这些变化和外国不同,非常微妙,因而外国的论战方法在这里是不加区分地通用并且兼而胜之的。

我想,日本逻辑不发达的原因,恐怕也在这里吧。但考虑到日本人在语言变化方面又是极尽微妙之能事,从这个角度讲,说日本文学现在正趋衰弱,也就意味着它正在取得相当自然的进展。

在日本人的语言中,若把最常用的第一人称加以区分,则有"私、仆、俺、侬、我辈、吾人"等诸多说法,而在外国,无论哪个国家,差不多都只有一个说法。尤其日本的女性在第一人称的用法上还有诸多变化。这种极为复杂的日本第一人称,在某种意义上道出了国民心理的特点。

这是由于阶级之间微妙的复杂性所致呢,还是由于表情的单一带来了内在的复杂所致,抑或是作为民族生成的一种方式,是由于民族的融合所致?

我觉得问题不能仅仅设想成眼下这样三种原因,对写小说的人来说,事关这样重要的问题,理当持有多元的看法才是。

我曾向当今各类学者专家征询过各类意见,但未见有谁能持有个人独立的意见,因而我觉得文学正在从根本上变得难以理解。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文学中虽也有不用"我"这个词的时候,但既然作家即"我",小说就不得不从"我"这个词发轫。凡不是"私小说"就不属于纯文学,日本人的这一看法,也即部分地根因于这种"我"的复杂性之中。



大阪与东京

一年里大约有两趟从东京去京都的旅程，不是专程去办什么事，只是随便出去走走。因为途经的地方很大，每去一趟，哪里有了变化，就会一一映入眼中。道路的拓阔，时尚的变迁，食品店里的新发现，诸如此类的事时常会有。但比起这些来，最近又渐渐发现了这么一些不花上个五年十年工夫就弄不清的事，并且这些事，只有时常路经这里的外来者才明白，当地人就不见得了。譬如说，头一回来这里时觉得碍难赞同的事，到了第三第四次，结果发觉那是因为自己认知不足所致，并为此而闷闷不乐，可一回到东京，却又会颠倒过来，对原先一直以为是东京胜人一筹的地方感到了不快。不管怎么说，我想，那些意欲从事重要事务的青壮年，此时如不关注东京、大阪在精神和物质上引领潮流的变动状况，筹划事务时就不免要出错。当下生活在东京的人们的精神状态，就跟猫眼似的年年起着变化，大阪的物质状态也仿佛与之相颉颃似的变动不居。两个城市的变化并非完全没有条理，从内里看还是有条理的，但要事先作出预见却十分困难。生活在东京的人，近来为了什么事常常把"不安"挂在了嘴上，但不安并非是去年才突然莅临的东西。人没有哪一年会不感到某种漠然的不安。每每意识到自己的预想完全落了空，人便会念叨起不安来。这样的预想，通常谁都不可能年年碰上，所以谁要是说起自己是如何不安得难耐，便会有人出来告知说，是呵，他也是这样的。这一来，似乎不安就该是理

所当然存在的，于是不安之精神就像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我遇到口称不安的人时，通常要问一声你究竟不安什么，回答则因人而异。虽然不安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不安这一事实却谁都确认无疑，换句话说，它表明谁都对事物要比原先思考得深刻些，不思考，就不会产生不安，因而，不安最足以表明我们对自己生活和精神所作的认真思考。干什么才好呢？这事有前途吗？自己的所作所为究竟会有什么结果呢？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前行？这些谁都不清楚。因为谁都不清楚，懵懵懂懂的脑袋凑在一起，现实就在时间中不知不觉变动着，意识到了现实随时间推移，在朝着谁都不清楚的方向变动，我想这就是导致不安的原因了。这不安老是变得让人更加难以捉摸。恐怕今年也是如此吧。由此，及时行乐的观念和佛教便并行不悖地盛行开来。反正谁都闹不清，都跟傻瓜似的，面面相觑。这世界早已命中注定，与其费心劳神去思考自己实际的行为能力，还不如抢在头里，让自己随别人一起变得稀里糊涂的好。

这是东京的情况。大阪则稍稍不同，大体只是物质上的不安。消除物质的不安，关键在于实际行动能力，如果抢在别人前头先变，后面的当然会随之而起，一个动了，另一个也动了。要是变动出了差错，此时与其考虑日后，还不如着眼当下，因而变动并不改变什么，反正停不下来，一直变动下去的话，首先当下是太平的。大阪人的使命，便是使不变动的东西重新变动起来。要能造出变动的种子那该多好。不过，一旦出现种子断档的担忧，那么将来就开始被赋予了比当下重要的性质。大阪人中有一个深思熟虑的实业家，这是个将当下置于首位而行事并随处获得成功的人，他对我说，那样做着的时候，要是琢磨这究竟好还是不好，那无论当下还是将来都会变得黯然失色。我觉得，他的这份焦虑，在通常还很清醒的时候，大概是不容易产生的。

无论东京还是大阪，对当下的精神和物质问题采取切实有力行动的人，不知不觉已有了和我相仿的年纪，渐渐成了日本东西两极的中

枢人物。这对我的视力是一种佑助。因为都是我的熟人，所以每次去大阪，我总是开了新的眼界，增添了前所未有的快乐。像这样探寻和观察着每年所发生的变化的，不光是我一个人吧。现在，出门旅行让我最感愉快的，便是这个地方的传统，以及发生在这上面的变化。即使明了这一点，但由于回答我询问的人想法各异，我也遇到过不少如果不是做出别的判断你就会闹不明白的事。人到中年后，比起离奇的事，我更想了解实实在在的事，选择对象的方法也变了。正像看一幅画的时候，最能准确无误地识别其价值的地方只有一个。探求事物，寻找自己内心适当的位置，都不是容易的事。帕斯卡尔说，年龄这东西，不能太年轻，也不能太老，因为它们都不易作出正确的判断，道理多半也就在这里。中年的我们现在得以接近真理，便是因了年龄正当合适的缘故。因而对事物的探究越费心血就越觉得值得探究的，也要数这个年龄段独多。我想，不能错过当下这一时机。

去年秋天，我去东北旅行。在以往，岩手县的米向来是日本最难吃的，根本卖不出去，以致极普通的磷酸钙都供不上，无奈之下，只得利用手头的大量马粪施肥，施下去的当年虽不见效，但五六年过后，效果就渐渐显得要比别的肥料好得多。时至今日，已从他乡传来了这样的话：哪儿的米都赶不上岩手的香。这样的事，也是非得花费时间才弄得明白的，同时也是非得经由对米内行的人的品尝才明白得了的。在我们谈论别的事情的时候，是可以从这个故事里得到种种意味深长的启发的。我在大阪也曾意想不到地听到过与此相似的故事，其中之一，便是丁稚奉公制度①的改革。大阪的商业在此之前一直由丁稚奉公制度唱着主角，但近来由于丁稚奉公制度的瓦解及转换为公司，这一根深蒂固的主角也不得不发生点变化，现在是公司职员与丁稚之间

① 日本的一种雇佣制度，丁稚原指江户时代在官吏或商人家做佣人的少年，通常在十岁左右经人推荐或经交易所介绍到主家做杂役和听差，食宿由主家负担，但除盂兰盆节和过年时发些服装和零用钱外，没有任何报酬。

的竞争。要是全部改为公司职员制，自然就会变得和东京一样，大阪人的生活理想就会和从前大相径庭。这样一来，同样都是由资本直接经营的企业，便将无可奈何地遭到强有力的竞争者的大肆兼并。由此，与东京人一样，他们在精神上的不安色彩也将因此而加重，随之，思想性的思索方式也同样肯定会遭到大幅度的兼并，结果是，行动时只管行动、无须担忧遥远将来这种大阪人一贯的思路，也将就此告终。不管怎么说，由于今日东京和大阪在生活能力上的差异影响着整个日本，因而如果看不出两者之间的差异正在趋于接近和相互包容，那以后就什么事都做不成。再进一步讲，大阪和东京一旦趋同之后，循守本地传统的区辖性势力和外来者之间的对峙，便将变成这两个都市所共有的习性，它们将渐渐变得跟巴黎一样。对一直居住在东京、几天前才来到大阪的我说来，连最难理解的港口所特有的气息也已让我有了充分的了解。这地方，日后肯定会成为巴黎的雷德·高旭，就像异国之物，使人难以亲近。丁稚奉公的瓦解迹象已经在这块土地上出现，大阪人也无法老是安安闲闲过日子了。有人认为，即使大阪像东京一样变成欧洲的公司制，大阪人还是属于跟东京人有所不同的另一种人。果真是这样吗？精神这东西，在制度面前是出乎意料地脆弱，对这一极为重要的问题能自信地作出断言的人，我以为在今天的大阪人中已所剩不多。所谓穷途末日，便出现在心灵总被法则死死支配着的时候。在思想界，欧洲法则的陷入僵局，造成了 Shestov① 的“不安”的思想，从而对法则竖起了反抗的旗帜。二二非四，这是东方的长处。现在的大阪，是对法则的屈从还是反抗呢？这无论如何都是件好事。目前，不管什么事，都只有中枢人物在暗自为之苦恼着。

---

① Shestov（1866—1938），俄国哲学家、批评家，十月革命后流亡法国，鼓吹非理性的、虚无的、绝望的哲学，在一次大战后的思想界颇有影响，是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代表作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悲剧哲学〉》等。



静安寺的碑文

静安寺里边有一块安葬颇有名声的外国人的墓地。高大、苍郁的悬铃木下边，竖着一大片墓碑，棉花似的悬铃木花络绎不绝地飘落下来，在一片无声的寂静之中活动着的，只有一伸一缩、缓缓爬行的吉丁虫，从光洁的大理石墓碑上跌落到地上的声响。我读着这些从异国他乡万里迢迢来到这里，然后死在这里的人们的名字，抄录下几篇哀伤的碑文。

Our life and our job who only spoke and lived to fill our heartswith bless.

沿南京路笔直朝同文书院方向走，靠近郊外处便是静安寺。我是独自坐黄包车去的。让车夫在门口候着，我便用心抄录起碑文来。每篇碑文里所保存的悲伤和怀念之情，从简短碑文的格调和词意间满溢而出，构成了一篇篇名文。

A precious one from us has gone. A voice we loved is stilled. A place is vacantly in our home which never can be filled. Faithful and true till death.

悬铃木花在形状各异的墓与墓之间堆聚着。静安寺的幽美和静谧，被公认是上海首屈一指的。显然，墓地成为名胜，在这座城市还未曾有过先例。而这块外国人墓地，却在他们死后仍能让我们感觉到一个人造的世界。身着教会服装的牧师，从铺着白沙的小路，绕方阵似的穿过尚未枯萎的蔷薇花丛，寂静无声地走动着，在他们移动脚步的间隙，可以听到扑落扑落的声响，那是从大理石上跌滑下来的吉丁虫甲壳叩出的声音。

To know him was to love him. Since thou bast callde me bressing what most I prized, it neer was mine lonly yield thee what is thine.

读着墓碑，便听到了那些还存活着的亡灵，从四处寂静的墓碑间发出的仰天呼叫。日本人的墓碑上只有戒名。可西方人的名字是一长串合在一块儿叫的。万念俱灰四处游荡的《皮尔金特之歌》，确实表达出了这块墓地的一种爽朗旅情。小鸟频频鸣啭，高大的树林深处，坐落着攀满常春藤的教堂，刻有厚实的十字架浮雕的门扉紧紧关闭着，不见有人前往造访。因是暮春的午后，花坛里只剩下蔷薇在争艳斗奇，两名身穿丧服的英国女子，手持花束打这儿走过。

Time may heal the broken heart. Time may maked the wound less sore. But time can never heal the longing, for our dear brother come before.

这样有意思的碑文，正在我抄录下十二三条的当儿，刚才让我丢在了门外的车夫找来了。车钱都没付，就躲进墓碑里没了影踪，想来车夫对我起了疑心吧？其实，那天我是头一回独自上上海的街头，头

一回单独一人坐车。我的朋友尤其不许我坐车，说，话都听不懂，坐上车后被带往哪里都不知道。甚至还讲了这么一件事，说是前些日子有位年轻的外交官，携夫人前去赴任，车子到住处后，再找坐后面一辆车的夫人，结果车和人都不见了，这人至今下落不明，丈夫多半已经自杀了。所以我也格外留神，不断靠两条腿走路，但终于走累了，同时也想冒冒险，便雇了车。车夫像是问我上哪儿，我便回他说去静安寺。可车子跑了老半天，像静安寺的那个去处却就是不肯露面，却来到了一片中国城区[①]，车子渐渐走近了中国人的群集深处。这儿的人看上去挺凶，地方又猥杂，我一跳下车子，就看到一辆正溜达着走近来的车，车夫长得挺和善，便换乘上这一辆，让他再往回拉。虽说这位车夫比前边那位还要认不得路，我让他一直往刚才来的方向拉，总算好不容易找到了静安寺，便让他把车歇在门口等我。这位便是拉我上静安寺的车夫。

那还是十年前的上海。现在，这城市已有了若干变化。去年，去欧洲的途中，我曾在这儿逗留过一天。沿黄浦江进埠头时见到的两岸风貌，跟十年前迥然不同，已有了大都会的气象。在我见识过的都市当中，除了上海，我想恐怕再也找不出可以与伦敦相匹敌的大都会了。抵达巴黎后，依然浮现在我脑子里，让我最感兴味并且难以忘怀的，仍是上海。在这座都市里，既有伦敦的影子，也有银座、巴黎、柏林的影子，恐怕连纽约的影子也可以找到。国籍各异的人们，在这块土地上，利用租界这一怪异的场所与各自的首都争富斗豪。他们属于这么一群人，一旦归国，唯恐丢掉各自的饭碗，与其如此，还不如挟持自己国家的余威，在这儿跷着腿抖抖威风。他们有这么一份虚荣心，这虚荣，便是支撑这座都会的力量，是它的美之所在。它那无法预料、使人头晕目眩的旋转面，昭示给世人一种亚细亚式的钝重变动。上海既不是

---

① 当时上海主要繁华地段和街道都被划为列强的租界，故而横光利一会有此一说。

中国的，也不是欧洲的，而像安上了无数金属滑轮，在混浊的土疙瘩上蠢动着的大龟。巴黎属于壮丽，而上海则是富丽，给人的感觉是，撑胀得都快承受不住的肉团，正从高层建筑的窗子里分泌出来。人们称其为恶之都，但在我看来，上海已远远超出了这种恶，它属于将来才会出现的那种恶。精神穿越过麻痹状态，默默发笑。正常人是无法揣摩这个世界上这些极为堕落的人们的生存状态的，在这里，堕落就像家常便饭一样。种族各异的人们，将自己的传统和习惯弃若敝屣，跻身于共同的本能之中，一门心思将理智施用于经济，日复一日，在金银的差别之上度日。

巴黎是向上达到了顶点的都市，上海则是向下堕落到了极点的都市。说起来，无非也就是金钱、政治、女人、食物这些东西。要是把人类整治到最为单纯的状态，那么也许就跟这个都市的居民别无二致了。因而，这里常常有人提到人的身段，女人只须长得漂亮，男人呢，唯有格外地拥有金钱和一点肌肉，那么幸福就成了掌中之物，艺术和哲学在这里是无用的累赘，而伦理则取决于人的穿着打扮、饮酒和借钱的方式而定。这里不存在什么别的麻烦事，只须留心伪币的鉴别和金银的落差，别走进弄堂就行了。不过，在这个世界上，要读懂中国人的心理恐怕难乎其难，各国的外交便全是在上海翻了船的。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延续得最长久的，因而你不得不承认，人类在认知能力上所发生的变化，其变化幅度，都已记录进中国人的脑子里了，如果要研究人类，那么像中国人这样富有研究价值的民族，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这一整个夏季，我重读了一遍西方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大致都在眼里过了一遍。我察觉到，中国的历史进程与欧洲的历史之间，其差异不啻是一种东西方的差异。东西方在本源上本无什么不同，但不同的进路和取向，造成了各自习惯和思考能力方面的差异，因此，引进和择取欧洲的理性分析能力，便成为致使东西方趋于大同的一种举

措。在这种情况下，对日本说来，西欧的理性就有如一种强加的暴力之物，然而，中国却把什么都纳入到自身之内，新事物一经出现，便附着在它身上，将它作为滋养自身血肉的养分，在这一点上，古今皆然，一点儿都没变，在这块土地上，是压根儿不知道什么叫做危机的。

不思考鸦片、八卦和宗亲关系，就不可能理解中国，这是中国通们经常挂在嘴上的话。但鸦片是英国用来和中国交换茶叶时带进来的舶来品；八卦信仰，则源自于这个国家的数学和生殖力旺盛所形成的铁的规则；尊重宗亲，则是为了抵御盗匪劫掠而自然生成的一种坚固的保险和避难所。感官的满足尽在鸦片之中，对八卦的严守坚执则成为一种法律，亲族维系，便构成了一种类似于银行的保险信托机构。如果这三者确实有助于人，那么可想而知，余下的便都是些不实用的东西了。这种极其简单的思路，似乎自古至今，在中国是一以贯之着的。除此之外的一切，诸如美食、赌博、道德，在这里则统统成了一种交际的礼仪，一种游戏。用八卦来束缚自由意志的训练，便成了一种顺从和听命于统治者的精神训练。统治者所依恃的苏联科学或英国资本，对被统治者们说来则什么都不是。“易”这种个人的立法既已栖居在脑子里，就不该将其打碎，不管怎么说，因为“易”是一种顺从的精神，也因此是一种什么都不信任的精神。对中国人说来，所谓神祇，便是自己的命运。能将几千年前就对人的命运作了统计的《易经》，一朝加以打破，这样的新统计学，至今还未见有人发明出来。不管妓女攒下多少钱，她们也不愿就此脱身于苦界，因为按照“易”的说法，一旦脱出苦界，等待人的便是死亡，与其现在永无休止地承受死去的痛苦，还不如置身于娼妓这种苦界来得安乐得多。人一旦命数已尽，就得死去，人死了，“易”也就到了尽头。将这些当作法则来信仰的观念，是中国的一种传统。

然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却早已乾坤颠倒，无所顾忌，砸碎传统成了他们的实践，战争则成了达到这一目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抗日这一战

争方式并非出于自我觉悟，而是从别国习得的一种武器。马尔罗在《征服者》中所描写的加林便是波里海尔，他高喊着“要捣毁一切只有依靠战斗”，发动了广东暴动，矛头直指香港英人，暴动的火焰立即燃及上海，从而成全了蒋介石的勃兴，成全了他对共产党的反击，成全了他对整个中国独裁政权的掌握。然而时至十三年之后，却重又爆发了一场同样规模的战争。五卅事变当年，我曾在上海街头盘桓了两天，对之作过详细的叙述①。

让我到上海去看看的是芥川龙之介②。在亡故的那一年，他对我说，你一定要去见识见识上海，所以翌年我便去了上海。到上海最初的感觉是，这里的一切都是在银子上流动着的。这一感觉极富感性，满街都是挂有“钱庄”招牌的货币兑换所，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我去设有黄金交易所的地方参观，尽可能多地了解金银交易的运作变动情况以及棉花的买卖方式，后来，随着关注的兴趣渐渐让租界内各国的组织和关系所吸引，我便意识到，上海不仅是世界上最新型的都市，而且还是一个不管你的民族有着怎样了不起的思想和传统，都将在这里显得一无用处的地方。各国从这里所捎回的东西，无非是在将一种谬误搬运回去。同样，我觉得中国人自身也肯定对这一都市犯有过错。若对这一难以理解的城市不加关注的话，那么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便会遇到政治在东亚难以实施，以及整个世界的政治和商业无法运作的危机。我以为，这一城市的重要性已经到了需要加以夸张的地步。去欧洲，一开始就能让我感觉到确凿无疑的真实性的，便是各种各样的地下埋设物。恐怕只有在上海这样的都会里，数学才是无能为力的。在这里，与科学比邻而居，一字儿排开着，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

---

① 指横光利一取材于五卅时期上海的长篇小说《上海》。横光利一写这部小说的部分动机，是因为当时马尔罗以同一时期中国为背景的小说《征服者》、《王家大道》，在西方名噪一时，故而意欲以这部作品与之相颉颃。

② 芥川龙之介(1892—1927)，小说家，代表作有《罗生门》、《鼻子》等。

不谐调的，便是《易经》占卜测卦的地摊儿。

竖在静安寺里的这些墓碑的主人，对长流不息运转在东亚历史中的"易"，也许一无所知。用星象来解释天地万物，如何对以墓碑为界的人类命运作出整治，如何将众多的生命束缚在卦术之上，他们也许是对之一无所知而终其一生的吧。欧洲理性是一种无从估算人之生死的理性。当东亚的墓碑只是死寂无声、对世事早已不存任何指望的墓碑时，欧洲的墓碑则属于一种不断呼喊着的活着的墓碑。

We loved her Yes, no tongue can tell how much we loved her and how well but God loved how too, and thought it best to take her home with him to rest.

我抄录着碑文，一边感到最最让我困惑和无法理解的问题是，为什么人要有白人、黄人和黑人之分？游历欧洲时，就因为我是个黄种人，曾遇见过许多令人很不愉快的观念和事。然而，站在他们的想像立场上来想像黄种人，同样也会感到黄种人的种种不合情理。只要西方银行仍掌握着它在通货上对东亚的制约权，东亚就不可能梦想获得和平，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无可逃避的命运。



人之研究

人们各自对人所作的思考——不管从事何种职业的人，都会从其从事的职业角度来思考人——这一饶有意味的大事实，又在新年到来之际卷起了一道声势颇为壮观的漩涡。

值此一年一度，人人都在意识到自身的年龄，并从心底祈愿今年过得幸福美满之际，庆典一揭幕，清晨的太阳已然升起。这样一件事，这样一件实在值得祈愿的事，长久以来，我是一直淡忘着的。人人都在暗中从事着人之研究，唯有新年正门饰以松枝这段时间①，人们才会中止研究，这一习惯，自我来到人世，一直在这个世界上绵延不辍。唯有此事从未发生过变化。就这个意义而言，永远不变的也许只有新年了吧。

人是为了从事祭典而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因而久米正雄氏说，不该对祭典怀以轻蔑之意。我以为这是一个卓见。能使人将人遗忘的是祭典。然而，我却打算新年伊始作一番人之研究，开始我的研究。

人在巴黎时，时常关注日本国内发生的事。于是，从那些铅字中，其中也杂有说我坏话的，都收入了我的眼帘。置身异国他乡，对祖国生出怀念思绪的当儿，突然读到中伤自己的话，此际的感情真是难以分说。

① 一月一日或七日或十五日。

逛了不少国家后返回巴黎，回味游历过的国度，它们就像各具声色的浑圆生物出现在了眼前。此时，正待向浮现在眼前的最让人怀恋的生物伸出手去，却冷不防遇到了中伤之言，使我颇感沮丧。但我并不接受这一败坏心绪的教训，无论如何还得回去，于是，驰过地球脊柱般的西伯利亚，一路紧赶慢赶，一头倒进了日本的怀中。也弄不清是朝哪儿倒去的，晕眩得十分厉害的脑袋上，只模模糊糊地听到不知是哪些人在喊着：界内球！不，界外球！好容易不晕眩了，站起身，拂去沙尘，正待走动，可脚下仍是踉踉跄跄的。

回到日本，碰到有人发问，第一个问题肯定是巴黎的女人如何。虽然这问题到处都会碰到，但日本男子所关心的难道就是女人？时至如今，没有比这更让我怅然失望的了。

比起西安事变的蒋介石来，辛普森事件在世界上给人带来的心理冲击要大得多。人们对日常生活的兴趣要远胜过对政治的兴趣。人之研究盛极不衰，古今皆然。与其充当思想的掮客，作家还不如从人之研究中去摭拾起自己独特的思想。我觉得今年仍应朝这一方向努力。

“凡生成我实在价值之事物，我一概不打算逃离。”

与纪德一样，如今我也作如是想。“界内”还是“界外”，我不清楚。

时在冬日，天气却十分暖和，火钵里也没生火。身穿短外褂，站在套廊上望出去，满树缀花的白梅，枝条低垂，在风中颤动。

无意中想起携妻子一起上附近散步。在德国买的相机没在手上，便一边取机子，一边催妻子一道出门。孩子不在，都到外边玩去了，所以和妻子出门漫步就跟偷偷出逃似的。不知怎么的，觉得别有兴味，这样的游乐，还从来不曾有过。人也该有一番这样的游乐。自己的家屋从视野中消失了，满心满怀是一种悠然自得的新春的感受。

让阳光辣豁豁一晒，稍稍出了点汁，人觉得有点懒散，观赏着周围

的枯野和天上的白云，竟也显得温文尔雅。冬日的树林，连成一片的梢头间飘绕着一层薄紫色的云雾，还不到爆新芽的季候，所以一副安分守己的模样。这是一道风和日丽、人迹不到，因而显得十分静谧的冬日午后的风景。去年走在这条道上的时候，花开得密密麻麻，把椿树、栋树都遮掉了，并且路边正盖着房屋。树林中，传来了巨大的松树被曳倒的声响。

拣了条有阳光的路悠悠晃晃走去，一路上没能有心思拍照。但一见那株高大的公孙树，便让妻依树而立，拍了一两张照片。妻也要替我拍，我就站在树下让她拍。这中间，头一回强烈地体验到了游乐的美妙。一对很现实的夫妻，一块儿再现了另一种现实，出自什么理由姑且不谈，至少这是迄今还不曾体验过的微妙感觉，因而处处给人新鲜的刺激。照片自然还看不到，拍得如何尚不得而知，不过你替我拍我替你拍，这种相互照应的心情，却要比没拍照之前来得更自然也更强烈。

如何去撼动夫妻这部分难以撼动的生活呢？为此而日夜不辞辛劳做着努力的夫妻，与认定正因为是夫妻，根本无能为力，以致灰心丧气自沉深渊，那完全是两种类型。近来我常常想到，彼此隔膜的夫妻，要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即使主观上存有这份意愿，也还是无济于事。从人之研究的观点来看，改进彼此隔膜的夫妻间的关系也是最难的一件事。我在国外旅行，与外国女子交往，并没有碰到什么难以自拔的事，平安无事地回到了日本。虽也让不少人讥笑，但对我说来，我依然坚持我的为人准则，从而得以不受他人干扰。为此我得益匪浅。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人活到四十岁便会变得不可思议。诚哉斯言，我们也时常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个不可思议的人。首先，比起从前，现在已经把人看得非常单纯。由于经见过的人犹如将棋之驹，多不胜数，以致他们中的多数瞒过了我的眼目。交战通常只是单独一人与几十万对手之间的争战，只有这一点是任何人都一样的。

我有个习惯，要是觉得一个人在大街、会场这些人集中的地方是个颇有意趣的人，我就会远远地站在他看不到我的地方眺望他。这是一种最悠闲的光景。在国外时，因为有的是悠闲，因而唯有听任放纵这一习惯。要是天天靠观望行人来打发日子的话，那么接下来就常常会矫枉过正地耽溺于读书；要是暂且怠慢一下读书，依旧不断眺望行人的话，那么接下来对自己与家庭的关系，便看得十分明了起来。

那是去年八月十二日的夜晚，这一夜，我经历了一件十分有趣的事。从柏林去莫斯科，须在波兰境内换车，换乘的那列车将载我前往满洲里，对我说来自然极感亲切。带着这份心情前去餐车用餐，一位已经用过晚餐的气度不凡的绅士，正面朝着我出神地想着什么事，一开始我因为肚子饿极了，对两间半开外、面朝着我这边的这位绅士没怎么留意。

填饱肚子后，便像往常一样，习惯性地悠然打量起餐车里的人来，于是，一直保持着那姿势的那位绅士的神情，便拽住了我的心。这人看上去刚好四十八九岁年纪，上身是浅茶色质地厚实的背心，下身是同一颜色的高尔夫运动短裤，一双同样颜色的直纹袜子，显得十分潇洒。面相呢，则因为脖颈显得瘦长，看上去像是一副不苟言笑的忧郁神情，右手横搁在餐桌上，视线笔直落在餐桌前一二尺处，反正，必定是个法国人无疑，并且有着法国人满不在乎的神气。看不出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凭借浅茶色服装颜色的掩饰，头发稀疏的脑门并不给人以秃顶之感，况且眼睛也和年纪不相称，像青年人一样清澈明亮，但有股子冷冷的我行我素的锐利。这眼神是这位绅士身上最突出的特长。这之前，我日夜游走于各个国家，曾观察过许多外国人，但这是唯一一个具有特殊性格的外国人，我无法将这种性格纳入我在人之研究方面所设定的范畴。

绅士要了份红茶，可没喝，满脸不悦似的打量着四周，此时开始盯住我看起来。实际上他长着一张俊美的脸，这种美不言而喻，是属于

一个非凡出色的男子的美，是一种似乎早已对这个世界失去了兴趣，果敢、固执而又新鲜生动的美。我突然意识到，要是生活中有许多这样的人，那么置身于这种生活一定是件叫人碍难忍受的事。这种人在东亚是找不到的。这还差堪人意，东亚也还有救。我这么思忖着的当儿，绅士仍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个不停，随他的便吧，我喝起咖啡来。当我继续思忖起这个人，不由分说被他所吸引，但由于心思受到了试图观察一种文化的结局这一念头的驱迫，内心反而充满了一种对丰盛有如稻穗的健康生活状态的向往。比起他来，我感到了一种来自大地的踏实的幸福。在我身上，不存在那种文化所具有的逼人的寒气，这真是有福了。唯有这种使人心寒的文化我不想背负，我真诚地这么想。

这个障在我眼前的人，便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精神界伟人纪德，我却对此一无所知。

以前也曾见过几次纪德的照片，但我却没能察觉出那个就在我的眼前目不转睛打量着我的人就是纪德。这中间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我听说纪德两个月前去了莫斯科。一个身在莫斯科的人，却从波兰边境再次前往莫斯科，这我当时是意想不到的。我是从绅士起身离开餐车，背影消失在我的视野那会儿，才意识到这位刚才坐在我眼前的绅士就是纪德。见他起身离开时手里拿着本法文书，推想他或许也是个作家，而纪德是法国人，这才开始意识到纪德多半也属于这一类型。这就是事情的起始。

第二天早晨上餐车，绅士像往常一样出现在眼前。这一回是背对着我，在隔着我三间开外的餐桌上看书。此时正斜架着腿，戴着眼镜，一眼望去便知道是纪德。我招呼侍者，向他打听那人是谁，回答说是法国著名的文学家。看来必是纪德无疑！可何以从正面看去和从身后看去，会判若两人呢？从背后看上去的纪德，一目了然是个温雅、善良和乐观的老绅士，时不时地在书上写着，像是嫌这个世界并非那样

令人快活似的，稍稍矜持地挺着胸，脑袋拧来拧去，朝晃动着的书上费劲地驱使着铅笔。昨天是他看我，今天轮到我来好好看他了。我凝神眺望着纪德的背影。纪德一边看书，一边利索地将食物送入口中，然后匆匆地写着。我也一边喝着红茶，一边眺望着正渐渐挨近莫斯科的那种清晨的美丽旷野。此生今世，令人愉悦的风景中，再也找不到比眺望纪德更富情趣的风景了。我独自悠然地享用着早餐。

这时肯定距纪德发表《俄罗斯纪行》为时不远吧，要是那样的话，我想，纪德的头脑中应该早已浮现着有关俄罗斯的某种明了的总体印象了吧。不过，一个让我难以接受的疑问却油然而起。

法国可以说是世界第一文化大国，有着最伟大的理性精神，属于这样一个国度的纪德，却要使之成为俄罗斯精神上的殖民地，这难道是正儿八经的精神世界的历史事实？对我而言，这是一种完全无法理解的现象。进而言之，精神世界是无国界的，但一个文化国度之所以成为文化国度，其最大的理由，无非是这个国家拥有自己的传统。除此之外，文化什么都不是。在所有愚蠢糊涂的说法里，那种拒斥文化的理性是最愚蠢糊涂的。要是明白这层道理的话，那么法兰西理性究竟是怎么回事，再引申一步，法兰西传统的精神世界对人施加的影响竟是如此的脆弱？——我的疑问从这寻思的心头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这是我的人之研究最关注的问题。

用完早餐，车已渐近莫斯科，得作下车的准备了。我一边思忖着从今往后再也不会和纪德相遇了，一边回到了自己的包厢。在莫斯科下了车，马上由特派员森带着去街上游逛。

中午时分，在一家名叫梅托波利斯的大旅馆门口，让人给自己拍照留念时，纪德突然又出现在了那儿。“是纪德吧？”我问森。“是的，这家旅馆是纪德常住的地方。”在森这样告诉我的当儿，纪德的身姿已然消失在了这家旅馆里。我请森在旅馆庭院内的草坪前吃饭，在手持餐刀切鸡的时候，又一次见到纪德出现在眼前。我以为他也在这儿用

餐，谁知他出了大门往前面剧场广场那边去了。头上没戴帽子，一看就是个游客，穿着高尔夫运动短裤，在人群中到处转悠，穿过广场，朝大街那边溜达而去。太阳挺旺，光秃秃的头顶泛着光亮，即便混杂在人丛中，走到哪，都能凭那个脑袋，一眼把他清清楚楚地分辨出来。

我最后见到纪德便是在这一时刻。森又带我去街上游逛，走着走着，来到一个广场，看见一处拙重的黑色建筑物，森说："那是 KBO 总部，人进了那重门，就再也出不来了。"

我对俄罗斯并不怀有什么特别的恶感，可每次听说俄罗斯有众多人才被随意剥夺生命的事，就不由得意识到这是和日本绝然不同的国家。我想，一种文化最值得尊贵的地方，就在于它对人的生命的尊重要远远超过对其他事物的尊重。

站在 KBO 面前，我想到，日本若成了俄罗斯，恐怕连转向①的余暇都不会有的吧。想到以往得以和众多出类拔萃的朋友平安重逢，不由得感到日本是个理性高度发达的地方，而对这种理性，自己以前还浑然不觉。拥有这份高度的理性，日本文化必定会有好的前景。

翻阅一月号的《中央公论》，上面正刊载着纪德的《俄罗斯纪行》。我自然是一边回想着在俄罗斯遇见纪德时那两天的情景，一边饶有兴味地读着这篇纪行。而我最感兴味的，是还从未有人能说出的东西，纪德却第一个把它说了出来。纪德谈到了俄罗斯诸多幸福优质的生活，并对之赞不绝口，极力颂扬，随后他又说道，尽管如此，在俄罗斯，有时极好的东西却不敌极恶的东西。我以为此话表明了法兰西的理性，法兰西传统的美质于此得以体现。

纪德说："对我说来，世界上存在着比我本人，也比苏维埃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类，它的命运和它的文化。"

我现在不打算谈论其他诸多问题，但作为最重要的文化问题，以

① 转向一词在现代日语中通常指迫于政治威压，对思想立场的放弃和改变。

及作为人的问题，目前最重要的莫过于尊重人的生命甚于其他一切，我以为这种强烈的意识体现出一个民族的理性，并成为一切文化的根底，至于其他的恶，今日之日本尚可暂且予以宽容。



母亲的茶

去年秋天上京都，下榻在“都”旅馆。我是头一回投宿这家旅馆。在我住过的旅馆里，它颇像威尼斯一家建于十六世纪，名叫罗耶尔·达尼尔的很漂亮的旅馆。因为同行的 H 君要送孩子的遗骨去西大谷的纳骨堂安置，我便决定一同前往。小小骨灰罐在清晨的阳光中颤巍巍地晃动着。“这孩子长什么样的脸我都不知道呢，七个月的时候流的产，虽说这么在手里捧着，却感觉不到这是孩子的遗骨。”H 君一路这么说着，踏过翻修过的花冈岩石桥。我父母的遗骨也安置在这个纳骨堂里，其实我是私下里去祭扫我的父母。

西大谷的纳骨堂，不知怎么的，总让人觉得是个晴朗明亮的去处，我一直很喜欢上这儿来。趁堂内诵经的当儿，掺和在善男信女中打坐，望着如来佛的画像，此时，从焚香的气息中，可以感受到一种凡界的尊崇和感激，以及来自周围乡间的老头老太皱纹里舒展开来的那种悠闲的心情。时常会有东京见不到的俊俏女子，腋下夹着汉堡包，扔下所捐的香资，合掌，然后归去。诵经时，虽然众多的骨灰罐都集中安置在骨台上，到底是谁的遗骨都分辨不清，可人们还是真心诚意地行礼祭拜。就这样，四周不知不觉地为平安朝时代的空气所充溢。铺在宽敞院落里的粗沙子，在日光下闪闪烁烁，这也是一种外边所见不到的美景。顺着走廊似的石台阶一直朝里边走去，脑子里浮现起父亲和母亲的事来，与此同时，让日光沐浴着，那种天空的明朗，使人置身此

地，格外意识到了自己身上的一种新鲜感。看看脚下，仰脸望望天空，周围的山峦，古杉粗大的树干，苔藓的色泽，看上去都像是在晴朗和暖的阳光里复生了似的。在这儿，在母亲的面前，我感到了一种安闲。

说真的，在我这样怀持安闲的心情，捐了香资，踩着石阶，沐浴着日光，面露微笑时，却冷不防想起了还欠着《茶道月报》一篇随笔的笔债。我生性偏偏跟随笔不投缘，几乎不曾应承过，即便应承了，也只想尽快逃避掉才好，不管因此会招惹别人多大的恼怒，只要事关随笔，我是一点都不怕得罪人的。但是，在这大谷寺庙面前，我却对随笔的稿约变得牵肠挂肚起来。这是因为突然觉得母亲正在寺庙里瞅着我，她挖苦我："给《茶道月报》的随笔你会写吗?"说着笑了起来。我是六七岁时跟母亲学的茶道，因为是男孩，只能坐在壁龛前，眼睛死死盯住的与其说是茶还不如说是糕点。"马上就可以吃了"，一心盼着吃糕点的时刻，腿等得发麻也全然忘却在了脑后。随着这番喝茶情景的记忆在心里的复苏，随着想起随笔的稿约，正觉得左右为难之际，心里立时感到像是让母亲牵了头皮似的难堪。而喝茶最主要的，还要数在母亲面前俯身道谢之后的那份痛快的心情，要是体验不到这种痛快，那对我而言，茶就没什么意义了。因而每次想起喝茶的情景，我就会对自己的诸多不孝懊悔不已，为这懊悔之情强烈打动心怀。少年时代，我因为孝顺曾让人称道过好多回，可从事文学之后，突然反其道而行之了，直到母亲离世之后，才又不得不重新返回到少年时代的品性。

母亲曾背地里对姐姐说："利一是个性情温和的孩子。"母亲去世后，姐姐在我家里讲起此事。从没见过母亲的妻子便问我："是么，是真的?"她想偷偷跟姐姐打听究竟，结果让我给挡了："行了，还是别打听的好。"所以至今没能打听出个名堂。但事亲不孝后的懊悔，那种孤寂的心情，却成了一刹那对一种难以言述的无常之感的感觉，此时此刻，一种定期相会的美妙感觉，一种道一声"再见"的美妙感觉，俨然一种将剑掷向天空似的庄严感，在我的心头流淌而过。母亲离世之后，

仍在亲手教我真正的茶道。任何一个女人都会给她的孩子留下一件必定是美好无比的东西,这样的人生真是值得感激。我想,做父母的,做子女的,还有我,都会感觉到这一点的。连妻子的感激之情,我也这样感觉着。



季节

一次俳句集会，出的题目是新年杂咏。那种场合的俳句是非做不可的。什么感怀也浮现不起来，一动不动地伫立着，打开移窗看窗外的夜色，透过厚实树叶看到的椿树花蕾，光泽尚未滋润，裹得又紧又硬。

我突然想把椿树的花蕾摘下来看看，手伸了出去，但就这么伸着，没摘，只是观赏着，后来就用这样的调子，写成了这么句俳句：

初春里
摘下椿蕾细观赏

未加修改，就把俳句原封不动交了出去。可是，一揭晓，这一俳句却得了最高分。要是着眼季时加以考衡的话，这个俳句是根本不够格的。当时一同交出去的另一句俳句是这样写的：

茧玉①上
摇曳起金风

---

① 茧形面团子。日本风俗，新年时和“小判”、“宝船”、“七宝”等一起系在柳枝或竹枝上，是一种用来“招福”的饰物。

这个俳句也不可思议地得了和前一个俳句同样的分，一起成了最高分。那本是元旦一大早，携儿子上浅草寺时摭拾到的一种很美的景致。但写成俳句却花去了我两个星期的功夫。究竟是前面写椿树的句子好些，还是后面写茧玉的句子好，集会者觉得难分伯仲，一时争辩得很热闹。但对我说来，两个俳句一起获最高分，这还是第一次。终于有了个可以打打趣的机会，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因而惹得众人哄堂大笑，连自吹自擂也能取乐于人，这种事只有在无拘无束、志同道合的俳句集会上才会有。这次俳句集会我们取名为“十日会”。一天，会员中的某人让警察盯上了，进局子关了十天，到了第十天，被带到署长那里，受到各种各样的盘问。末了，他第一次提起自己是“十日会”会员的事，署长一听，“是吗，你也作俳句？”马上破颜而笑，“其实我也作俳句，怎么样，这个句子？”他指着挂在身后墙上自己作的俳句道：“给我评点评点。”两人将警署审查的事撸在了一边，不知不觉把话题落到了俳句上。这一来，那位年轻人的嫌疑便得以开释，当天就放行回家了。俳句这东西，没有贵贱上下的差别，它将人心引导到一种无的境界，因而可以使双方心灵无窒无碍地沟通。俳句的微妙，便体现在这样一种时刻，它能让人幡然采取一种笑脸相向的方式。俳句的精美与否，对我说来还是第二位的次要的，只要对作俳句真正用了心，人肯定会因此而变得高贵起来，我想。纪德说过，无功利的，凡称得上无功利的作品，才是尊贵的。他曾为此称赏过普鲁斯特的作品。俳句也只有守持无功利，方能臻达高贵。在日本，要进入无功利之境，唯有敬重自然，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要臻达无之境界，自古至今对于季节的敬重，既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方法。

对季节作一番思考的话，恐怕谁都知道，季节是自然变迁所致，但实际上再思索一下自然、变迁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就不是人人都能明白的了。这些闹不清楚的事却起着这么一种作用，那便是创造出一种更具造诣的热情。“俳句中可以捕捉到季节的气息”，每次听到这样的

说法，我便觉得过分在意这个实在无聊。一代新人是不该让表现在《岁时记》里的那种季节感束缚住手脚的。要是不去好好研究季节，以之取代那种陈陈相因的季感，就绝对发现不了崭新的无之境。在无之境中有没有崭新之无与陈腐之无的区别呢？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但对自我意识十分旺盛的现代人来说，由自己来生成一种崭新的无之境，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季节感依然流贯在这种新的无之境里边，正像它同样也流贯在旧的无之境里边一样。对我们而言，究竟是我们自身这一自然生理现象造成了季节呢，还是季节造成了我们这种自然生理现象，这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弄明白的事。稍作寻思，我觉得有关季节的许多饶有意味的东西都留在了这里边，值得探讨的东西还很多。



在滩的日子里

大正九年、十年①那会儿，我曾在西滩待过。因为姐姐在那里住，故而一到夏季就习惯上那儿去。到了那儿，时常去附近一带散散步，便成了诸多乐趣中的一种。有时漫无目的信步走着，不料竟到了关西学院的门前。不过，那时候，滩这地方几乎见不着人家，障在眼前的尽是些很大的贮酒库。从酒库间望出去，可以清楚地看到外国轮船的巨大肚腹。回想起来，拉货的马车络绎不绝地驰过尘土飞扬的街道，实在是个多马粪的城镇。由于这种四处闲逛的习惯，还遇到过这样的事，在附近分不清东西南北的土路上，意想不到地坐落着一处花园，透过洒满阳光的花坛缝隙，可以看到花园里一群西洋少女正在嬉戏玩耍。学院里边从没进去过，但从外面瞅瞅，就总觉得是个漂亮的学校。时至今日，我的友人去关西，若问起想去什么地方看看，回答说想去神户看看，便通常成了家常便饭。但对即将消失的文化街市、滩一带的风情，则谁都不太知晓。那时，正是我半世人生中最感绝望的时候，老是烦恼缠身，没精打采地在尽是马粪和尘土飞扬的街市四周走动。但沿着段丘，由山间来到海边，有时我便会觉得身上重新又燃起了希望。那时候，跟人世打交道，通常让我感到是件受罪的苦事。但一直朝东，走在滩的尽头处，那寂无人烟的路上，有一条出乎你意料的大河，高大

① 1920、1921 年。

的树木上，叫不出名儿的白花开得正盛，椿花已花期将尽，和它们一打照面，我便身不由己地停下脚步，心中的忧郁也随之消散殆尽。在学院的前后，我也常常因为不辨路径而停下脚步。

也许至今仍是这样一种情况吧，架在半山腰铁桥下的路，便成了这种时候认路的唯一指示标记。那时，和学院的学生常在这一带的路上相遇，相遇时就会忖度，这些学生在为什么事情烦恼着呢？在对文学还不知底细的青年期，谁都有过那么一种忧郁，让人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从神态上看，学院学生的烦恼和我的烦恼，大致上也是八九不离十吧，暗地里打量着他们的脸色作如是想。有时候，我跑到上筒井去打量从阪急电车上下来的旅客的脸色，不知不觉走到了元町，来来回回瞅着新到的进口货的装饰，心里乐滋滋的。在街上一家大书店的书架前转悠着看书，一个劲儿地攀行在叫不出名儿的坂道上，坂道则让夏日强烈的阳光照射着。连这坂道的对面是哪条街也闹不清，故而在坂道上爬了一半就又折路返回了。想来那是自己身体太弱，力有不支，现在还仍旧是这个样子。上坂道时心里产生的念头，当时也同样产生过。但尽管如此，一旦混迹在聚乐馆门前那条热闹而又庸俗的街道上，人便变得无拘无束起来，心就会奇怪地走失原样。回想这样的时光，虽则是最让人觉得快活的，但对一个无依无靠生活在这里，一个必须日落而息的青年来说，都会的热闹大街和坂道，才是更让人挠心不已的东西。总之，我的西滩时代，一段不起眼的文学抒情时代，很快便告结束了。不光是我，就是烦恼也正在暗淡地走向一种日暮途穷状态。眼下该怎么办呢？



琵琶湖

要说怀念，每个人怀念得最多的恐怕是夏天。我在二十岁前后，一到夏天就回近江的大津。尤其是因为小学时的家就在大津的湖畔，琵琶湖的夏日景色在我脑子里便难舍难分。至今仍是每次坐火车走东海道，车一到大津市境内，就会独自儿激动不安，眺望着窗外的脸上便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出微笑来。这种私自的暗喜之情，似乎谁身上都有。我二十一二岁时的一个夏天，由大津上东京去。前面坐着一位二十二三岁的美丽女子。直到车近东京，我和她既未交谈过一言，也未对觑过一眼，就这么坐了一夜。第二天清早车抵大森时，突然，她笑着对我说了一句话："那座看得见的房屋，就是我住着的家！"我都没来得及应上一声，望着窗外她指给我看的房屋，就这么一言不发地和她分了手，各奔东西。还有一回，我遇到过一件跟这差不多的事，那也是我二十二三岁时夏天的事，是去九州。火车驶进熊本境内，沿球磨川激流，从一个又一个隧道中穿进穿出的当儿，一位老人正打着响鼾躺在我前面的座位上，当时这节车厢里除了我和老人，再也没有别的人了。火车驶临一处断崖，之后不久，在隔着河流的对岸绝壁的半山壁上，出现了一间孤零零的房屋，于是那位老人一跃而起，连看也不看我一眼，就微微一笑指着那处房屋说道："那是俺老伴的老家哩！"说完又一轱辘睡了过去。

这些故事虽然微不足道，却老是难以忘怀，成了一生中欢快的记

忆。想写点什么或唠嗑道家常的时候，它们便是最先浮现在我眼前的事。然而，类似那位老人的心理和前面那位女子的心情的那种欣喜，在东海道上，除了大津我还不曾在别的地方体验过。一到大津，即使身边是不相识的人，我也会受到一种按捺不住的情绪的诱惑，身不由己地想告诉身边的人，这儿就是我童年生活过的地方。大津的美，也许偶尔去大津的人也能感觉得到。去年，头一回随我去关西的妻，走了京都、大阪、奈良这几处后，一到大津，便暗地里告诉我，关西她最喜欢的是大津。和妻一起去大津是早春，而夏日的大津之美，则远远迥异于早春。

唐崎之松比花朦胧

芭蕉这句俳句，俳人中颇有人不以为然，但我觉得，若不是从膳所、石场这一带看惯了对岸唐崎的松树的人，最终是难以懂得这一俳句的美质的。

一俟日子挨近夏季，“今年该上哪儿去消夏?”每年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在等着我。然而，比起故乡的夏日来，我还是喜欢都市的夏日。好像谁都会觉得，若是一整个夏季都是在都市度过的话，那这一年的日子便算不得十全十美。可我却不这么想。夏日夜晚的美和乐趣要胜过白昼，但在故乡，一到晚上只能早早上床就寝，故而一心盼望的只是夏季早点过去，但要是置身都市，或是秋天已然来临，又会为逝去的夏天惋惜不已。而夏天尤其是我最能做事的季节，出门旅行便会坐失一年中的工作时机。在年岁将尽之时，人们会期盼来年各自所喜爱的季节，而我不由分说期盼的是夏季。点灯照向夏季已然消逝的欢乐的过去，去岁的夏日与今年的夏日间消弭了差异，少年时的岁月便幻影般地浮现了出来。乘坐打着灯笼的船，从湖上朝对岸的唐崎渡去，那夜晚的景色，是构筑我生活的记忆里极为重要的一幕。当我为异常痛

苦的事情所烦恼时,便会想到,难道就再也没有让人快乐的事了吗?在浮想联翩的想像中,若寻思一下自己是围绕什么在展开想像,就我而言,说来真是奇怪,便是夜间在湖上渡航的少年时光的那份单纯的记忆。虽闹不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但像油一般悠然晃动的暗波上,星星点点倒映着街灯的疏远之美,瓜和茄子,在掠过湖面给人凉意的风中漂流,这当儿,喧声笑语不绝于耳的数艘灯笼船,正朝远处山腰间放着光亮的比叡山灯火处渡去。这份夜渡庆典的欢乐,也许可以看作是人们模糊感觉到了暗夜行路这一人世命运的一种象征性的欢乐吧。所谓象征,便是在过去的记忆中,从那最具涵盖性的场面中所感受到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夜渡琵琶湖的庆典之于我,就有着这样的意味。当此之时,小小汽船的栏杆上,悬铃般张挂着的七彩斑斓的提灯灯影下,一张张冒着汗水的脸庞笑逐颜开。诸如此类的数艘汽船,每逢追上别的船或被别的船追上,紧挨在一起的船栏上便会立时发出哄闹声,就会争相朝对方的船舷投掷瓜果茄子。船到唐崎,人们便在那里上岸,围住如今早已消失了的老松树绕行,然后再乘船归来。日期是早已忘了,大致是盂兰盆节那一天吧。大津的北端有个叫尾花川的去处,是出产蔬菜的地方,从田里开遛下来的硕大南瓜,就这么带着藤蔓浮在湖水上。不知怎么回事,这剽轻的南瓜,一到夏天便定然会浮现在我的脑子里。尾花川的城端便是河口,由这里流向山中的一段运河,两岸是绵延不绝的枸橘林,一到秋季,澄黄的果实便散发出浓郁的气味,令人心旷神怡。运河在三井寺开始进入山区,三井寺一带又是结满了果子的柯树。去年我重游阔别多年的故地,只有这一带景物依然如故。明治初年的气息至今犹存的城镇,在关西恐怕要推大津,而大津,则大致只有河口一带了。

我的朋友永井龙男出生在江户,足不出东京将近三十年之久。他第一次去关西,曾到奈良、京都、大阪转过一圈。永井的直觉要比常人灵敏得多,所以我一心一意等他回来后,好听他谈论对关西的印象。

他回来后这样说，我到关西各处转了转，却没一处能让我生出像别人所说的那样的感觉，只有一个地方，即近江的坂本，还有好感。问他喜欢坂本哪里，说是日枝神社里边的石桥。听他说起对那里很感佩，便问他去了大津没有，回答说是没有。我对他说，喜欢坂本的话，就该去河口至三井寺那一带看看，但转念一想，夏日奥之院里的那种泥地色泽的美和清寂，却是不容易为人所知的。那泥土的美丽色泽里，残存着昔日繁华都市的色彩。在空前繁荣过的土地上，总觉得人们习以为常踩惯了的脚下，漂浮着一层油脂般的沉稳色泽。我所见过的地方里，神奈川的金泽和镰仓虽都已衰败殆尽，但幕府时代的那种殷富的表情，至今仍在石墙，树墩子，以及道路的平坦和舒展自如中清清楚楚地显现着。在东北，则是松岛的瑞严寺，然后是岩手的平泉，这些都是与大津奥之院的泥地色泽相仿的去处。朝奥之院深处一直走下去，那么就有一条穿越京都的近道，而当地人对此几乎浑然不知。我想，若对这里来一番追根究底的话，那肯定还会有许多更为弥足珍贵的去处。那条近道我也曾经走过，路两旁尽是一堆堆贝冢①，就像重峦叠嶂一样。

青年时代读过的田山花袋的纪行文里这样写着："琵琶湖的色泽看来正在一年年死去。它确确实实正在死去。"当时我读到这里，很是感佩，以为里边闪烁出的毕竟是文人的眼光。时至今日，每次坐火车打琵琶湖畔经过，就会想起花袋的话来，感触尤深。每次和琵琶湖打照面，我也总会生出这样的感觉，觉得它跟泥沼一样，正在渐渐失去生气。大津城临近湖面的地方，行人稀疏，非常冷清，离湖越远的地方就越是热闹，看情形，就像是湖面上的空气会将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心头的活气攫走似的。近江商人在本乡本土成不了气候，却擅长在他乡发迹，这一特点固然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但原因之一，也许是置身在湿气

① 由古人舍弃的贝壳等物堆积而成的遗址。

氤氲的湖面空气里，身心被孕育成了胆汁型的气质，一步步自然而然地养成了不轻易动怒的隐忍自重之风。这一观察当然有点儿滑稽可笑，但对一直居住在一种达到饱和状态的气压下的居民来说，他们的忍耐心要比居住在干燥气候中的居民来得强些，那也是一种事实。

一般说来，胆汁型气质的人，光凭胆汁气质本身是难以成事的。利用别人的兜裆布相扑角力，一上手就很容易奏效，这种被人称为使阴招的作派，也是因为利用了自然之力和他力的缘故。去年，我行走在大津的街市上，让大街上咕噜咕噜膨胀起来的众多人口吓了一跳，但大津本地人是不会把他们对事物的感触表露出来的，毋宁说，他们对别人是很冷漠的。如是想的，也许不光我一人吧。



胜负

人们常说，人生是一场战争。谁都躲不掉。在你颔首确认一切都是战争之前，当你无牵无挂、稀里糊涂过着平常日子之际，对方却当着你懵里懵懂的面挑起了战争。即便再柔和的衣服、再素淡的化妆、再质朴的家居，因了衣饰的美、化妆的浓淡娇艳、家居的盈实，各自之间也会在视线的前后左右及色彩的和谐上，拉开一场战争。有朝一日上街去的话，那么肯定会有人铩羽而归。你若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会因此惨遭败绩。如果你是知道的，那么你也将因你所知而输得更惨。如果是这样，如果你意识到你对所有的事情都一无所知，那你就得一天到晚吃败仗。人不管说什么话，做出什么举动，目的无非都是为了取胜。好比说，见了一把古壶，是古董，正好旁边有人向自己打探究竟："怎么样?"那么谁都会不由自主地谦逊作答："我对古董不怎么在行。"说这话的当儿你就已经败下阵来了。用"不在行"作答，并非表明你诚实，而是表明此时你面对眼前的物体，却识别不了它，你的眼力遭到了来自那只古壶的嘲弄。不仅仅是一只壶，事实上，我们所有的日常生活世界，这一极尽离奇古怪的大舞台，说不定便是由受人嘲笑拨弄来构成的。要是实在因不明所以而扯出白旗的话，那么人家便会乘虚而入，结果不是对你有所宽谅，而是转瞬间在你的额头上烙下印记。迄今为止，又有谁不曾败下过阵来？这一反问实在是一句残酷的话。

前些日子，让熟识的朋友拉去参加一对新人的婚礼。男方刚从战

场归来，只想穿一身最不整洁的衣服去跟对方见面，这一来，女方便觉得，既然你穿的是最不整洁的服饰，那么我希望，最好在我抹灰扫地的当儿安排两人见面。第一次的见面就这样平安无事地被两相接受了下来。但在污秽不洁这一点上，谁都没有败给谁，双方都是胜者。自此之后，两人在日后的一生中，想来再也用不着相互以不雅洁的面貌来攀比的了。即使再怎样不雅观的模样，总要比头一回会面时的情形好些。在这样一种人生进程中，希望之于他俩，一定会多于失望。

还有一个正好与此相反的例子。有这么个女子，每次和我一位熟人见面，都会败绩而归。后来她意识到，一次次老是失败，是因为衣着过于华丽的缘故。有一次等她把盛装卸下，结果事情就成了，彼此顺顺当当接纳了对方。打扮得俏丽其实并非难事，但人们通常却很少在这上边花费心思。在一争胜负的关节上老是败北，直到最后才得以获胜，在这一盛装事件中，隐藏着一种称得上是女人悟性的关涉到武器选择的问题。取出诸般武器战而胜之的战法，并不是一开始就做得到的。这位女子为击败男子所费的一番苦心，跟她在别的同性女子面前争胜时所费的苦心，也不可能是同一回事。



梅雨

去年，入梅后，天天是没完没了的阴天。在郁闷的潮气里，每天拭着黏糊糊的汗，苦不堪言。按说，每年一到这个季节我便不想动笔了，但今年入梅后的一天，一只不知从哪儿逃出来的莺，在庭院的草木丛中鸣啭了开来，从树梢间看不见它的身影儿，只有它的声音在围墙四周鸣叫个不停。每天一感到莺在原地叫个不停、朝着老方向在飞动，便会意识到自己的心思立时围绕着莺叫声活跃了起来。

那时，说到要去趟北海道，遂与川端[①]一起，沿奥羽本线前往青森，在浅虫住了一夜。车上谈到了基督。上个月读到一家杂志上这么一条消息，说是在青森县的八户，崇神天皇时代，基督来到八户住了下来，他殁于此地，墓地也在这里。如此荒诞无稽之谈，在让人觉得吃惊之余，也让我们饶有兴趣地谈论起不得不依赖这种如同痴人说梦的想像才能度日的有关现代人头脑的话题，就在谈论的当儿，两人已经来到了八户的门口。“这里下车便是八户车站，是我妻子的娘家。”与脸带微笑说着这话的川端一起，将车站四周的阴郁雨空环视了一番，这时，就像莺声一样，那则有关基督的荒唐不稽之谈，也非常有趣地浮现

① 即川端康成。1924年，横光利一与川端康成等人创办《文艺时代》，成为“新感觉派”同人。“新感觉派”的特点是通过感觉，以暗示和象征来表现世界，采用新奇的文体和词语。但这一派作家又各具特色。“新感觉派”在1925、1926年间达到高峰，其后便告分化，各自有了新的转向。

在了我的脑子里。我不由得觉得,说出这番荒唐不稽之论的人,他的头脑也是让一种梦境般的美给紧紧缠住了的。

到达浅虫的翌晨,候车室里挤满了准备上车的小学生。有个混杂在出门远足的小学生人群里,勤杂工模样,身穿立领制服的老人的身影,一下子出现在了我的眼帘里。老人手拿饭盒,坐在长椅上,那张脸简直就跟基督长得一模一样。

“你看他,跟基督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似的。”我不由得脱口而出。

“真的,长得活像呢!”川端边说边举起了相机,准备将那基督摄下来。

“太可怜了,算了吧。”说着,没摁镜头,便将相机收了起来。他接着说道:“真是奇怪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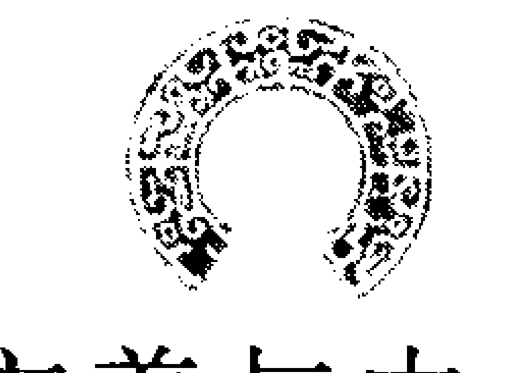
当时要是把照片给拍下来,现在拿出来看的话,说不定人们会把他当成是手持饭盒的基督的。脸相逼肖到了这样一种程度。

有这样一种说法:人要是心里想着荒唐不稽之物,那么这荒唐不稽之物便会渐渐变成事实。要是谁的头脑里不断生出这样的念头,即把近乎发疯的梦想当作现实的一部分,那么,基督死于八户的说法,就势必成了令人抑郁的梅雨季节的阴沉天空下一种美丽的现实。不,就在现在与八户隔得并不太远的浅虫车站,我就差一点梦见了基督。川端也是如此。

过了津轻,继续朝北海道走,会明显感觉到这个地方的基督教传统,会有一种来到了异境他乡之感。以函馆的 TRAPPIST(基督教中的一派)为代表,铁路的沿线,有一种似乎把基督教全都搬了过来的劲头,德国南部和亚得里亚海的风景便络绎不绝地出现在了我的眼前。这里没有梅雨季节,在从内地阴沉天气中脱逃出来的我的眼睛里,花期正盛的札幌刺槐,看上去就像佛罗伦萨马尔穆大街上的绿阴树。

旅行归来,内地的梅雨依然连绵不绝。鸣叫着的莺没有逃走,仍

在家屋的四周转悠着。一听到它的叫声，浅虫见到的那位基督的脸，便又从我的头脑里浮现了出来。它没有消失，所有梅雨季节的幻想依然如故。近来，我常觉得，说真的，说不定我已经从北海道人的淳朴中见识到了基督的精神。



衣着与内心

世界上尽是由这么两种人组成的。一种是，不管你穿什么样的衣服，住什么样的房子，视线从不为这类事所扰，总是正直诚挚地去看待一个人。另一种则以貌取人，假如你穿着不整洁或住得贫寒，那么在他眼里，你就是不洁和寒酸的。两者孰好孰坏自当别论，但既然人在内心深处蕴涵着某种艺术心，那么对好的穿着和好的住房的歆羡就自不待言。对穿着和住房，我并没有什么特别丰富的材料好写的，不过，因为衣衫不整、住家寒酸而遭人白眼和冷落，这样的遭遇，在我眼里倒也碰到过好几次。近来虽然对穿着和住家变得不怎么在意，但有一段时期却并非如此。一个只是对挑选自己的穿着在行的人，若换他去挑选别人的穿着，那就压根儿不行了；而一个只是在挑选别人的东西时才显得精于此道的人，一旦轮到替自己挑选，也会像鸭子穿上了鸡的衣服似的。诸如此类颠倒错位的种种趣事，我们也曾见识过。不过，常常会有这么种情况，事后追想起某人某天的穿着，早已记不起来了的那身衣服往往又是如何如何的好，一天到晚为此弄得失魂落魄，像这样的穿着，即便再考究，也必定算不上是一件好事。通常人们称赏一个人的服装，往往是因为他们对这个人并不称赏，这就意味着，包装在衣服里的那个人正在遭人轻视。

今年秋天我去四国，在高知城里一家小饭馆里吃了顿中饭。一走上台阶，防空演习的残痕便赫然在目。眼前出现的是位上身一袭黑缎

子罩衣，下身同样是黑缎子的扎了腿的裤子的人，这么一身穿着，又是在一片繁茂的绿树当中站着，我觉得，这是我旅途中见到的最美的一种穿着。

前些年，我曾见过凡尔赛宫，见过北海道阿伊努族的小屋，两相比较的话，我觉得阿伊努族人的小屋要远远来得方便和出类拔萃。凡尔赛宫从我们这样的自然人的眼光看去，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东西，从它那里产生不出什么羡慕之情。但阿伊努族小屋的种种便利，却使我为之心折。日本内地种种精美的建筑，我也曾见过不少，但让我真心佩服的也不过一两处而已。对人而言，没有什么能比自己居住着的家更让人觉到舒心的地方了，那么就该找一处地方，谦恭地为自己设置一个称心惬意的居家。我想，要是谁见了别人的居家便一个劲儿生出羡慕之情，那肯定是证实了这样一种情形：在你身上栖居着的是一颗漂浮不定的心。

对人的服装，我也作如是观。别人穿得再漂亮，那也是别人的事，不是我的。同样，就我而言，我想说，最好的穿着无非是自己时常所穿的那种。不管别人怎么说三道四，我对自己的穿着始终有一种敝帚自珍之情。穿着这东西，常常是和心情融洽地厮守在一起的。要是穿在身上的衣服连自己都很嫌厌的话，那还不如赤身裸体走来走去的好。这种时候，裸体远比衣饰美，太古时代的人一定会这般健康地想的。若一门心思非要让人家看你最漂亮的穿着的话，那谁也比不上你自己皮肤那么美的。画家最想画的便是人的裸体，他怀持这样一种心情，无非是因为他在暗地里，是将人的衣饰当作一种愚不可及的东西来看待的。不过，如今人们出门行路，却非得穿上衣服不可，似乎每个人都揣着这样一份心思，那便是，只要是别人最想看的，我就把它悄悄藏掖起来，不让你看到。

看相扑比赛，我总会把相扑力士的皮肤看成一种很美的服装。昨

天去两国国技馆看了场裸身的胜负比赛，是春场所土俵台上的一场取关[1]之战。双叶山让前田山给撂倒了，仰面倒在了土俵台外。当时裸体的双叶的脸，看上去就像白痴似的，一动不动，满脸滑稽相，那张脸在说：咋输了呢，真是莫名其妙。当时如果双叶是穿着衣服的，那他倒在地上的模样，看上去一定会很丑。

① 相扑术语，指次于幕内级力士的比赛。



梦境种种

梦

我父亲死去已两年了。

可是我还不曾梦见过父亲。

好梦

梦做得不像梦,才是好梦。人生看上去不像是个梦,所以人生是个好梦。

性欲之梦

托尔斯泰问高尔基:你做过的让你感到害怕的梦是什么样子的?

高尔基回答说:一双靴子自个儿在雪地里喀哧喀哧地走动。

不用说,这梦来自性欲。托尔斯泰冷不防地替他解答道。

为什么呢?这倒是件有趣的事。

令人恐惧的梦

我常常做拔牙的梦。悄不吱声地，拔了一颗牙，接着拔了第二颗，还没有意识到拔第三颗，一口牙就令人难以置信地都被拔光了。红红的牙龈上，牙齿掉落殆尽。虽然脸仍是我的脸，但这牙齿全无的脸，却像是存心来嘲弄我似的。

梦的解答

和伯父今年头一回见面。伯父七十岁。不知是从哪里谈起的，谈着谈着，话题便落到了做梦的事上。此时，伯父以年届七十的阅历这么对我说道：

“梦是当不了一回事的，我做了这么多年的梦，全是荒诞不经靠不住的。”

忍受不了的梦

有篇小说写了这样一个男子，他想像自己的妻子肯定在梦里和别的男人苟且偷欢，为此深感烦恼。男子说，这真“让人受不了”。的确，这是件无法忍受的事。但要对妻子的所作所为作出惩罚，却又无从着手，因为这是件捕风捉影的事，就像眺望天空一样。你眺望天空的话，到了夜晚，就有星月出来，你望着星月，仿佛一切都成了梦境。天空便是虚无，梦与天空其实是同一性质的事。

梦的定义

生理学上对梦下的定义，梦乃一种将催眠状态下的记忆在下意识

中加以唤醒的现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妻子在梦里的行为，对她丈夫说来就至关重要了。

梦的效果

恋人总喜欢说：

“昨晚我梦见了你呢！”

并且常常喜欢这样祈求：

“我希望从今天起，天天晚上都梦见你。”

要是你和她吵嘴的话，那就可以这样说：

“呵，那我今晚非得做梦和你吵嘴不可了。”

这一来，她若和你分手，就会显得格外伤心，勉强对你说道：

“我喜欢天天晚上独自儿梦见你。”

如果是你想和她分手，你就得说：

“能让你梦见，此生我也就无怨了。”

你要是没这样说，那你就是个缺德的男人。

痛快的梦

我和人打了一架。我输了，被踹倒了，以一个潇洒的姿势，朝一个不明究竟的地方坠去。刚吃惊着的当儿，身子便沉沉地摔在了一个圆滚滚的东西上。这一下完了——心神不定地想道。怎么回事，是稀里糊涂的地球。我把地球抱在怀里，大笑了起来。

发懵的梦

正欲起步行走，腿却不知往哪儿迈……

了无意趣的梦

在梦里捡到了钱……

被人笑话的孩子

这是我取材于梦境的作品之一。有个孩子的父母，天天晚上都在合计，该把孩子培养成个什么模样才好。这样的某个夜晚，孩子做了个梦，梦见在一片原野上，有张大脸在笑话自己。第二天早上醒来，孩子便设法要将梦里的那张脸雕刻出来。花了两个月的功夫，当雕刻渐渐完成时，这事让他父亲发现了。父亲看了儿子刻成的那张假面，大为感佩："刻得很成功啊！"就这样，孩子成了木屐制作匠。这是一个由梦来决定人一生命运的故事。

佐藤春夫的头

有天夜里我做梦时梦见了佐藤春夫的头。只有头颅在黑暗的空中浮现着。千方百计想看清他的脸，可就是一点儿也看不清，虽然并没有什么东西障在那张脸的前边。只有硕大的头颅浮现出来，头顶尖得厉害，头发稀疏，头皮发红。真正的春夫氏的头，虽则常见并且熟知，但却不知道是谁在一个劲儿地作着解释说，这个和真物毫不相干的、令人不快的、梦境中的头，就是春夫的头，就是春夫的头。是谁在那儿解释呢？想起来，那里空无一人。

没做过梦

朋友当中，有吃文学这碗饭的。其中的一位，是个男的，告诉我

说：

“做梦这玩意儿，打我来到这世上，还从没碰到过。”

对我说来，这比撒谎还要难以想像。但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这辈子无论如何也想做上一回梦。我一想到这是个“从来不曾做过梦的男子”，心里头就觉得好生奇怪。因为我还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类型的男子。虽然是这么个情况，他的作品里边却是用着梦这一字眼儿的。作品里要不用上梦之类的字眼儿的话，那就好像不成其为文学似的，这种情况要数文学当中最为突出了。即便如此，不得不令人怀疑的是，像这样从来没有做过梦的男子，可能吗？这样的例子恐怕还从来不曾听说过。

梦的颜色

梦的颜色，是什么样的一种颜色呢？在梦里是看不到色彩的，这才是梦的特色。

梦的研究家

我的朋友当中有位梦的研究家，专事梦的分析，一碰上他，准是跟你谈梦的话题。这一来，你就再也甭想干别的事了。

梦话

梦话这玩意儿，要是有谁说起，那就肯定不会再有别的人想来接这个茬，这一来，前边说着的人便肯定会觉得索然无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不过是个梦而已。



我的生活

种花，喂鸟，这些事情我是做不来的。对胜负之事，我也感觉不出一点儿乐趣。

也不喜欢喝酒、运动和旅行。我常常在想，到底什么是自己喜欢的呢？可是，认定这个东西是我喜欢的，这样的事还是一次都没碰到过。

只是喜欢，凡事无所用心，稀里糊涂地干。

晚上，入睡之前，躺在床上，心里想着马上就可以睡着了的时候，这当儿是我最感快乐的时候。

看上去顺眼的东西里边，没一样是我所喜欢的。

不过，要是天天打照面的话，那么随便什么看上去都不会觉得是不顺眼的。总之，我所嫌厌的东西，可以说一样也没有。因此之故，我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那便是常常觉得自己是公正的。



外国语

这是我在上海时的事。当时,还没到开映的时间,我就在电影会馆大厅台阶上站着。裹挟着我的各国话语把我卷进了声涡当中,我被喧声笑语整个儿吞没了。这些话语就像烟雾似的,从前后左右各色人群中冒出来,越冒越厉害。当时,我把这些几乎不解其意的话语,这些从一团密集的肉体中所发出来的声音,记在了我的笔记本上。这记下来的话语跟其时当下直接发生的当然不是一回事,那不过是一些碰巧撞在了我这划动着的铅笔尖上的东西。不过,这些奇异的、堪称群生无机物的声音,它们的高低强弱,与交易市场上随物价涨落而涨落、操纵着人们命运的那种声音如出一辙。并且,各色人群在为各自语言所维系的同时,相互间既彼此亲近又彼此苦恼着,这样,维系着他们的语言之圈,由于在不断相互侵害着其他与己不同的语言之圈的过程中,又造就出了一个更大的圈子,形成了适用于任何场合的语言之圈,从而丧失了自己原有的功能。且说电影开场了,人们把脸转向了银幕。他们之间的共同语言便是没有语言。在这电影院里,他们默默无语地共处在一起,宛如一群为同一种语言所维系的人,他们各自的个性为一种共同的幻想所褫夺,而一同做着一个巨大的梦。这是一种催眠。但倘若换成一部发出异国声音的电影的话,那么它对人便产生不出催眠的作用,我们将不得不一边看电影,一边与银幕上的生活相抗争。这样,看电影就不再是陶醉,而成了一场斗争,不再是观赏,而是学习。

当我们一旦意识到，画面中的人物便是如此使用着他自己也未必理解的语言，那么，这种本该让我们产生同感的艺术，却反过来将我们从它身边推拒了开来。不过，正因为受到排斥，我们得以从与己不同的国度那里，重新寻求到我们随时都想要寻求的那种美。也就是说，与其能产生同感，我们更歆羡那种让人无法产生同感的情形。对这种感情作出分析的话，那就恐怕得追根溯源到战争的意义上去。就我而言，对本国语言的思考，留在我记忆当中，最为意味深长的，当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的一个人物。书中是这样来描写他的：此人虽是俄罗斯人，但晚上入睡时，除了要用俄语把当日一整天发生过的事思考过一遍外，还得用法语将那天的事重新思考一遍。这段描写，就心理深度而言，我以为是《战争与和平》全书中最深刻的一段描写。一个人独自在深夜静静地耽于思考的时候，他所用于思考的语言，肯定已经不是语言了。不过，随着思考的深入，语言究竟还成不成其为语言，这一点即使姑且不论，光就不用本国语言而是用法语来思考这一点而言，托尔斯泰作为一个心理学家的那份敏锐，就足以让人佩服的了。从那个时候起，我便意识到，所谓小说家，必须总是注视着人类无意识和意识底奥的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就算他是个作家，也将毫无作为，他仅仅是在写着而已。



我与日本

今天，来到我的许多同胞曾经怀着深深敬意踏访过的法兰西，在此受到代表着人类最高精神生活水准的诸位的接纳，我深感荣幸。

这五十年间，我们日本人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向法兰西学到了诸多优秀而又理性的方法，然而，就在那种技术性操作时常在某一点上臻达饱和之时，我们对法兰西的理性却出乎意料地不得不保持沉默起来。在这沉默之中，取代法兰西并渐次侵入到我们精神深处的，便是俄罗斯的爱的精神。

这三十年里，就我所知，如此这般运作着的历史曾有过三度的反复。先是由俄罗斯那里导入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随后又从法兰西导入了左拉、福楼拜、莫泊桑和巴尔扎克，待法兰西这边一收场，俄罗斯那边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便重又复活起来。而近来俄罗斯时代复又失势，日本文学心目中浸染最深的已是安德烈·纪德、普鲁斯特和瓦莱里。就连日本的侍女都在四处搜寻着纪德的作品阅读，我甚至还在我住院的那家医院的走廊里听到护士正在谈论瓦莱里。然而，就在这俄罗斯与法兰西思想交替移植的过程中，不断沉默着的日本原有的传统文学，则守持着如同瓦莱里将对“无”的科学探求置换为对“无”的咏叹的思路和对美的追求，始终如一地不作任何声张，却一直强有力地呼吸着。

以上，便是日本文学与法兰西文学关系的一个梗概。这里除了需

要了解日本传统独特之所在的"无"的精神之外,还得了解就连日本国民也颇感为难的东西。不管你处在什么政治运动、生活变化,还是处在别国思想移植的过程中,你总会不断受到这一难以想像的、朦胧的但又是无比诚实的精神活动的影响。值此法国国民在欧洲大战后迷失了正当的行为规范之际,普鲁斯特则以"无"之精神,连同他那巨大身躯,现身于一片迷茫的法兰西精神之中。正如当时谁都理解不了这一必然的文化现象一样,当日本国民的思考力在对自身行为的思考上陷入迷茫之际,这种"无"之精神便常常会像云霓降临大地那样,统合起众多的观念,并且时至今日,这一思想仍在发挥着通常难以理解的功能。任何一个国度的国民,通常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把自己难以理解的东西,迫不及待地交由神去处理。不管是否与此关涉,日本现已面临爆发大动乱的僵局和危机,在这样的时刻,日本民族原有的那种"无"之精神便找到了直接实施的机会,这种精神在外国人眼里,通常便是剖腹自杀,将生命趋归于"无"而毫不后悔。安德烈·纪德这样说过,万事万物中,没有比舍弃自身生命的行为更为高贵和值得尊敬的。

纪德这一思想到底是表明了笛卡儿之后法兰西理性的失败抑或胜利呢?这在今天成了我们最大的疑问。我觉得,东亚的"无"之思想,与蒙田所代表的那种对死采取规避态度并充满智慧的法兰西精神,是截然不同的。

况且事情还不仅仅与死相关,我们日本人的"无"之精神,与安德烈·纪德的思想一样,还关涉到生,在行动和思想中,强有力地起有返归自然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与纪德相反,这种精神又对自然作出最为原始的解释来加以尊崇,以致这一谦虚的精神直接成为能对他国传统优长作出敏锐直觉的一种才能的训练,而新思想的建设也同时得以发轫。

我在日本的时候,曾从一位即将离开日本的上流外国人那里得知

了他的一些感想，那就是，日本是个奇特的国家，西菜烹饪和外国一流的烹饪相比一点都不含糊，而东京的三菱大街足以与各国一流的街市相匹俦，短短五十年间就达到了毫不逊色于别国花了长久努力才完成的一流水准的程度，察觉到这样一种精神力量，在产生奇特之感的同时，还会感到某种不安。他这样说道。

我觉得这个外国人的感触是敏锐的，包含了种种暗示。不过，这份直觉，准确之余，尚有一些阐释未明的地方，那便是欧洲的自然与日本的自然之间所存在的物理性差异。

欧洲各国国境彼此相接，极易受到他国入侵，与之相反，日本从未遭受过敌国的入侵。一个不识敌国入侵惨痛滋味的民族，其道德是由家族本位所生成的，英国便是个例子。而在比邻接壤的国家之间，对邻国较易产生信任感，其道德还不曾失去作为纯粹的自然人的那种感情上的丰富性。

的确，在挚爱纯粹性上，我觉得日本要比其他各国更胜一筹，这一美德有时则成了缺点，甚至会有失去宽弘自由之虞。但同时，因了这份纯粹性，我们得以拥有一份现实的特权，那就是能比其他国家更公正、更自由地看待别国的优长。

这份特权并非人类的创造物，而是自然所赋予的。

一个国家最出色的优长，便是无所顾虑地认可别国的优长和传统。这一美好风度有时则会招致人们这样的误解，似乎这么一来便意味着丢弃自己的传统。

这一误解在欧洲人头脑里浸淫既久，则是不争的事实。日本还有一个特点是更容易招致欧洲人误解的，那便是地震。这种令人恐惧的，在人世间的恐怖中属于动用暴力最为厉害的灾厄，对文化的破坏远比战争来得轻而易举。说穿了，在日本，代替敌国入侵的是自然的入侵。日本历史上发生过的地震灾厄多达二百六十次，每次地震的发生，都会致使此前艰辛构筑起来的文化传统毁于一旦，形销迹灭，由此

迫使日本不得不立即着手建设新的文化。当此之时，我们的祖先为了着手创造比旧文化更为出色的新文化，就常常会将别国文化中最优秀的成分，移植到我们的传统中来。

一般说来，这种每一代人都会经受到的特殊锻炼，不可能不对民族精神产生影响。每遭受一次地震灾厄的侵袭，我们洞悉外国文化传统优长的眼光，以及吸收咀嚼的才能，便会愈加显得神采奕然。但另一方面，随着这种对外国文化吸收摄取的不断增加，日本人中间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则开始注意起对本国传统的尊重和探索来。一个传统屡受践踏的岛国对什么才是传统的关注，这件事本身就是个悲剧，但日本的文艺复兴即始源于这种悲剧，也就是说，这种悲剧处境使得日本拥有一种自觉，即在不抱偏见地接纳外国文化精神，与融合统一着这些舶来之物的“无”之精神之间，不存在任何需要加以区分的范畴，这一点，便构成了现代日本精神的诸多原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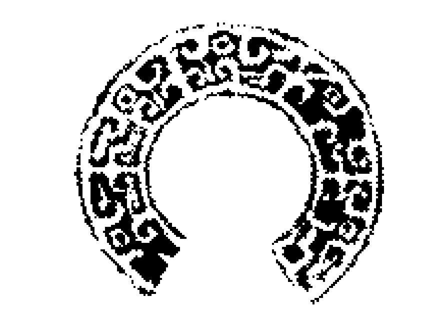
此次实地踏访，我对法兰西文化远远超出想像的成熟深感吃惊。文化的成熟意味着改造自然方面技术的进步，这种令人吃惊的法国技术，同时也成为思想技术的进步，将第一自然改变为第二自然，进而改造成更为复杂的第三自然 。如今，实在论在法国，给人的感觉似乎只是一种方法，而在日本，实在论则意味着唯有返回第一自然才能葆有其生命力的文化，它的朝气和热情，始终将保持在传统之中。

对于自甘于做一个自然人的日本人说来，饶有意味的是，共产主义这一独特思想，在法国完全是由新技术一手造就的，并且，它还是一种旨在维护文化的现象。

当此之时，为臻达世界和平需要作出的努力，我以为，没有比互相了解他国传统优点的敏锐感受力更重要的东西了。现在已是各国理性必须对各自所应感知的自身历史地理改变认识和方法的时代。这对我们说来，是比什么都要来得重要的、挚爱现实和世界的一种行动。今天，躬逢如此充满诚意的集会，使我们日本人对法兰西道德精神正

如何致力于文化危机的拯救得以有深刻的了解，对此我深表谢意。

（一九三七年七月九日，在巴黎凡尔赛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上的讲演）



思考的芦苇

八月,由日光去宫城的鸣子。绕道鬼首,折回陆羽东线,到了鹤冈,登了汤殿山,然后去看了日本海的汤之滨。这一路,几乎没有什么称得上文化的东西。日光也是尘土很重,地方窄小得让人觉得憋闷。东照宫之美,与其说引人感叹,还不如说只是一种资料,一种得以使人从中痛感到某种民族缺陷的材料。在细小技艺得以充分发挥这一点上,东照宫确实称得上美轮美奂,但就像读一册日本短篇小说集成一样,构思上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寄生虫式的扁平和点缀。自然,这里不会有抽象的东西存在。在险峻的山岳、变幻的溪谷飞瀑面前,作为构思立足点的思考法则,除了信赖自然本身,别无他法。把三级跳当作忍术中最不可或缺的技能,在这样一种日本式的自然之上,日本的艺术也只能周而复始地作着这样的呼吸吧。

浸淫于欧美知识的某人环视日本的自然,犹豫之间,不知不觉把身上穿着的华丽衣服一件件脱下,光着膀子。穿着衣服的人见状道,你是衣服不够穿才脱的。脱衣者则嗤笑道,等着瞧吧,待会儿他就走不了路了。在这两个互不理解对方心思的人的笑声深处,剧组随从则无时不在宣告着他俩的愚蠢。说不定敌人就在这两人中间!恍然大悟者突然喊道,结果招来众人一顿老拳。

自从君士坦丁堡诞生于这块土地,约一千年间,欧洲陷入了黑暗时代。在此期间,罗马教皇颁布给各民族的训诫是,你们当中若有读

《圣经》者，当处以死刑。民众在一千年间信守着这份训诫。十六世纪初，路德筹谋翻译《圣经》，奠立了德语的基础，《圣经》便在民众的头脑中重新复活了。但时至二十世纪，《圣经》在俄罗斯重遭禁锢，那些领袖们用科学取代了《圣经》，宣称唯有科学才是值得信仰的，是唯一的圣典，是神话。然而，科学正在日益戕害人类生命的事实，却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但与此同时，人们又不得不相信科学拯救着整个人类。在这截然相反的信念之上，高度关联着的思考法则究竟是什么？我们对怀疑论是如此的难以置信，对处在人之目的与自然目的双重挤压之下横遭非命的那些杰出的人，则必须作出思考。

我在此间夏鸣子街的旧书店里觅得一本鸥外①的短篇感想集，便展读起来。这位在柏林生活过的人，回国后，眺望本国的文化，觉得漫无边际发牢骚很无聊，故而先着手整理身边的日常生活，于是，对贤人生活的描写便构成了这本集子的大部分内容。跟荷风②一样，鸥外并不想从本国文化那里抽身离去，他似乎确信，与其对人大声提出警告，还不如利用人们对貌似神秘的背地里的话喜欢竖起耳朵的习性，用低声悄语的絮叨更能奏效。鸥外的确具有足智多谋者的风度，应该说鸥外是很欣赏英国培根的作派的。不过，鸥外要在日本民众中深入人心，尚需等待上二十五年的时间。我读鸥外，觉得无论当时还是今日，文学离开了评论就寸步难行，不要说进步，毋宁更给人退化之感。不过，评论较之其他一般文学现象显得更为进步，也表明了它在引人注目之前，一直处于滞后的境况。鸥外是当时的评论家，现在读去，鸥外诸多作品中，评论大多显得学识浅薄，直觉力也显得迟钝。但在鸥外

① 森鸥外(1862—1922)，日本近代小说家、批评家、翻译家。1881年东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后当军医。1884年留德，1888年归国，创办评论杂志《栅草纸》。小说有《舞女》、《泡影记》等。

② 永井荷风(1879—1959)，日本近代小说家。曾留学美、法，执教于庆应大学期间，编过《三田文学》，小说有《地狱之花》、《梅雨前后》、《墨东绮谭》、《断肠亭日乘》等。耽嗜唯美颓废，但对畸形社会现象也有所批判。

之后出现的那些评论家里，其评论在身后依然保持着生命，并且生命力一直延续至今的，却一个也找不出来。鸥外评论的主要理论支柱是Hartman[①]哲学，这一点从他论旨的归趋中即可清楚看出，但对评论家说来，导致其死亡的最致命的原因，便在于将自己评论的立足点不断置于别人的构想之上。即使在评论里也可以看到，种子总是从它自身的地貌土质中吸取养分的。我读鸥外的评论，总摆脱不了这么一种感觉，它的思考法则，是在令其主人濒于破产的同时向前推进着的。

就像人们所说的，理性是各个民族可以通用的东西，这一点谁都不会存有疑义吧。但采取这种观点的理性，却是各民族各不相同的理性，这一点又是谁都无法提出怀疑的事实。而在这无可怀疑的两者之中，肯定一方就必然意味着否定另一方，这种精神上的单纯性，由于其单纯，如果借助逻辑的假设，将人类心理纳入形式之中，就只会将其扼杀。这就是目前欧洲民族的理性。

随着东罗马帝国灭亡，保存在君士坦丁堡图书馆里的独一无二的古希腊科学、文学和哲学书籍，便被土耳其人用那种世界上最早使用的大炮轰散了，好不容易漂流到了意大利，在那儿绽放出了佛罗伦萨之花，欧洲的黑暗时代遂因此得见天日。与此同时，大炮也从此在世界上推广了开来。随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这一人类生存之路的重新发现，对之起有阻遏作用的炸药也与之平行，并以超迈之势兴盛开来。嗣后，当新教旧教出现长达数世纪的相互杀戮，火药总是主动承担起审判的职责。

罗马教皇黑暗时代的生命至今仍残留着。在旧教僧侣控制着民众的今日西班牙，那场意欲把西班牙当作各国武器收购市场的战乱，

---

① Hartman(1842－1906)，二十世纪前期德国哲学界主要人物之一，其思想深受柏拉图影响，认为现实是没有意义的，尽管它是有秩序的，并且部分合理，因而人必须在一个完全违背其抱负的世界里生活，这也算是一种英雄业绩。著述有《柏拉图的存在逻辑》、《本体论的新途径》和《德国唯心哲学史》等。

至今仍然采用着中世纪的方式。现代中国虽然没有西班牙的旧教，并已由鸦片取代了宗教，但各国所关注的仍是随武器采购而来的喧嚷。捷克武器公司违背了向葡萄牙订货的约定，而去中国采购武器，这一违约事件遂招致了欧洲的危机。在精神获益变作物质获益，物质获益又变成武器获益的现代，成为最后审判者的依然是炸药。要让人们弄懂希腊的光明比黑暗时代还要黑暗的道理，尚需几个世纪的武器和精神的改进吧。

智慧的新教创始人加尔文，以顶撞父母为由判处他的教徒死刑。本该和睦的逻辑每推进一步，对失去自由的三段论便有了更深的领悟。使理性服从于所有的怀疑，极度压迫悟性的自由，将存在的自由作为真理的自由来加以定义，这种笛卡儿的自由论，便是欧洲思考法则的源泉。科学对神的认可和容忍也即导源于此。但神的否定者、最早的唯物主义者 La Mettrie① 从法兰西逃至普鲁士，为了在普鲁士国王面前测定人的食物致死量，死命吞食而死。他与十七世纪的笛卡儿差不多是同时代人。

人一旦将逻辑应用到有关神的论证上，便会遭到失去自由这一异常现实而又严酷的惩罚。此点古今皆然。《圣经》因记载有儿女顶撞父母，兄弟阋墙，以及把神的东西归于神处置、把国王的东西归于国王处置，遂为罗马教皇所禁锢。教皇立此法规，是惧怕作为自己学生的各国君主届时起而仿效。我们的先祖不曾受到过这种罗马教皇一手制造的对仿效者的制裁，但却在接受过西班牙传教士 Francisco Xavier② 的洗礼，并被人唤作藩主的封建将军那里受到过制裁。但这种将军的暴君秩序，到了明治时代，便为民众所尊崇的我们的神祇所击败，

---

① 梅特里（1709—1751），法国医师、哲学家，主张笛卡儿"动物是机器"的观点也适用于人，从机械唯物论观点解释人的精神活动，著有《人是机器》等。

② Francisco Xavier（1506—1552），西班牙传教士，1540 年至印度传教，后至日本传教，1552 年在中国广东病逝。

神的秩序从此重新光临日本。而在奥林匹斯诸神脚下，沐浴在理性光辉下的希腊国民，随知识的兴盛，精神一旦发展到成熟的顶点并显出衰败的迹象，便为后起的生机勃勃的蛮族所覆灭。

对历史研究中由今溯古这一逆向角度，要比现在向未来延展的角度进展得更为神速这一点，我以前并不十分清楚。总之，历史研究在发掘古希腊及其周边文化这一以理性为特征的历史方面，即旨在逆溯到过去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要比今日向明日延展那种前瞻研究神速得多，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史前文化的风貌一一呈现，今日欧洲文化在向未来的推移过程中反而呈示出衰灭的迹象。我对文化衰亡的原因尤感兴趣。对现代人说来，印度和中亚文化是一段难明究竟的历史。印度甘地一派的不抵抗主义，显然源自于印度的思想传统，但它同样也在俄国托尔斯泰那里出现了。这件事表明，在中亚，存在着某种致使印度和俄国彼此发生关联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也许来自于亚细亚式的混沌。将信奉基督教作为自己本分的托尔斯泰，应该熟知基督大声说过的那句话：卖掉衣服，拿起剑来！然而，曾经开创过不制作武器便会担惊受怕这一深刻认识的地域宽广的印度，却夹杂在欧洲和中国中间，信奉不抵抗主义，将主权交付给英国，嗣后，整个亚洲的和平便被人褫夺而去。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作为欧洲人的凯尔特族被逐出欧洲，开始了民族大迁徙，基督教则在欧洲确保了自己的地盘。这一时代远比佛教远播日本的天平时代还要迟晚。卖掉衣服，拿起剑来！此一思潮在欧洲蛮族中流播之时，正是持不抵抗主义的佛教在日本日益扩张势力范围之日，正是平安朝大平年代临近终结之日，此时罗马皇帝正一个个毙命于毒药，帝国分裂有如阿米巴菌，迅速繁衍。

大约十年前，因翻检尼禄[①]皇帝的史事，我曾重读了一遍罗马史。

---

① 尼禄(37—68)，罗马皇帝，以凶残荒淫闻名，曾下令处死自己的母亲和妻子，传说为博王妃一笑而举火焚毁罗马城。

在罗马漫长的杀戮时代的思想家中，塞内加[①]和奥古斯丁[②]两位给我留下了印象。我很喜欢塞内加的言行，以致后来时常想到要读读他的故事。法兰西革命导火线之一的伏尔泰受过他很大的影响。伏尔泰时代的十八世纪初期的法兰西，正值波拿巴王朝危若累卵，思想家的生命不得不时常承受着塞内加时代的那种危险。从历史上看，与太平盛世思想家多半成为哲学家相反，战乱时期思想家成为伦理家的现象显得更为突出。佛教诞生于印度，其哲学意味似胜于伦理学意味，那么其诞生的年代大致是一战乱殊少的年代。基督教与其说是哲学，毋宁说是伦理学，这一生成于战乱的学说，与同样是战乱产物的孔子伦理学之间有着十分相似的特点。日本也是这样，平安朝是一太平时代，佛教非常繁盛，一到战乱频仍的镰仓时代，流行的便是异常简洁的禅宗。昭和时代早已不是太平时代，马克思、列宁的教义在俄国被禁也略有所闻，与罗马教皇禁读《圣经》如出一辙，战乱时代，随处需要一点单调统一的思想口号。当今日本的战斗口号是“为了东亚和平”。反对一切战争的克鲁泡特金，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对自己麾下的无政府主义者说，“德国战胜，和平就不会来临，因而我们支持协约国”，倾力援助协约国军。战争既已发生，与其一味作理想的思考，还不如听凭现实感，更容易臻达理想之境。

我国除了战乱，人的生命沦丧得最厉害的，要数大正十二年那场大地震了。在法国，大约相当于关东大地震死难者人数的人，死于巴托洛梅在巴黎拉歇兹神父墓地制作的雕刻《死者纪念碑》再现的那场大虐杀。这是一场旧教徒的大虐杀。虐杀中被鲜血浸染过的那幢淡

---

① 塞内加(约公元前4—65)，古罗马雄辩家、悲剧作家、哲学家、政治家。公元一世纪中叶罗马学术界的领袖人物。哲学上主张灵魂和肉体两分，灵魂为万物的第一要素，是神的呼吸，即使肉体多有不幸，灵魂依然生生不息。曾任尼禄的私人教师，后因政敌指控参与谋反被勒令自尽。著有《美狄亚》、《阿伽门农》等悲剧。

② 奥古斯丁(354—430)，古代基督教会最伟大的思想家，396—430年任罗马帝国非洲领地希布(今阿尔及利亚)主教，著有《忏悔录》、《论上帝之城》等。

黄色的三层楼石砌建筑，当我从巴黎城的小岛上眺望时，心里犹能生出阴郁之感。这场屠杀，可以说是整个古今历史中最大的一场屠杀，而屠杀又是发生在最为尊崇仁慈的基督徒之间。两千年来，神的问题历经各个阶段，不断成为欧洲人生命、生活和道德的终极目的。但在日本，人们精神的终极目的通常是自然，这一点与基督教尚未出现之前的古希腊颇为相似。希腊的奥林匹斯诸神，如同我国的八百万神祇，希望在民间培育起一种自然的秩序，这在今日的欧洲仍是一个不断期盼着的神话。借助科学寻求自然秩序和真理法则，既是一种神话，同时也是一种理想。在欧洲，作为人们生活终极目的的神遭受伤害是事出有因的，科学一改蒙受了一千五百年压迫的命运，而宗教则不断在杀戮，相反，宗教对人生命的伤害在日本却几乎不曾发生过。科学一旦演变为社会科学，就势必会对守护自然科学的神祇们持否定态度，这是一种奇妙的逻辑，许多人的生命或许就是在这种颠倒中消殒的。这十年间，精神科学一直处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夹缝中，为应该袒护或支持哪一方而举棋不定。但即便是马克思，也不允许在自己的头脑中随心所欲地否定神祇。高尔基说，神祇存在于民众之中。法兰西左翼至今仍持守着星期天上教堂做礼拜的习惯，这是我亲眼目睹的。

人类不可能无限度地究明自然界的一系列原因，因而神为不少学者所信奉；但由于这种不可能，神又为另一部分为数不少的学者所否定。时至今日，民众在这中间也相应地分为两派。第一个把精神科学当作科学并赋予其价值的学者是笛卡儿，笛卡儿肯定了这样一种设定：神是超越于人认知能力之外的一种存在，但他并没有否定神的存在。

“我要公开声明，在我的证明中，几乎采纳了前辈为神的存在所作的辩护所提供过的所有证据。”笛卡儿说，他将理解神的存在在方法论上的可能性，置于自身认识来加以证明，但此时，他对人类探求神的目

的这一狂妄之举则持谨慎态度,要人们避免将精神科学耗费在人类所无法探究的事物上。继笛卡儿之后,社会科学乘虚而入,在精神科学有所不能的地方,尽其所能上下折腾,俨然一副秉承神的意旨的派头,由此导致了现代的混乱。就像海水从蚁穴灌入一样,精神世界为物质所填塞,武器作为物质界的化身,便占据了这个世界商品的王座。这一来,消费品便成了人本身,物品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便附体在操纵这种关系的人身上。这种毫无制约的经济,经由苏联影响到了中国,并进而左右着各国知识界的选择。二百年前,接过笛卡儿手中传下的接力棒,断言人类无法究明神的目的和用意的斯宾诺莎,他那偶然产生于某日的谦让心怀,竟在后世掀起了这样一场轩然大波,这是当时的人连做梦也想像不到的吧。

巴托梅洛雕刻的那场大屠杀由法国旧教徒发起,与此相反,英国却是一茬茬的新教徒在虐杀旧教徒。我在这里都能看到,伦敦塔成了个屠场。英国国王为了摆脱罗马教皇的控制,便扶植反抗罗马教皇的新教徒,自己成为新教之王,以赢得民众的支持,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然而,结果却招致正宗旧教、罗马教皇学生、西班牙国王的恼怒,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便由此世代连绵不绝。伊丽莎白时代以降,英国国王势力渐占上风,在受西班牙压迫的同时,新教转而压制起旧教来,旧教徒被驱逐到了海外。结果,耶稣教数一数二的重要人物 Francisco Xavier 罹受了由巴黎大学流亡到日本平户的命运,开始在我国播撒下基督教的种子,借助织田信长①的威势,迫使全日本三十万知识阶级予以接受。一册新教的抄本,由于某种原因被带入德国,德国作为西班牙的藩属,与马德里相距最为遥远,文化发展迟晚,对旧教的指令十分淡漠,因而新教便在这里成了燎原之火。但这火不只是新教之火,而且还成了马克思之火,进而烧毁了各民族的传统之根。人类不可能究

① 织田信长(1534—1582),日本战国、安土桃山时代的大名,其一生为建霸业,东征西讨,一扫战国大名割据局面,虽中途受挫,但为日后丰臣氏统一日本打下了基础。

明神的目的，这一斯宾诺莎知识论的最终结论，就这样在欧洲诱致了各种各样的运动。于是，时至今日，马克思的思想就像新教旧教之争一样，也开始分化成斯大林和托洛斯基两派。如是思考的话，那么在我看来，日本便成了对此一无措意的一幅全新的山岳图。在这片山岳中，几乎什么都杂陈其间，聚满了力主欧洲知识普遍性和妥当性的学者。但这种对理性的普遍性和妥当性的运用，让人感到的是运用者各自的过去。对我们说来，既然要紧的不是未来而是现在，那么过去创造着现在这一普遍认知便深化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从而在我们心里生出诸多有关历史的独特感想。力主将诸多并列的观念悉数拴在理性身上，以推进文化的发展，与在运用这些观念时，着意将基于自身生活实际的心理和思想填补进去，从而促成文化的发展，在这两种倾向之间，科学以理想的名义被引导了进来。但科学的目的并非人的目的，而是自然的目的。科学是自然的法则。科学家总是把科学的目的当作自己的目的，然后将它拴在人的目的上，而没有意识到这样一来，科学已不再是科学，而是成了伦理学。最初察觉到这一点的是文学。一言以蔽之，文学乃是对于有“思考的芦苇”之称的人所作的思考。



北京与巴黎(备忘录)

芥川龙之介曾对我抱怨说,他一去上海,脑子里就尽转着政治一类的事,觉得很困惑。那时候说的政治这个词,意思相当于现在我们所说的思想一词,看来这十年间,词语的含意正发生相当大的变化。最近,法国又出现了精神政治学这一前所未见的新词汇,不过,就强调思想这个词里边包含有行为的性质而言,思想也不妨可以称作为精神政治学。我眼中的芥川,在当时是个比谁都偏爱将政治学置于自己精神思想之中的人。要是芥川今天还活着,他更感兴趣的,肯定不会是他所喜爱的北京,而是他所厌恶的上海。去上海,就需要那里有一种可以不断向我们提供精神调节功能的政治,并且其调节的方法和程度,还得是在二十世纪的调节方法中凝集进一定程度的东亚方法。这次去中国走了一遭后,我痛切地意识到,这种东亚方式业已成为我们最为迫切需要的一种政治学。我也很想在这方面作些适合于我自己的尝试,无奈面对超出我能力范围之外的压力,我却无能为力。

每次踏进中国,尽管我把这之前提到的东亚看作是一个远远超出我所能把握的范围之外的问题,但它还是压迫着我的大脑,挥之不去。这种情况我想并非只是我一个人遭遇到吧。一个人去到某地,如果意识到自己找不到合适的方法来处置所面临的处境,那肯定会感到恼火。我在中国遇到过不少在那儿有着相当长的生活经历,并且人品相当出众的人物,屡屡听到他们这样叹息:中国到底怎么回事,实在弄不

懂。每当遇到这种时候，我也身不由己地想依样画葫芦附和上一句，可这样的谈论便表明了那里的政治对精神不具备调节的功能，“正因为弄不懂，我才……”那个傍晚，我一边不断寻思着这个问题，一边溯中国海而上，前往北京。

看来，现在一扯起东亚便会卷入一场是非之争。我也是作如是想中的一人。不过，推敲起来，东亚静穆性格中所隐潜着的含蓄，说不定恰好是东亚提供给世界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的结果往好里说，是使人意识到它在某种意义上为世界创造了良机，导入了有利于世界的东西。我并没有比别人更喜欢标新立异的习惯，但又常常不免会顺从这种习惯。东亚常识颇具生机勃勃的机能，它就像电磁，贯穿流通在人的沉默表情之中，是一种类似于韵律的东西。另外，把人的表情与思想、常识一视同仁地予以尊重，将表情当作现实精神联系方面十分奏效的技能来加以培训，这种东亚式的神秘技能中，我以为也包含着利用皮肤的某一角去感触电磁的操作方式。事实上，一旦成为这种超越物理学而又命数不佳的东亚世界，就跟将棋中桂马斜跳似的，陷入一连串的迷点之中，不得不赋予置身其间的头脑以高度的柔软性。这是怎样一种训练的赐予物呢？对日本人说来，这种柔软性就存留在传统中，一旦遭遇危机，便能金蝉脱壳般翻然转危为安，这种力量如同一种神秘的数字，拥有它，人就可以平安无事地与逆难之境擦肩而过。

北京有消费都市一说。委实不假，在这座都市里，历历在目的是这样一种生存状态：从来不事生产的人，却代复一代，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地在琢磨着，人可以将消费穷竭到何种程度。颓废的极度积累，厚重得使人喘不过气来，不由分说地制服了步入此间的人们的反抗。被制服的人们则睁着一双丧失了感觉的迷迷瞪瞪的眼，嘟囔一声“那好吧”，随后倾尽其最后的力气，最终被带至最后的归宿。“就这样，不挺好！”懵懵懂懂嗫嚅着“不挺好”的当儿，某种觉得理所当然的东西，便像风似的从说话声中溜了进来，进来的究竟是什么则不得而知。由

于大脑的麻木已具某种品格，被觉得理所当然，因而在大脑丧失了某种功能却又毫不在意的情形下，恶魔已悄无声息地溜了进来。只要一个人不想与恶魔抗争，那么一旦进入北京，他身上那些现实世界中的健康之物便会丧失殆尽。在这里，比起有精神质地的美来，虚诈的美更具有美的精神。一个人，如果因为疲劳和孤独，或很容易受到诸如此类情绪的侵袭，那么他也许会觉得北京是世界上最美最舒适的都会。这一就像一具被敷彩后置放在客厅里、嫣然而笑的尸体般的都会，它那女性气质的壮丽，委实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一想到是在写北京，我就提不起笔来。再稍稍写点吧。延续了好几个世代的国都却为异族所征服，征服者一旦崩溃，马上又会出现新的异族前来改朝换代，在这死灭的肉体的堆积中，残存下来的唯有这等令人发狂的东西吧。想到这些，我便感到十分茫然。确实曾经存在过的优秀的东西，除戏剧还保存着，几乎已经灭绝，以致庞大的拙劣之作成了众所瞩目的中心，林海环围着一座孤单单的祭坛。这里最能打动人心的，如今只剩下一些哀婉小曲的抑扬顿挫，而大众所喜爱的则是拙劣之作。以拙劣之作充当杰作并任其长久流传的北京，不断讲述着他国根本无法与之匹比的罪孽深重的故事。最初是某个朝代犯下了罪孽，随后起来将其埋葬的另一个民族又泛滥成灾，覆盖其上，在这永无休止的循环往复中，如此巨大的装饰物便不经意地完成了。这恰好可以称作是自然的杰作。它并非文化之物，而是如同山川一样的自然之物。

在这奇特的情形面前，人类安之若素地穿行在现代之上，对人类的这一特殊机能，我曾在冒雪环绕半岛漫游时思索过好几回。此时，与北京一起浮现在我的脑际的都市，便是巴黎和佛罗伦萨。佛罗伦萨具有一种圆满精致之美，这种圆满的精致，是由远在电被发明之前的那个时代所拥有的纯粹而又严密的物理学设计而成的，当然，它的美与建立在解析几何上的巴黎是截然不同的，但解析几何与人类致力于

发明电的智力活动是属于同一形态的。佛罗伦萨由此而具备了一种只有在它身上才被完成了的庄严,从而使人感受到了日本的镰仓所体现着的那种美感,即朴素单纯的端庄与精神的合而为一。然而,北京又显示着怎样的能耐呢?它那似乎要告知人们唯有政治才是万能的外交手腕,总让人产生出某种被愚弄的沉重感。中华民国因嫌厌北京而决意将科学之都迁建南京,可以说是一种明智的决策。

中华民国以南京为中心,谋求一个科学中国的复兴,本是一种贤明之举,然而遗憾的是,此时正是科学分析在欧洲丧失了控驭发展方向能力的时候。欧洲人随同力不堪任的分析力一起闯入自己的头脑,从中攥住科学法则,结果导致了认识论法则与科学法则难以界分的混乱,这场混乱如今更是越趋加剧。一般说来,分析力无疑是以直觉作为其思想方法根源的,因而与其去质疑将分析力用之于作为其自身根源的直觉的做法是否可能,还不如说,对人类生活说来这是多此一举。而终止分析这一禁令的界限一经打破,意识便会旋踵而至并持续不断地运作起来,由此看来,对使之中止的奇异自然力的渴望,正是出于这一缘故。早在欧洲之前,中国便已在寻索意识的休止场所方面显得出类拔萃。而在中国,北京又要比其他所有城市更适合于安眠。北京这座都市就跟尸体似的,根本无从分析,即便作出分析,那也毫无意义,无异于让它死去。北京的美便是这样一种如同死亡一般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美。这与巴黎那种上了年岁的静谧是绝然不同的。

一想到巴黎,就如同玄想北京时那样,我的头脑里便自然而然地浮现起两句话来。一句是从别人那里得知的,中国的江西派禅师马祖道一①,一边爬着山坡一边剥着指甲时这样寻思道:"吾身既非实在,此痛自何而来?"另一句话则为法国人笛卡儿所说,他当兵时,在努依

① 道一(709—788),姓马,名道一,故称"马祖道一",唐代南宗禅学大师。初从处寂出家学禅,后为怀让喻以磨砖不能成镜,坐禅焉得成佛,由此开悟,改随怀让学禅。弟子有百丈怀海等。

布尔克战场见到士兵倒毙在地的情景,不由得感慨道:"我思故我在。"对这两位分别来自东方和西方的人物的观点,人们曾提出过各种各样的解释。在我看来,说"吾身既非实在"的东方人马祖,是在消除自己头脑中的观念,他只是把疼痛本身当作一种实在来加以朴素的直觉,这与笛卡儿一看到死,便把"我思"这一被大脑观念所思索到的东西当作唯一实在的西方人重分析的思路是不同的。这一不同便成了现代东西方致思方式差异的体现,而这一差异至今依然持续着。正如北京确实是在"吾身既非实在"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修建而成,它压根儿不重分析,是在不断演变更迭的现实上就这么堆积而成的一个都会;而巴黎则有如"我思",是在头脑里被如此这般建构起来的都会。然而,巴黎因"我思"之故,如今烦恼丛生,北京则因"吾身既非实在"而痛苦渐多,这一结果却并非纯由语言措辞所致,这里无非想把这两句在历史上显得很典型的话拈出来,用以说明现实与语言的相互对应。同时,这件事还具有这么一种性质,那便是对巴黎是科学的、北京是自然的这样一种说法提出反证。只要科学是一种分析研究自然的方法,那么一旦侵入自然,便会产生科学的性质,换言之,西方对东方的侵入,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科学的自然化,但令人困惑的是,作为分析之物,它把经济导管添加进来后,最终却将吸取自然滋养成分一事全然忘在了脑后。既已勘破了这一吸收方法,东亚人若对之一点方法也不讲的话,心下不免依然不明究竟。勘破的一方也好,被勘破的一方也罢,当此之时,就像静脉动脉都是围绕着同一颗心脏在运作并彼此关联那样,一旦意识到这一点,同时也便是意识到了这一共有的心脏是缘何而发生变质之时。这便是二十世纪的混乱。这种混乱恰似动脉静脉各执一词争执不下,在这种情形下,"我思"因思虑过度而最终导致的虚无状态,在表现出与"吾身既非实在"同样无力的同时,却又摆出了对尖锐难忍的痛苦现实安之若命的姿态。这样,西方或许正在渐渐向北京靠拢。

近来越来越多地听到去北京游玩的文化人谈起，他们觉得北京正在变得跟巴黎一样。从前则不大听见有人这么说。据说有位法国人讲，北京比巴黎更胜一筹。我在巴黎漫不经心地走在街头时，常会意识到自己正在动用着某种适合于我的分析能力。据说巴黎起初是由类似于构筑珊瑚礁的微生物般的细小虫子构筑起来的，无怪乎它像是一座由石灰岩所构成的城市。尽管这样尽可能漫不经心地游逛，但一旦寻思起它何以会成为一座唤起我分析能力的城市，便马上会意识到，那是因为巴黎城的形状本身具有一个坐标原点，这个原点很明显地成了精神的中心。在街上行走或拐弯时，不断出现的便是交叉成X线状的坐标原点。坐标原点本是“无”，除了点，在几何学上便是具有线的性质的“有”。我对数学是外行，可在巴黎存在着把外行的“无”之头脑自然而然地当作“有”之线条这样一种明快率直的东西，这便是精神。即使我们是无意识地行走在这座城市里，头脑却不知不觉地走进了笛卡儿的头脑，这里边有着某种十分聪明的东西，那是无须解释就能使人明白的东西：解析几何就是从坐标原点产生的线条，以及该原点的抽象物便是称作代数的图式。也就是说，没有比巴黎更能让人意识到“我思故我在”这一精神上的坐标原点的地方了。

可是，去北京，北京城的原点在哪里最初是不知道的。可以说，在北京所见到的，尽是些丧失了自我的东西。一走进这座都市，我们便会生出一种仿佛回到了生前故乡的感觉。在这里，人们对什么都不会很介意。若要说分析力的驱遣运作，那只有修筑城墙这一桩。仅仅修造一道城墙，自远古起便已耗费了数亿万人的无价劳作。连梦中也想像不到的一轮巨大明月正升起在城墙之上，像北京这样大得令人惊诧的月亮，我在别的地方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以前，听说有不少西洋女子因为见了北京的秋月而发狂，确实如此，这月亮已硕大得无法称其为月亮了，若一直这样彤红硕大地显现在虚空之中，那人的精神便会从现实逃逸而去。中国那些卓越之士的分析能力都集中在天文上，这

一方面是思想逃离自我，为天空所吸引的结果，另一方面很可能中国人的精神原点就潜藏在这月亮深处。如果真是那样，天子向上苍祈求五谷丰穰这一修筑天坛的构想也便不难理解了。开阔的宫殿广场，宏大的屋顶，都可以看作是对支撑日月星辰的大地之力的依恃。

人栖居在大地之上，因而人的文化构想力中得有某种支撑生命力的原点。日本的原点大致建立在太阳光线之中，不过，众多不可胜数的东西如今正在进入日本，一方面是放它们进来入居，一方面又不失去日本人的本来习性，可以将此视作一个小小的世界。这里边既有创造了分析能力之核心的法国的原点，那种呈 X 状的交错点，也有源于古希腊欧几里德的德国式的综合能力，还有源自中国和印度，如今早已寿终正寝的认识论。但自从在大地上的某一角落发现了电之后，即使凡庸如吾辈者也都能意识到，过去的一切都不过是一堆褪了色的物理学形骸而已。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在这里边起着作用呢？电灯的璀璨辉煌，去巴黎也好，去佛罗伦萨也好，也就不过如此，这都已是在日本见识过了的。因为总是让这一心理纠缠着，以致羽左卫门在他的巴黎纪行里突然想说：“拿破仑和耶稣，也就一回事吧？”威尼斯、拜占庭，这些由大理石构筑而成的城市，兀然耸立在海中，即便观赏如此壮丽而又举世无双的城市，借助电灯的映照，羽左卫门也一点都感觉不出有什么可惊奇的。一到夜晚，巴黎埃菲尔铁塔边上，随雪铁龙汽车广告的霓虹灯一次次闪亮，便会让人一次次意识到巴黎和笛卡儿那昔日的尊严，如今正从人们头脑中消逝而去。与诸位一样，我的脑盘也已进到了这样一个现代社会，对我而言，面对突然出现的现代社会，与其把它撵走，更要紧的是将它纳入思考，设想出一种对策。二十世纪的混乱，对东亚人说来很可能并不是混乱。

我们头脑中，确凿无疑，已是二十世纪，就如同被人称作混乱的混乱状态，也确凿无疑地存在于世一样。然而，欲将事物看作混乱，势必得有个作如是看的原点存在于某处。故而成为我们东亚人内心原点

之物，似乎同样也存在于堪称西方原点的“我思故我在”的内心返视式批评图式之中。这原点是好是坏姑且不论，倘作为文学问题来看，那就如同道元①所言：“飞鸟似鸟”，或如同马祖所言：“吾身既非实在，此痛所自何来?”作为一种致使世上万有得以存在的自由奔放的原点，看来东亚人似乎早已将之设定在了仿佛电流一般，堪称时间之单位，呈时空一如流动状态的零点之上了。我突然察觉到，正因为东亚共同拥有的思理逻辑，即置于此一自由奔放的原点之上，故而竟致使西方的原点得以复活，使各自保持其独特性而不致坠失，并使对生活的设计成为了可能。我对电学一窍不通，倘若想像一下安置着文学之根据的东亚人的心理的话，那你从第一刻起就不能不作如是想：在人所无从触摸、但凭意志沟通的目光深处，东亚的天才属于这样一类人物，即他们感触到了与电学中的电磁核相同的东西。我每次去镰仓，似乎总会感觉到，此地成排挨着踞坐着的，便是在古昔就已在感觉着电流的禅宗僧侣们，而二十世纪的日本，比起镰仓来，则更多地呈现于东京的郊外。

二十世纪的混乱虽属西方的混乱，但以其异质性而进入东亚却是不争的事实。换言之，如果是这样，接踵而至的问题便是，我们该如何改变和调整自己的头脑？这个问题就像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相异之处在现实中是一目了然的那样显现在了我们的头脑里。若对其作短缩化处理，即把十九世纪比作昨天，而将二十世纪比作今天的话，那么昨天的视点的确不属于今天的视点，但倘若自己的头脑不曾发生变化，那不管昨天抑或今天，视点应该是相同的。但不能略而不察的是，把亟需头脑作出改变与并无改变之必要二者混为一谈，杂然不分，乃

① 道元(1200—1253)，俗姓源，号希玄，京都人。内大臣久我通亲之子。14岁赴比叡山出家，遍学天台教义，后改信禅宗。1223年赴中国，历游天童、阿育王、径山等名寺，随侍天童寺住持3年，受曹洞宗禅、法衣及经典回国，为日本佛教曹洞宗开山人。著有《普劝坐禅仪》、《学道用心集》等，后由弟子编为《正法眼藏》95卷。另有《永平清规》、《永平广录》等。

是形塑着今日之混乱的根因。众多东亚知识人都抱持着知识系不变之物的确切信念，以至在日本，历经三十年之岁月，我们依然还在接受着他们的教诲，不得不相信知识系不变之物，并且我以为这一思路如今也不会有所改变。然而，对力主知识系不变之物者的亲和感，同时也在制造着旨在使其自身知识得以固定下来的不诚实观念，即便主张有必要对知识作出改变者，也难免此累。概言之，这种不诚实，随同看似优雅的感伤，这些正欲将现代的幸福驱向不幸的成群结队而来的对知性的信仰，我以为，便是向东亚侵袭而来的二十世纪的混乱之状，而不断将此信仰当作确凿无疑的可嘉之举，更有一番必欲将之击碎而后快的观念精神在起作用。在这可嘉之举之上，有何更可嘉之举？此类探索行为之开始自行生成，岂非近时文学之一标志？

（附记：我一直有再度重访北京、巴黎之想，故而有关两地的感想，不过是我的第一印象，这两个地方，恐怕每次去都会有所变化。）



某夜(备忘录)

通往横须贺的品川车站站台傍近海滨。伫立在这里,但见轨道无数,轨道上,东西向络绎不绝驶来的省线①列车,上上下下的乘客更是数不胜数。此际,我正在前往镰仓赶赴中原中也君葬仪的路途中,不经意间,却想起了故人最后一首诗,吟咏的是人们从楼厦间、从车站口流溢出来时的场景: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就这么反复连沓着。今年夏天,故人不知缘何突然前来造访我家,这既是第一次造访,也是最后一次。当时,他一身出了名的精神抖擞劲儿,悄没声息地,只有澄澈的眼睛在那儿熠熠生辉。那是一双可以一眼看穿你五脏六腑的眼睛。“出来了出来了”,也俨然是一种连拭拭嘴巴都已浑然忘却、纹丝不动的豹子般的慵倦,这只豹子通常会扑向出人意料之外的所在,就这么耳朵被可怕地咬破着,身影复又突如其来地消失在了什么地方。我和故人相知并不很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交往,可是有关故人的传闻,却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地向我袭来。我和他的第一次偶然相遇,是某年冬天的一个夜晚。

---

① 指当时归属铁道省经营的列车线路,相当于后来国铁时代的国铁。

“我劝你搬城里来吧，免得再跟人碰在一起，然后装个电话，不是常常可以通话么?”中原君对我说。虽说给过我同样劝告的人，在别处也找得到，可像这样初次见面，一上来不是对作品提出忠告，却冷不丁地给我的生活提了个醒儿，在尚属年轻的这个年龄段里边，实属罕见之人。当时我就在思忖，这诗人，可不单单只是个诗人。此人跟传闻中的毫厘不爽，看样子是个对生活不存任何概念芥蒂的人，即便这样的场合，也毫不介意周围的人，唱的歌，声调的抑扬顿挫，全都成了巡礼歌似的调门，带有一股浓重的哀伤味。近来，跟人碰在一起，觉得疲惫时，我便时常会想起中原君的劝告。

中原君的葬礼，来的人并不多，但其隆重却为近时所罕见。是在镰仓五山①之一的禅寺寿福寺，据说寺的背面一侧还有实朝②和政子的墓。踩在那成排粗大杉林间的石垒上，记得我不经意间突然叉腿站住了脚。定神一看，这才发现一旁就是佐佐木茂索在镰仓做寓公时的那座屋子，我曾上他这儿来过一回的。寿福寺虽是一座不大的建筑，但一种古雅之美，却从每一根经由精心洗剔，并且异常坚实的木料中，从其内部沁溢出来。伫立禅堂，抬头仰望时近暮色的杉树，那临风而立的树干发红的肌肤，望去浑若中原君的诗。葬礼虽已结束，但却不见有人送别，治丧委员的悼文，也因了杉林阴的疎冷，无形中显得寒冷。白色的菊花瓣散落在正待穿过花圈、挨近到来客记名簿边上的河上③氏的肩膀上。我站在那里，小林④氏挨近到我身边，向我致意说了声“谢谢”。身穿缀有家徽礼服的人们，聚集在薄暗的走廊里，也缄默无语着根本不想挪动身子，都俨然一副浑然不知缘何不想动身的姿

① 临济宗五大官寺。镰仓时代末期，北条氏决定以镰仓为中心，设立五山制，后在义满手中得以制度化。五山分别为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和净妙寺。

② 源实朝(1192—1219)，镰仓幕府将军，源赖朝和北条政子的次男。

③ 河上彻太郎(1902—1980)，日本现代具有代表性的批评家，与小林秀雄有同代双璧之誉。

④ 小林秀雄(1902—1983)，为日本现代不世出的批评家，也是作家。

态，在已届迟暮的阴天之下，唯有菊花的白色显得格外的鲜丽，脚底下渐渐感到了寒冷。

聚集在葬礼上的人们有：佐藤正彰、中岛健藏、大冈升平、永井龙男、深田久弥、青山二郎、中村光夫、河上彻太郎、阿部六郎、小林秀雄、岛木健作、菊冈久利、草野心平、伊集院清、林房雄诸氏，[1]为了诗心，挨个儿把脚印留在了墓穴里。

泥泞深陷处

落栗得安居

不经意间，井月那句美丽的俳句突然浮现了出来，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中原君的葬礼，跟这俳句正相般配。

深夜回到家中，京都的《茶道月报》寄来了，卷首的插画用的是一副牧溪[2]的柿栗图，这画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要说一生乞食不辍的井月写的落栗俳句，要说寿福寺的禅堂，便都有与这幅柿栗图相埒的一份出类拔萃的平凡。观赏良久之际，蓦然间觉得，人们对究竟是何物在促成一个个自我的成长这一点，其实是浑然不知的。而诸如自己意识到了的东西也许并未促成自己的成长，这样的疑惑则渐次转为强劲。这种想法实际上相当危险，而每个人头脑的一角，又无时无刻不藏匿着诸如此类的疑惑，则是不争的事实。而一旦观赏起牧溪的画来，这疑惑便于默然间变得有轮有廓，并强劲运作起来。我想，中原君对此大概也是最感困惑的吧？要是那样的话，人便成了脱缰之马了。

据说，来自中国禅宗和尚牧溪的这幅柿栗图，宫本武藏观赏过后，

---

① 均为横光同时代有影响的作家和批评家。

② 牧溪(？—1180)，中国古代画家，本姓李，名法常，蜀人，充临安长庆寺杂役。其水墨画作品曾对日本画产生过很大影响。

曾因之而发明了二刀流①。即便传闻有出入，看来也是一桩不争的事实。图的左半边，是缀着三片叶子，带斗壳的栗子，右半边则排列着四只柿子，光凭这，你便会恍然明白此图何以会给武藏的发明带来启悟的道理了。左边的栗子以强有力的写实再现了实物，右边的柿子则是一层淡淡的晕染，象征性地勾描着一种精神的端庄之姿，是道元所说的飞鸟似鸟，是自然与纯粹。端详着此画，我又油然想起了与此画毫无干系的另一件事。那是在巴黎那会儿，骤然间，小林秀雄氏和正宗白鸟②氏就刊出的《文艺春秋》展开了一场争论。针对小林氏思想当以挣脱现实羁束为佳的说法，正宗氏质问道，脱离了现实的思想，又好在哪里呢？委实是一场难解难分的论战。可是牧溪的这幅柿栗图，表示现实的栗子与显现思想及观念的柿子之间，则由一枚晕染朦胧的叶片紧紧维系，并由此构成了整幅画的主体。我读跟牧溪八辈子挨不上边儿的斯宾诺莎，发现他的困惑同样也是在柿与栗之间的衔接处。凭什么来整合和沟通观念与实体呢？依凭难以觅见，烦恼随处显现，而将之整合为一体的辩证法则是后世哲人的发明，这一发明与宫本武藏的二刀流颇为相似，似乎只是施以浓淡之笔，用以解释明了运动的精神。有一天夜晚，我攥住妻子，正打算跟她谈论一番兔子何以会撵不上爬在头里的乌龟的道理，妻子摆摆手作出不想听的样子，一边说，对不起，兔子比乌龟跑得快，自然会撵上。所谓作家，便是在诸如此类意想不到的时刻，于不经意间或无意之中，在一边琢磨着小说的人。托尔斯泰采用的是依凭信仰前去将观念和实体整合为一体的做法，但终因争先恐后而倒毙于路途。

遭到妻子虐杀的论点似乎还不止于此，而在我看来，那是出于对实体的厌烦。人在攻讦别人的时候，单凭自己的观念去攻讦别人的实体往往是无济于事的，唯有当自己的观念找到了自己的实体并紧攥不

① 日本剑术门派之一，最初也曾称作圆明流。

② 正宗白鸟(1879—1962)，小说家，评论家。

放时，才显得气势逼人。思想之为思想，究竟是向观念的过渡之物呢，还是由观念向实体的过渡，抑或是实体向实体的飞跃？我们的思考也并不在远离此一疑问的无限遥远的远方。

朝颜花开照人眼
我乃花前啖饭人

（芭蕉）

这是句写出了人被众多积集的观念搅得烦恼不辍情景的俳句。疲惫于自我意识整理，最终只得掷下手中的饭碗了事。武藏一剑不断正面刺向敌手，而高举过顶，紧逼对手眉间作准备攻击状的另一剑，却并非用以引起敌手发生错觉好将之宰获，而完全是为了防范自己。脑子里若是盘桓着“朝颜花开照人眼，我乃花前啖饭人”这样的俳句，那就只有让敌手痛宰剑下的份儿了。敌人往往不是他人，如果敌人是他人的话，世界上早就不会有这样轻松温存的场面存在了。要是政治对此也有所措意，那就好了。在真刀真剑一决胜负之前，武藏来到了神祇跟前，并未行跪拜之礼，就这么折身返回，那是因为动用两把剑的绝招显得奢侈，他觉得羞耻。对人来说，一个个长着两只眼睛，那还没事，要是脑门后又长了一只眼睛出来，那他来到世上，活到五岁就已阅尽人间世事，恐怕就不想再活下去了吧。

丰臣秀吉①攻打小田原城时，曾命利休②用竹子制作插花器具，行茶道之事。此时此际的竹制插花器具，即是闻名遐迩的“园城寺”，而

---

① 丰臣秀吉（1537—1598），统一日本，结束日本战国时代的人物。施政多因袭其前任主君织田信长，振兴和控制商业，确立税制，实行兵农分离，为江户时代的幕藩体制打下了基础。曾遣兵入侵朝鲜。

② 千利休（1521—1591），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出身于富商家族。筑草庵茶室并发明极为注重简素静寂境界的所谓侘茶。曾先后奉侍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后因于大德寺山门安置自己木像等，惹怒丰臣秀吉，被命自刃。

所用之竹，实即来自正遭攻打的北条早云①的馈赠，北条砍伐韮山竹，原是进呈给丰臣秀吉的，可能为秀吉所不喜，故而被利休要来用在行茶道之事上了。后来这竹子便流落到了京都茶人名叫家原自仙的手里，名古屋茶人野村宗二辗转反侧，急欲一瞻风采，请求拜见，得到的回答是，须等到来年才行。好，挨到明年，对方说，你来吧，宗二欣然前往，一看，自仙庭院里的修竹早已砍刈殆尽。据说，其后自仙家道中落，贫困交加，遣人拿上这具竹制名器，上江户深川的冬木小平治那里，说，本该值千两金价的，让价到八百两，想让您给买下。于是，冬木默然未作一语，打发自仙派来的人裹上那竹制插花器具回京都后，便立马差遣自己的侍者携金千两，由江户接踵赶至京都，神情谦恭有加道，此行是专诚为请得插花器而来。我很想替这段佳话缀上诸多的解释，但诸如此类的玩意儿，近来是会被当作奢侈的游戏而让人给赶尽杀绝的，这已成了程式，成了逻辑。

插花花筒里边，将最上不了台面的竹制花筒视为最昂贵之物，这种茶人，想来似可看作我国文化绚烂之极所能带来的结果，不过，于此也可见出日本自然主义之鼎盛。将嘲弄一切的气度掺入喝茶憩息之中，所谓的满不在乎，所谓的不正经，恐怕整个儿也就是因为困窘于实体与观念的游离，而不得不采用这样的方式，将困惑和苦恼呈现于日常生活之中的缘故吧。大阪人说话时，要是遇上别人说出难解其意的话，就会冷不丁地刺上一句："忒辛苦了您哪，说这难懂的话。"这边厢则马上满不在乎地回道："您说哪儿有赚钱捡便宜的事儿?"在头脑里让观念追逐不休的人面前，谁要是能冒出"您说哪儿有赚钱捡便宜的事儿"这样的话，那他就跟发明二刀流相去不远了。但即便是大阪人，

---

① 北条早云(1432—1519)，此处恐横光记忆有误，因丰臣秀吉攻打小田原城而投降并切腹的，是北条氏政(1538—1590)，那已是后北条的第四代，早云则为第一代。

也会有窘于应对的时候。那是方济各[①]刚到日本那会儿的事。方济各一见到日本人,脑子里突然就蹦出这么一句话:"汝等恶魔啊,信奉上帝吧!"听闻此言者皆作大笑,方济各又道:"那就去见上帝吧!"人们便追问他:"上哪儿去找上帝?"方济各回答道:"看到空气了吗? 那创造并赐予我们空气的上帝,看到了吗?"生性敏感的日本人没有举头朝天,他们都被问倒了。此番简单的问答,由九州向京都攻掠而去,一路所向披靡。而到了昭和年代,唯物论逆风劲吹之际,好比"喝上通酒,你看吧,精神变啦!"这样单纯的逻辑,同样也在当时的知识阶级那里所向披靡。将竹筒视作最昂贵的插花器具,不惜一掷千金前去索求,此一日本人的观念,便是把凡事皆可作满不在乎状的气度,最大限度地置于感觉之中进化而来的。但时至今日,日本人不会再让酒啦空气啦给骗倒了。如今让人上当受骗,使人徒增烦恼的,已是被人称作终极概念的理性之狡智。斯塔夫罗金曾用数学形式表述过。

我以为,跟理性的狡智争斗得最为激烈的,最终恐怕要算是日本人了。山中鹿之助有茶狂人之称的主人给了他一只大海茶罐,他把它挂在了脖子上,辗转奔驰疆场,至死不曾解下来过,这便是与理性狡智展开格斗的一种身姿。笛卡儿似乎说过,无论何时,我们都得将 Gethsemane 的基督教祈祷继续下去,然而,如今我们又是在为什么祈祷呢?应允让人一瞻插花器具的家原自仙,却将庭院中的竹子悉数砍下,那是他在向自然之神作祈祷。端庄圆满的古希腊的覆灭,正是出于政党的狡智所图谋的数不胜数的分裂,而不见有人出来弥合统一,最终未能出现将信赖置于狡智之上的弥合统一者的身影。我想,未能拯救古希腊,那是柏拉图唯一可供人诟病的地方。而如今更多的人们,赖此所做的,则是在为失去的理性狡智的施展术而祈祷。冬木小平治为叫

---

① 方洛各(1506—1551),原名 Francisco do Xavier,西班牙人,出身贵族,耶稣会士,1541 年由印度遍历马六甲等地,于 1549 年抵达鹿儿岛,至日本各地传教,1551 年前往中国,旋即病殁于广州附近。

价八百两的竹筒耗资千两，遣侍者自深川赶至京都，实为继自仙之祈祷而祈祷。我们观赏着柿子和栗子的静物画，便会联想到生命争锋的两把剑。在观赏欧洲的静物和东洋的静物时，那观赏之眼，在观念的深处便已大相径庭。

我得到过一套十二卷本的号称花道全集的插花的书，当时便曾浏览一过。花道起始于圣德太子之前，而像如今这样分门别派为无数流仪，则还是明治四十二年以后才有的事。在可以称作日本的艺术的东西里边，我想，是找不出第二个单纯有如花道者的，但就是在这独一无二的最单纯之物身上呈现出来的分裂之姿中，有着我们不能无视的东西。在由天地人三位一体构成的井然完整的象征体系里边，自明治四十二年欧洲写实主义入侵以来，甚至连花道的天地人趣向都发生了向科学的趋附，花道的象征，最终转向对现实的一味追逐，以至盛花①成了将野花就这么顺势扔进花盘或花篮里便算了事。明治中期，俳句写生主义在发现了精神意义即渗透在事物本身之中的同时，便一路开始了自己的堕落，而花道也未能免俗，紧随其后趋向写生。将生于山野的花和枝叶，以保持其原生态的方式采摘下来，是之为写生，这种对自然如此彻底的用心趋附，花道不再着意于它的用心，业已变成了所谓自然即艺术的 Reportage② 式的唯物主义，变成丧失了用心的用心，成了 Surréalisme③。我们喜爱彻底的东西，这是事实，但彻底本身通常是有界限的，无界限的彻底，则是超现实主义的无生命的方法。我把意识到现实与观念的极限，看作一种最为健全的心理素质。

眼下谁都不甚分明之事物中，最重大的一件，便是存有这样的疑问，即人之心理究竟是因现实而发生，还是由观念而来？科学、哲学、文学最大的困难，全都汇集于此，并且所有的论争，也可以说起因皆潜

---

① 插花之一种方式，指在盘子或篮子里插满鲜花。

② 法语，意为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

③ 法语，意为超现实主义。

在于此。误认观念和实体即为同一之物,与意识到它们之间的不同的知性,这盘踞于我们脑中的两者,以及物与人之间的界限,这一今生今世让我们受尽折磨的怪物,其真实原形也是我们所无从解明的。我们都得像武藏那样,非发明出二刀流剑法不可。武藏面对充满了对神祇的祈愿的自身所感到的那份羞耻,那不过是他内心怯懦的一种表露。

过去,我对自然的极度傲慢无礼竟一至于此,不过,这也是亟愿洞悉自然的我的观念的所作所为。人对自己的观念的疏远要甚于对自然的疏远,唯有看到自己是怎样在抵抗着自然的,才有可能洞察到人类意志的强弱和人类存在的理由。有时我会生出这样的念头,要是自己最终让自然给击败了那就好了,作此念无非是想从中弄明白,输给自然,那又是怎么个输法?我所写下的东西,无不都是此类输法的罗列。我虽然做梦也不会去企望自己这样的心灵里会有什么杰作诞生,不过,唯有二刀流剑术,我好歹还能有所感觉。凭我这样的头脑和手腕,从事政治只会显得愚不可及,可愚人千虑必有一得,人也不能把绝望给绝对化了,我想,无论如何,人都得与自己抗争到底才是。

我家附近有个蔬菜店铺,我想世界上再也找不出有比这家店铺的男人更不幸的男人了。虽然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可一旦提笔涉及此人,便不由得会想到,随便什么阿猫阿狗的,跟他比起来,都会替自己感到幸运,总而言之,会觉得自己是人生命运中的英雄。我曾就此人写过一份备忘录,还一直未曾拿出去发表过,可此人今天死了,我不由得舒了口气,心里觉得仿佛掉了块石头似的。此人是突然患病死去的,可对这一下子夺走了他生命的突发疾病,他却未有过丝毫异样之感,在他那里,观念这东西,始终不曾拥有过蹂躏肉体的权力。

笛卡儿真正自觉到了这一点,人在自身所拥有之物中最看重的是直觉,人因拥有这样一份直觉而变得微不足道。伦理只能发自此心之内在,舍此别无他法。——对备忘录稍加留意的话,会发现它绕来绕去在不断记述着的,其实往往只有一件事。这唯一的一件事儿,便是

想方设法对自己提出质问并加以规劝:何以要回避自己的愚蠢,并图谋从这种愚蠢面前逃离开去,以及无论动用何种计谋,你都将无从逃避这种愚蠢。要不是有人要我写,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愿写这劳什子的。我最乐意做的是赞赏人类。可以说,我从根子上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现实主义作家的根性。为此,我常常很想去当一名心地最为善良公正的警察,这个心念甚至要比做一个艺术家还来得强烈。自打母亲把我生养在这个世上起,我便嫌厌虚无。任你再怎么了不起的思想,要是没有母亲,自然就不可能有这创生思想的人物来到这人世,并且这样的人也绝不可能看到自己从母腹中脱胎而出的情景,这样的人对虚无发出赞美,那也只是停留在对此有所憧憬的理想主义的范围。在有人发起战争时,将之拂向一边,镇静地拿起笔来,这样一种气度,固然是经由万事不足以扰动其心境的观念训练所带来的结果,但其实还有某种不为此世之人所知的东西贯穿其间。战争当头之际,心胸不为所震慑并秉笔疾书的福楼拜,其笔尖的蠕动又有谁会愿意去见识呢?人们总是漫不经心地制作着他们的流言。神圣之物在流言中现身,流言遂成了一种正儿八经的东西。所有正儿八经的东西,均为神圣公明之流言。

地球上肯定栖居着这么一个类族,任你什么地方的国民是在打仗还是在和平度日,他们总在设法获利得便宜。这一想法纵然是出于人们的空想,但唯有这空想肯定是作为事实存在着的。谁见了都会知道,理性的狡智宛若鳗鱼之脑袋,你越是想攥住它,它便越往前窜,让你一无所获,这就是知性的本能。——人们越是对之羡慕向往,这尾鳗鱼便越是从实体世界和观念世界两端汲取养分,茁壮成长,这便是它的诀窍。无论你是屈服还是对之展开反抗,得利赚便宜的都是你的对手。此一族类肯定从太古时代起便已得知,人虽长有两眼,但其实能看见的只有一只,以及地球是圆的。唯有政治不明此理。历史则是一种以两眼看圆的几何学。而对这圆和眼之间的距离作出评论的,在

我看来便是文学。再也没有比距离更能搅得人脑子发疯的东西了,比起时间的延长来,距离展开的空间致使我们的脑子备受折腾,而两眼之间的距离,更是形塑了我们看的性格。如此想来,在我,一切皆可由数值得以明了。说到小说,即便最蹩脚无聊的小说,也有着将人类从数学中拯救出来的功用,故可称之为奇迹。没有祈愿,自然不会成就一部小说,即使再拙劣的小说,也无从逃脱这一范例。问题只是秘密地存在于我们自身的处置之中,我们究竟该于何处祈愿?以及如何祈愿?

我们所值得夸耀的,是在对救赎已感绝望那一刻,所生成的某种光明,单凭这,就不会给人以绝望。精神之物必定会留存下来。我想告诉我的孩子,不管你遇到了什么,也不要只作绝望之想。



欧洲纪行

二月二十二日　（家信一）

现在离开了门司。人很疲倦，无心写信。船很平稳，觉得挺舒适，但脑子却昏昏欲睡的样子。暖和得想脱去外套。在客厅里心不在焉地写信之际，突然让日本海刮来的贼风弄得咳嗽起来。感冒似乎还没好，慌忙躲到贼风刮不到的地方，手里还捏着笔。

这之后寄出的信希望保留着。届时，我会把感受都写进信里的。我担心途中携带着会丢失，编了号，希望保存起来。可什么都还没写是不是？但我打算把船上心理的迁移、自然的变化以及自己的心情，日后作一番比较。

昨夜听事务长说起，有七名自伦敦来日本的男子，其中有个因为想念祖母独自回去了。说是非要一个人回去不可，伦敦家里人也拿他没办法，就这样独自回去了。以前也听说过这样的事，有个不知什么地方的日本女子，周游世界后归来，船一驶进横滨，便扑通一声投海自尽了。

没日没夜绕着海转，要是心存烦恼的话，或许会有这样的事。这算不了什么。

和我一桌就餐的有四人，高滨虚子①和他女儿，轮机长上田纯一和我。

二月二十四日

上午九时半，抵达上海。刚踏上朋友今鹰家的楼梯，有人在下面大声叫喊，一看，是山本实彦。太意外了，本想下去说说话，但因为还没跟今鹰寒暄，就依然上了楼。喝了杯茶后，去楼下的内山书店。书店里，鲁迅和实彦以及内山书店老板三人在。鲁迅因为赶写《改造》的稿子，从昨夜起一直没睡过。苍白的脸色，胡须浓密，牙齿长得很整齐。他邀我一起上南京路新雅饭店吃饭。

出发。因为疲劳，上海的事日后再说，日记就从香港开始写起吧。

天花板
映着潮骚的昼寝呵

二月二十六日

报传东京发生暗杀。还是清晨。船过台湾海峡之际，一群玩甲板高尔夫球的年轻船客，把暗杀的报道拿到了已决出一局胜负的场地上来。一起面罩愁容，惊叹了一声。沉默了两分钟后，一个说："来吧，接着玩吧"，于是又一下子龇牙笑了起来，把一切忘在脑后，拿起球棒开

---

① 高滨虚子(1874—1959)，日本俳人，小说家。曾从正冈子规学俳句。子规殁后，引领俳坛的碧梧桐主张俳句新倾向，甚至发展到要求打破俳句的铁则(即十七音和季题)。虚子挺身而出，由小说界返身俳界，疾呼复旧，与新倾向对抗，自称守旧派，提倡俳句要平明，要有余韵，同时提倡写生。后桃李满天下。1927年庆贺他一手创办的《HOTOTOGISU》第四百期时，因高唱"俳句是花鸟讽咏的文学"而俳坛云从。小说有《风流忏法》、《俳谐师》等。另有《定本虚子全集》、《俳句五十年》、《虚子俳话》行世。

始击起球来。我在一旁看着，心想，原来是这么些人。

二月二十八日

阴。早上八点抵香港。港口的景观兑现了旅行的福分，因而觉得心满意足。这一带已经下着春雨。随风起伏的盛开着金黄的花朵——乘汽车环香港岛兜了一圈后，戴着口罩，上街散步。人们对我的口罩感到惊恐，离得远远的，小孩子则追逐着看，站着说话的人也止住了话头，惊呆地张着嘴巴。接下去遇见的人会做出怎样的表情呢，一路看去，尽是和前面一样的表情。总之，香港的中国人要比上海人显得灵敏和活泼。

春雨呵
偕乞丐一同赏海

乘车绕岛一周的中途，车子出了故障，在山中停了一个多小时。修车的当儿，下车俯瞰港湾。树叶在强劲的风中翻飞。脚下，正赶上当时日光照在海波上，极美。说是车不行了。束手无策，从小贩那里买了蜜橘，边站着吃蜜橘，边作俳句。一辆车子驶经此地，一看，是高滨虚子和女公子。虽招呼了声，但已经迟了。无可奈何，只好再作俳句。中国人用装在竹竿端的钩子钩住树梢上的枯枝，把它折下来，用来烧火。

枯枝坠落间
驶过数只船

香港建设经营了八十年，全岛是长满了郁郁葱葱树林的山。八十

年前是光秃秃的山。依山而建的石阶,呈现出建筑之美。据说香港的夜景为世界四大夜景之一,但我赞赏它白昼的景观。

新叶翻飞

九龙高耸之波峰

船左右摇晃着前行,脑袋变得朦朦胧胧的,无法继续写下去。船偏倾到左侧时修改好的文章某处,船朝右偏倾时就变得不妥了。脑袋真是奇怪。

外边,双眼触及处尽是海。水平线位于足有两尺高的窗门当中,一个劲儿满窗门地忽上忽下着。

在国内曾以为是有趣和豪壮的东西,随船行进,便渐渐觉得无聊了。价值的变化是和距离成比例的吗?

有个美国富豪搭乘这条船,臂肘支在甲板栏杆上,和长谷部少将交谈说:日本把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拿下来,别的国家是不会吭一声的,应该早点拿下来,只是干的时候别大声嚷嚷就是了。

一个八九岁光景的英国男孩喊我玩高尔夫球。甲板上空无一人。两人一玩起球来,小家伙遂对别人要求很严而对自己则很宽容,但在和母亲进餐时,却给母亲让座。

船抵香港的早晨,两个中国通英国记者来访,彬彬有礼地对我提了不少问题之后,以直立不动的姿势一道致谢:"Thank You."

要是新闻记者不注重礼仪,那这个国家的文化就绝对上不去。让老百姓害怕的新闻记者增多,表明了文化的下降。

船上的故事:

伦敦有个英国妓女,专做日本人的生意,这中间攒下了八十镑钱。到老了,却没个孩子。她的口头禅是:"我有八十

锈钱,这全是替日本人攒下的钱,到我死的时候,把它全部交给日本人的俱乐部,请他们用于有益的事情。"她把这话写进了遗嘱,并时常把这张遗嘱揣在怀里。

这是前伦敦总领事米泽氏亲口对我说的。

香港,二十九日清晨七点开船。冷。据说再朝西便是穿夏装的天气了,可我却想穿大衣。这些天,一直到南洋,气温正在改变着。

这一带岛屿很多,全是少年时代读过的冒险故事画上一样的岛。听说海盗的大本营也就在这一带。我想,这种形状的岛屿一多,人自然会想去过海盗的生涯。

三月一日

直到昨天,还有身穿大衣的,可今天却变得有几分燠热了。正是入梅季节。船行驶在印度支那海面上。离开上海后,几乎没再见到过太阳,云也总是这般浓密。海很辽阔,云也很辽阔。接下来的日子要尽是海的话,就会产生不出旅行之感。一味置身在缺乏变化的海上,失去了冒险的意味,人就感觉不到生存的价值。平稳大船上的船员要比小船上的船员容易晕船,便是因为不常碰得到剧烈摇晃的缘故。客厅里的桃花渐渐凋零了。

船舱里
但见桃花巡游二三日

人们常说,欧洲航线上,至马赛这一段船上生活,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乐园。也许确实如此。可这是一段多么寂寞的日子呵。虽然我和船客、船员们几乎都交上了朋友,但船上总有什么东西让人觉得不

满。我尝试着多方寻思，发现那便是唤作孤独的东西。人类身上无限制地奢侈地生产着这种东西。

三月二日

晴天。头一回见到太阳。相距四英里左右，望得见印度支那高耸的群山。船上已换上夏装。马上就要到达赤道了，却还觉得凉。我仍穿着夹衣。一支演习舰队驶近赤道时，士官将望远镜递给底下的兵士，逗笑说："怎么样，那边已看得见赤红的一道线了吧？那就是赤道。""是的，看到了"，有人回答说。船距赤道水平线还有六英里。听说了马六甲海峡的种种神秘，真想快点见到。佐藤次郎跳海处如果真是那儿的话，那么当时那条船也就是现在这条船。夏利雅宾[①]坐过的也是这条船。事务长告诉我，他还留着点跟夏利雅宾要来的上等伏特加酒，这就是，说着给我倒了一杯。一沾嘴唇，觉得有股兽类的气味。

欧洲航线的船客，就像是去哪个学校进学似的。第二趟走这条航线的，我们称其为先辈。不分长幼贵贱，新生带着新生的激动，倾听先辈的意见。好些人对各位先辈的训诫觉得饶有兴味，当作绝对可靠的话加以采纳，让这些话卷进去一次之后，戒备心便消失了。只有一对夫妇船客在自行轮流当投球手。在这个世界上，无法录入笔下的事是如何丰富地存在着的呢，真是不可估量。

上次去上海是昭和三年，这次去已相隔八年。上次去时，白俄几乎都沦为了乞丐和卖淫的，过了八年，他们已在法租界的一角建起了堂皇的街市，他们都是靠自力更生，靠自己妻女卖淫所得的钱来建造的。

猎户星座几乎悬在头顶上。这星座要是悬在正上方的话，便是已

---

① 夏利雅宾(1873—1907)，俄国歌唱家，曾被誉为世界上声音最洪亮的男低音歌唱家。

抵达赤道的标志。明天是三月三日女儿节。

女儿节
指看头顶猎户星

给日本拍了个电报。船只要不进港，不管哪里电报费一律为八十钱。当天收到回电，平安无事。第一次穿上夏装。我是最后一个换上夏装的船客。

故里报平安
更衣换季

这艘箱根丸轮轮机长，便是时常上报纸的上田纯一氏。这是个受邮船上三分之二职员拥戴的人，和我同用一张餐桌，是俳号楠窗的虚子氏的弟子。说话虽很呆板，但听着听着，会不知不觉感到呆板中包含着的有趣和深刻。航行去欧洲已是第二十六回，时常向我说明横滨到马赛这段航程中的心理变化。他统计过，离开东京时应酬送别积下的疲劳，要一直延续到新加坡。我身体也有点异常。桃枝上的芽儿爆大了。

女儿节
桃枝爆芽竟淡忘

从上海到新加坡觉得格外漫长。这中间经过的几乎都是未开化的国家。一想到还将有三倍于这段路程的未开化地区将一直延续到马赛，便觉得战争的发生不是没有道理的。谁会对此漠然处之呢？

三月三日

女儿节。举行海上俳句集会。我有三句俳句被虚子氏选中。

故里报平安
更衣换季

Camranh 岛
换上浅黄当令衣裳

更衣换季
遥向椰树致意

是晚感冒了。

三月四日

清晨八时，抵达新加坡。乍一看，港湾很平常。我们的想像全落了空，连下船上街的兴致也没了。可下了回船，感官便受到热带特有景物的急剧袭击。

花的袭击。香的交响。文化的错杂。植物的丰饶。新加坡人说，这样暑热的天气近来还没有过。今天是马来人过年，故而放假。土著居民衣着崭新，五颜六色。询问一棵树，说是雨树。

雨树下
鲜红花衣衫

打听一种红花，回答说是佛桑华。

水牛车归来
佛桑华

经由缀着大红花朵和黄色花朵的绿化道，前往 Johore 王宫。椰树在这里相当于日本的松树。国内看到过的这种植物，仅是羊齿而已。它有火焰般的花团，称作火焰树。骤雨般的椰子林。

椰树骚动不安
宛如雨水骤下

参拜伊斯兰教寺院，顺便去参观橡胶园。以每小时四十英里的高速走了三四十分钟，其间两侧全是橡胶林。酷似红叶季节。橡胶叶呈红色。香料的气息突如其来从林中袭来，像是种着沉香木。

士乃道上
香风穿越橡胶林

抵士乃，奥田氏掌管的橡胶园（奥田氏是船上结识的朋友）。椰树、橡胶林中的一幢房子是事务所。在这里歇息。养有皮肤皲裂有如谷垣的鳄鱼，在盛开的花下，看门人用木棍捅鳄鱼。

鳄鱼震怒
上缀红花蔓须

喝椰子酒。切开椰子顶梢的嫩芽，从那里边出来的酒。色和味都

酷似 Calpis,[①]但热乎乎的有股很浓的气味。为了取酒,马来人像猿猴似的爬上高大的椰树树梢。爬椰树时,土人要斋戒沐浴一番。

由士乃的橡胶林返回,看了 Johore 王宫的苏丹墓。印度素馨花的香气漂浮在门里边,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浓香。王妃墓上,撒满了花香浓郁的鲜花。

苏丹王妃墓畔
亦见蔷薇花绽

穿过新加坡街市,在郊外的玉川园吃午饭。椰子地连接着退潮的海滩。各国人的服装里,中国女子的服装最漂亮。我现在才意识到,没有季节变化的东西,好比书面语言,是最经济的。

骤风劲吹芒果树
云峰疾速过

游客 Penang 行
花妍染唇吻

花名多得写不完。要在新加坡除去鲜花的话,那份劳累简直就是下地狱吧。从国内乘船来这里的人似乎只会对鲜花感到惊讶,觉得这里就是人生的乐园,但对长期居住在这里的人说来,鲜花却什么也换不来。据说,“马来”一词便是流谪地之意。

在新加坡的日本人,是被父母中断了亲子关系的人呢,抑或是失恋后聚合在这里的?谁都知道,马来文化是以橡胶为中心发展起来

---

① 日本的一种乳酸菌饮料名。

的，但由此，土著人的痛苦却莫名其妙地增加了。土著人本来并无自然物资、衣食住行之忧，文化入侵后，鞋子、衣服、帽子等等都得靠购买，可近来橡胶价格下跌，文化当然不会随价格下跌而下跌，在生活能力膨胀之时，可供使用的东西却仍旧只有这么一些，土著人确实感到痛苦，而物质上的痛苦自然不会不对精神产生影响。这里土著人的最大理想，是去参拜麦加①，尽快领取一份不再执著于物欲的证明书。

对无须担忧衣食住行的未开发地区的土著人来说，取得无欲之证明，大致不是什么难事，只需攒下前去参拜麦加的费用。用攒下的钱去领取无欲的证明，回来后，以无欲作为终生的自豪而终其一生，其人生简单极矣。可是文化的入侵却始自鞋子、帽子，即便前去参拜麦加，他们也离不开鞋和帽。买一双英国出品的鞋子的钱，足够买一身日本出产的鞋、帽、衣。这便构成了这样一种现象，即，是日本在刺激起他们的物质欲望，支撑着文化。

英国政府在革新通货制度时，似乎最初总是先在印度应用和实验。因为应用在未开发地区土著人那里，反应最为明显。当今英国最出色的经济学家，都是曾分别在印度任职过的。日本的实验地则是满洲。

晚上俳句集会。出席者均为虚子氏的新加坡门生，有二十人，我也滥竽其间。我的俳句得十二分，名列第四。虚子氏从我的俳句中挑选出下面两句。

水牛车归来
佛桑华

鳄鱼震怒

① 伊斯兰教主穆罕默德的出生地，伊斯兰教徒的圣地。

上缀红花蔓须

得分最高者是上田楠窗轮机长。十一时结束。《日日新闻》特派员柳重德氏开着自己的车送我回船。柳氏有几分醉意，开车不安全，但因为是个让人产生好感的青年人，我有心把生命托付给他。月亮冲天升起，好不清凉爽快。车子疾驶在高大成行的椰树树干间。

三月五日

中午，船驶离新加坡，进入马六甲海峡。晚九时至十一时光景，佐藤次郎一事成了酒吧间的热门话题。因为佐藤正是这个时辰投的海。船长讲述了当时的惨然心情。听侍者说，当时在场的一位英国乘客现在也正在这条船上。

据说是从后面驶来的一艘英国船发现了佐藤浮着的尸体。我虽未曾与佐藤次郎作过交谈，但在资生堂，在他身旁一张桌子上，和常常沉默无语的佐藤次郎一起坐过，见过面，那还是他动身前几天的事，身上绕着的两个小艇造型的金属佩件（重十贯①）不见了，原因谁也不清楚。这一带明天所要经过的这段海峡，有魔海之称，据说蹈海者最多。海面平坦如镜。闷热。夜半，我独自伫立在佐藤次郎蹈海处，向下俯视着。就这儿没设栏杆。转眼间，脚便将滑入海中。一阵目眩。原来是这样。

三月六日

清早，晴。渐渐进入魔海。波涛不兴。其时一群海豚出现在舷

① 日本旧时的计量单位，一贯为3.75克。

侧，左右翻腾，逆转，跃起，扭动身子，一次又一次表演着，间或也出现庞大的鲨鱼肚子。

当天下午四时，船泊贝宁[1]港。这地方恐怕船客中谁都没到过，但对我来说，它却是我到过的上海、香港、新加坡诸地中，最惬我意的地方。大概是傍晚了吧，空气清澄，街道闲雅、静寂，整个城市俨然一家公园。树木繁茂，建筑优雅，花的品种与新加坡一样繁多，真是雅致可掬的城市。虽然几乎没什么名胜，但在我看来，却无处不是名胜。

贝宁的事尚不大起心想写。所喜欢的就是这个，并不为什么。作者把自己家里发生的事写进小说，无异于遭罪。梦幻般的事，写出来那就变蠢了。

我穿的这身夏装，在东京，穿的人不会超过三个，是用搀入印度蛔蒿的粗麻布缝制的。最早看出来的是新加坡一家兑换所的马来人。他瞪大眼，用指甲挠着我的衣服，感叹不已，因而引来他的同事围观，都吃惊称绝。到了贝宁，替我指路的马来人突然又对我的西装感叹得叫出声来，“太绝了，太绝了！”一迭声惊叹。在船上，一对英国夫妇站在我身后，一边看我的服装，一边赞许道：“嗬，手织粗毛线织物！”可这衣服衣料才花了一圆五十钱，缝制花了八圆。穿去原产地科伦坡的话，印度人一定会说，什么东西呀，也值得这么看。此时起，又增添了一桩乐趣。

三月七日

晴天。开始进入印度洋。已看倦了海，故而即便来到了以前期望着想见识见识的印度洋，也什么感觉也产生不了了。但疲劳渐渐消除了。有消息说，广田内阁产生了。渐渐强烈地意识到，陆地上的事便

---

① Benin，地处西非，南濒大西洋，西北、东北与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为邻，西与多哥接壤，东与尼日利亚交界。

是陆地上的事。谁都觉得此事与我们不相干。

去欧洲的路线，是绕道美国，还是经由印度洋，抑或穿越西伯利亚，曾疑惑过。现在绕道这里，觉得非常上算。

绕道印度洋，便是依次从未开化的地域向欧洲文化的顶点走去，就好比是经由漫长历史走向现代这一历程的再现。欧洲人借此产生的丰富实验，首先在这个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是欧洲人，这样的游历便成了一场历史的逆向迁移，所以我不得不说，在亚洲，幸福无处可觅。所有实验中，方法是关键。欧洲人由于位置的关系，造就出了难免会把方法搞错的人。我觉得，此事是此次航程中，最先意识到的至为重要的事情之一。

进入孟加拉海湾。真正的魔海，便是这一两天里边所经过的洋面。人的心理在这里变得很奇妙，意欲蹈海者都是在此蹈的海。二叶亭①也是死在这里的。航行中，船员间发生的一次最厉害的打闹，也是在这里。据说，船过了这一程，人人便会举杯庆贺：呵，没事了！真是太好了！

夜半，一俟人们安然就寝，遂起身上甲板看看。悄无人影。浮云朝着船航行的方向以同样的速度奔走着。月光皎然。此际，人变得最为单纯。在大海上走了两个多礼拜，已经不把海当海来看待了，而把它看作无比安全、平坦温和的大地了。

我因为信赖什么才伫立在甲板上的呢？脚下只有咔嚓咔嚓响着的轮机声。这样单纯的情景，有过吗？此时此刻，任谁都会成为五花八门的哲学家的。波涛、月、云——我猛然想起了，长谷川的饭桌一隅，串戳着五香菜串儿的人们的脸。现在，要是我出现在这些朋友面前的话，说不定他们会呆呆地犯疑：此人还活着？是返回好呢，还是继续前行？现在旅途正好走了一半。不管转向哪边，要都是一回事的

---

① 二叶亭四迷(1864—1909)，日本小说家。1902年曾赴中国任北京警务学堂事务长。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浮云》和论集《小说神髓》等。

话，那肯定有人会想，干脆就朝这海里一头栽去吧。海上的怪异念头中充满了与陆地上的怪异念头相反的错觉。海上的理智，不过是借陆地理智而形成的不安定之物。此外，唯有茫茫苍云般的真实。触及到这一点，决意赴死也就不是难事了。的确，这一感触是近日不可思议的恍惚状态的延续，是一场没做完的梦。我的全身尽让这些莫名其妙的吁叹给缠住了。

海上袭来的感觉，对如同携上船的行李一般的陆地理智，时时构成了批判。在这里，不是理智批判感觉，情形是颠倒的。要是每天遇见的是这种眼神，人便会发点疯。携着夫人，或与友人同船，就跟要把国内硬拉在身边似的。我想，他们是不会理解我的这种感情的。

尼采在《瞧，这个人》里说，人因为正确而成为狂人。但我觉得，我是因为某种单纯而成为狂人的。究竟是复杂的人成为狂人呢，还是单纯的人成为狂人呢？制动器这东西，越是好机器就越得装上几个。

现在，我很清醒地意识着自己的意识。恐怕不打算再像陆地上的人们那样变幻不定了，可或许这跟一个醉汉自认为自己是对的没什么两样吧。一想起陆地上的人们每天在报纸上吵吵嚷嚷，就知道不会有什么好事，那确实会令人发狂。

如果不离家在外，那么对家的批判就不会公正合理，如果不离开陆地，那么对陆地的批判就不可能公正合理。要是这样的话，那么来自海上的心理批判，对陆地上的人说来，或许不失为一种公正得当的批判。这里出产的一种新鲜水果倒捻子(Mangosteen)，有一股搀了牛奶的石榴味。

我的脑子突然触摸到了一种以前从来不曾思考过的东西。但人们的世界观，仅仅是陆地上的世界观，并且，人类的争斗是否即起因于对海陆心理中的某一方的偏执，这谁都说不清。海运业发达的国家总是成为世界强国，这大概是陆地理智所无法统一整合的海洋热情所致吧。大海和陆地，是神祇为了蒙住人类的眼睛而巧妙设置的。

清早起床后，彼此寒暄过的船客们，便渐渐默不作声地噘起嘴来。

是两个外国独身男女间的污七八糟事。其中的一个，在另一个面前路过时，偶然递了个怪眼锋，于是，两人很快便在当晚挽着胳膊，寻找起甲板上避人耳目的地方来。日本人一边猜测，一边在后盯梢。所谓的岛国根性，便是专门挂心着别人在做的事。

三月八日

晴。正值连日暑热，吃了油煎食物，胃发痛，一整日为之不快，真成了魔海了。这一带最叫人厌倦，可怕的厌倦。

三月九日

今晨，胃稍稍好了些，可喝了早上拿来的一杯咖啡，又马上不行了。这样子，我看在法国也是没法待长的，说不定两三个月后就得回去。船的左舷和右舷，房间里的暑热完全不一样。我住左舷，其暑热难以言喻，夜里难以成眠。

午后四时，第三次海上俳句集会。我因胃痛之故，写不成好句子，未存指望。一个俳句中虚子氏之选，得一分。

月下贝宁城
逼肖京都府

我喜欢的是下面的这句：

晴雨皆相宜
夏日面包树林

三月十日

应该是今天下午二时抵达科伦坡。胃渐渐复原了。魔海平安无事通过。红海比这里还要来得暑热，但愿能勉强敷衍得过去。去欧洲，还得承受这份辛苦，并且还得走比这长上两倍的航程。想去瞅瞅三等客舱的模样，可我现在实在碍难对三等船客表示同情。想尽量过得无忧无虑些，但五六十名印度人，却是在也许该称作四等舱的甲板帆布躺椅上过来的。看样子这是一帮很有钱的人。他们在甲板上自炊，在天幕下起居。各个等舱羡慕的对象其实是他们。

Ceylon① 岛和船一起行驶着，马上就到科伦坡了。眼中的印度就跟九州似的。住帆布躺椅的印度人都换上了漂亮的衣服，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他们是在这里下船，返回长久憧憬着的故乡。

三月十日

下午四时，船抵科伦坡。在这里，椰树就不稀罕了，就像在日本看到灌木丛一样。街上开着的花要比新加坡、贝宁美得多。街上并没看到有大象慢腾腾行走的情景。因为冒雨上的岸，到处都是张着或卸下的汽车车篷。若是来场急风骤雨那就好了，但它却不来。想买烟的话，准会让这里的烟贵得吓一跳。宝石店看了一家，也都是假货。街道很窄，很贫穷，商贩看上去不地道，很缠人。物价变得如此之贵。关税真能对人们心理产生这么大影响？要是那样的话，英国也该考虑一下。也许以前不是这个样子吧。

---

① Ceylon，斯里兰卡旧称。

国事蜩螗

绿叶葳蕤亦枉然

但是,我却见到了很美的景色。天空转暗,栽满树木的街上,瓦斯灯开始点亮的时候,突然,像梦幻似的闪光在天空“啪”地闪了一下,咦,那是美丽的夕照吧。描绘佛祖栖身的极乐净土的画,一点都没虚构。天空中尽是红色、紫色和金色在乱舞。树木、人的肌肤、房屋和屋顶都闪烁着光耀。就在你不禁哑然之间,黑暗降临了,这些地方重又回复到了在地上存在的模样。

夕照净土

仰望不及瞬息逝

在这块英国 Lancashire 郡①旨在向印度强行推销自己商品的土地上,日本商品的地位像瀑布一样一落千丈。关税是用来抑制推销的。土著民反对倾销。在这混乱之中,印度自身的工业发达起来,自己的产品急剧膨胀。英国的图谋在这里遇到了麻烦。谁也无法弄清楚的新问题连续不断地产生出来。这种情况,凭聪明根本无济于事。随你什么国家都没了主意。“顶住,除了顶住,没别的办法。”他们如是说。顶住,怎么个顶法?现在我觉得,思考这个问题,要比什么都来得有趣。事到如今,英国为它的聪明尝到了苦头。

在科伦坡,我的夏装不意让人给识破了。印度人彼此小声嗫嚅着打量我的衣服,其间一个男孩突然捏住我的衣服看,然后像是告诉大伙,他的猜测得到了证实。在大伙一齐嗤笑着瞅着我的当儿,一个热心人对我说着什么,那脸上的表情,多半是在说,这衣料在本地是装最

① 英格兰西北部的一个郡。

差劲的货的麻袋布。我一走动，尾随在我身后，触摸我衣服的人便越来越多，好像在说，要是这等麻袋料也能做成西装的话，那印度还有什么不能造的呢？我就像是沿路掷着炸弹在行走。要是这印度水泥袋布可以做成挺刮的西装的话，确实，Lancashire 也好，日本纺织品也好，恐怕都不成其为问题了，关税也压根儿不需要了。

三月十一日

中午，船驶离科伦坡。

这一带，美丽的海色呈绀碧色。海面像削去波峰似的平滑。

印度洋
飞羽不动鸟影息

由于太阳当头直射的缘故，这里看上去风平浪静。人的心灵似乎也以此为准。因与强烈光线抗衡，人们的眼睛都变得又大又黑，但到底不敌自然，眼睛遂变得像自然之眼一般光亮有神起来。只有这样的眼睛，才产生得了色即是空这样的虚无思想吧。日本长久地效法这种思想。世事转眼皆为空，把生命看得轻于鸿毛的观念也即由此而起。比起印度人对自然的强烈执著，日本人乃是自然极为古怪的猎获物。

三月十二日

在这没有季候变化的热带，在这日本的季感季语根本无法通用的外国，创作俳句之困难和矛盾，对此似有种种说法。我以为，俳句里没有季感季语就算不得俳句。但来到热带，就没必要在这里对刻画季感季语热衷到要去扭曲实景实感的地步。若不明此理，那么，便会出现

这样有趣的场面，热衷刻画季感季语的人遂将为理论负累得趴倒在地。应该让理论去顺从实际情况，懂得这一点比什么都来得重要。

三月十三日

晴。船客们越来越亲近了。有科学家，有军人，有领事，有公司经理，有董事，有官员，有经济学家，有法官，都是职业各异的人，却像一家团圆，消除了阶级、忘记了年龄、互诉心事地生活在一起。如此和美、有益的生活，在陆地上恐怕是不可能的吧。一点没错，欧洲航线的船上有着人生乐园的说法，说的便是这个。我第一次这么意识到。在桅杆和桅杆间挂上幕布，观赏电影。

明月十五夜
月悬银幕上

孩子到底是孩子。日本孩子也好，英国孩子也好，法国孩子也好，尽管是三种互不相通的语言，却依然随意地交谈着什么，从一清早起就在一块儿玩着。即使看着他们，也一点都不慌张，好生安静地玩着。要是有一个像孩子世界那样自然单纯的机构存在着，说不定哪一天，不再有战争的时刻就来到了。

三月十四日

晴。在阿拉伯海正中。

第四次海上俳句集会。我的俳句渐渐在变拙笨，似乎一入窠臼便会变得拙劣。昨天，相距两千米的海里，见到一座孤零零的珊瑚岛，名叫小鲤鱼岛。树木繁茂，白鸥成群。

小岛繁茂闻铃声
白鸥、珊瑚

那里有座灯台。守护大海里灯台的生活，昔日曾给予过我们梦想般的想像力，但长久以来，这种想像已然淡忘。就像三伏天晒衣服，见到藏箧中取出的旧衣服时的情景，不知怎么的，很怀念这份想像。掂量种种想像，觉得似乎还是照从前想像的样子生活着最好。想像能平平安安地过日子，这里边关键是平平安安。要是此刻抵达巴黎，我便无法平安而又从容地回味昔日的种种想像了。

三月十五日

晴。表每天要慢二十到五十分钟。今天，日本要慢五个小时吧。今天的海最为暴烈，波涛不断涌上甲板。要是不出现这种情况，航海就索然无味了。由于从非洲刮来的风和从阿拉伯刮来的风彼此交会，波涛呈三角状涌起。

热海掀巨涛
挺立之盆松

食欲旺盛而脚却变得僵硬。可头脑渐渐回复到现实主义。回想船经马六甲海峡时的情景，那时船客的头脑确实都变成了浪漫主义。人的心理，不管怎么确认自己是可靠的健全的，也始终会带点迷狂的东西。

三月十六日

晴。上午九时多，非洲东端的索马里一角出现在船的左边。起始

如同云一般，接下来有如披着雪的山峦，再接下来变成了不见树木的岩石山。果然是非洲的样子。断崖上设有一座灯台。从九时到十二时，这一壮观的景色一直在左舷持续着。初见之下发出惊叹的人们还没怎么好好看，便又去下将棋了。毕竟还是政治有吸引力。对将棋的癖好，使得人们对发生在群山那边的埃塞俄比亚战争置若罔闻。

从机舱里上来一位浑身油渍、司炉模样的年轻人，有船客手指索马里问他："那是什么岛？"年轻人回答说："船老打这儿经过，可叫个啥我也闹不清，去问上头有头有面的人就知道了。"

不识非洲为何物
司炉低声嚅嗫

晚九时至十时，登上最高处的船桥，寻索在日本看不到的星辰。与北斗正好相反的南十字星，还只刚刚露出海平线。随时间推移，海平线将这些天界的星座朝左向作同步的展开和旋转。星辰鲜艳欲滴。仰望上半小时夜空的话，一种太古的忧郁和新鲜感便会浸满全身。不经意朝下瞄了眼，我的胳膊正支在带着幽微光亮的罗盘上。指向正西方的指针不时随波浪一起摇晃，在约五分偏差的方位间来回摆动着。此际的天空上，清晰地指向南极的南十字星的斗柄正从左面海平线上升起。人类获得"地球是圆的"这一星象真是件值得惊奇的事，而我们这一辈，却另行栖居在一个毫无惊奇感可言的、沉闷迟钝的时代。尤其愚蠢的是，在我看来，值得惊奇的事是，这海水尽是咸的，是在如此巨大的水域中撒满了盐这一现象——这绝不会是没来由的。

苦咸阿拉伯海涛
人世末路欤

军舰上似乎有一种从海水中提炼净水的设备,但据说一喝这水,人都要下痢,而植物一浇这水便会枯萎。故而人只得忍着腹泻喝这水,而给植物浇淡水。多慈悲,多美丽的故事。听了这个故事,我觉得再也没有比这更能让我信任海军的故事了。

三月十七日

晴。今天是我的生日。船该在今天下午一时抵达亚丁。写到这里,不经意朝窗外张望了下,发现亚丁已在眼前。巍峨的淡褐色的石山,不见一棵树木。天空和山岩的色泽,似乎还是穆罕默德在世时的那个样子。感觉就像在梦里梦见过的酒的色泽似的。

船抵亚丁。亚丁整个儿就是一块有着铜版色横纹的巨大岩石,在奇峻的山峰之间,可以看到零零落落的古城堡,火烧后坍塌了似的。下船上岸。

似乎尽是不毛之地。城郭中有一口水井,这井要挖一千五百尺深大致才出得了水。这地方当然生长不了草木。井边,一土著民折下白花送我,"茉莉花",他说。嗅嗅花香,果真是茉莉花。说是附近种植的,这在阿拉伯土著民,不啻一种无与伦比的珍稀魔术。

有花牵情思
骤念故乡春

在一间小屋似的博物馆内,陈列着纪元前二千年的出土文物、化石。此地是阿拉伯的交通要道,是阿拉伯通向印度的最前端,因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阿拉伯文字

残留岩石间

低回留连不忍去

穿越对面的岩山，那边便是沙漠了。沙漠中的绿洲遥遥可见。

沙漠中有实物交换时代商队的屯所。从行道上，望得见一处与白色天幕相连的屋顶，以为那便是商队的驻宿地，其实不过是座盐山。巨大的风车旋转在盐山之上。风很紧。听说这里人心险恶。上岸时间催得很急，很快就起锚开船了，以致似乎只是闻了圈沙漠驼队的气味。暑热。

沙漠驼队行疾风

盐山沉睡中

竟然存在着这么一种人种，一旦离开这样的土地，便会无法生活，而这土地上几乎无法种植草木，缺水，暑气过甚，刮着热带风暴。岩石的峻峰，天空，太阳，城堡，都显得十分庄严，并且极为壮丽，有着生存在这里的人种所无法比拟的美。既然如此，人类不该利用这份自然，这只能是一味等待自己的衰亡。

满目山岩焦炙色

褫夺生灵城砦危

在夕阳的天空下，船驶离亚丁。红宝石色的群山像溶化流动在酒里似的。我突然意识到，所谓旅行，便是将你所到的地方的自然和人作一番比较。它的作用便在于此。但置身在如此遥远的红海当中，要是突然让你听到东京舞曲和谣曲的唱片，便会觉得像是被人扼住了脖子似的，会觉得那是谁在放唱片让我活受罪。没一处让人喜悦的东

西　所谓航海的潇洒,便是那故作镇静的谣曲。可遭受这种软刀子杀人的刑罚,谁又都只得忍着。对此含糊其辞,其实也不过是一种痛苦的表现。

三月十八日

我想,这个时候,东京那些无聊得没奈何的人们,就像是一群在安乐死去的人。

对自己的行为浑然不知,却又陷入过强的自我意识中的人,是与无赖的野蛮人最相同类。不看到巨大的太阳和无穷无尽的碧空,他们是不会低头认输的。

要是个科伦坡水夫,我会将他扔进海里去的吧。

三月十九日

晴。因为已临近自己的国家,外国人都显得兴高采烈。如果说日本乘客在船上至少还不曾有过我行我素的机会,那么现在总算有了付诸实施的机会。可以看出,神经衰弱的症候渐渐从这一带开始冒出头来。有夫人做伴的人都显得很精神。年轻官员们则在抱怨去外国公干是受罪,没什么指望。据说有个人觉得出国很不错,回家后,夫人又是替他庆贺,又是让他多保重,结果遭来上司一顿训诫:“注意!公务别马虎!”

天天只是闲逛,而船却在行进,所以我们似乎也算是行进着的人。某个担当重要职务的船客如是说。

也有船客这样说道:虽说人特意出生在地球上,但也许可以说无法绕它走上一圈。也有人突然发问:阿拉伯究竟是哪个地方的国家?谁都对之未加理会。有个从事棉布行当、常去各国游逛的乘客,豁出

去似的说:“呵,世界么,就是在犹太人、印度人和中国人中间转圈儿,那儿么,处处都是敌人。”也有人说:都在说挪威不错,所以去挪威看看,那里的驻派官员,就是减薪也还是不错,都是好去处。还有人说:他去过土耳其,在那里,游客自己不能花自己的钱。总之,身上的钱不准超过五镑。

因为说到欧洲,还以为是怎么回事呢,跑去看看的话,窄小得很,所以东洋出些麻烦也并不意外。也有人这样说。有个长久待在国外的人从智力上瞧不起欧洲人,理由是他们脑袋不开窍。

三月二十日

晴。红海到今天就结束了。明天的金字塔值得一看。与从欧洲返航日本的榛名丸轮交肩而过。这船和箱根丸轮分毫不爽(船长说)。船上挂着面旗帜,上书很大的祈求航程平安的字。两船渐渐靠近,众船客们手持旗子挥舞着。因为是久违了的日本船,所以相互狂热地呼喊着。突然,我身旁有人朝对面那条船喊道:“好好干哪!”于是对方狂喊着答道:“已经不行啦!”船转眼间就驶远了。对了,又得准备晚餐了。那之后便又是上床就寝。刚才见到的榛名丸轮,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夏日天空下
唯留红海名

三月二十一日

晴。每天的日期全都给淡忘了。跟人打听今天是几号,也大多是哎唷一声。日期这东西,眼睛既看不见,加上人在海上,也闹不清该逮

住哪里来记日期，更何况是在航行着的船上。

船正驶近苏伊士。右舷已望得见西奈山，左舷可望见埃及。穿越之际，脑子里充满了《圣经》的气息。赤裸的、乳褐色的群山绵延着，与拂晓中的两岸相连接。

摩西现身日

晨星不坠时

过苏伊士，关税为一条船单程五万圆。船客付的全部船钱，大致都花费在这税金上了。这里，光这一项就够麻烦的了。

本打算记点琐事，因为头痛，只得作罢。身体好坏，一拿笔就清楚了。

三月二十一日

下午三时，船抵苏伊士。在这里中途下船，去开罗观瞻金字塔。一行十四五个人。汽车在沙漠中疾驶了一百英里光景，道路要比东京至横滨的道路完整。车持续在五六十英里的时速上，这样的时速，路上有一颗石子，便会致使车子颠覆的。呈淡褐色的沙漠中，不见树木，十分荒凉。如此茫茫风景，已很难称作风景。通红的夕阳悬挂在我们正对面。有一支咏唱沙漠落日的歌，可日头除了坠落在沙漠里，还能怎么样呢。我们像一杆枪刺似的朝着夕阳迅猛前行。沙漠给看餍足了大海的眼睛以一种兴奋，可这一下又尽是沙漠了。开始时我很惊讶，但渐渐地，便什么兴奋感都没了。我意识到，疲劳正在给我以适逢其时的救助。

吮落浑圆太阳

天全成了夜色，沙漠尽头，突然出现了一座意想不到的大都市，那便是开罗。在这满目沙砾之中，究竟是怎样需要并维持着如此现代性的大都市的呢？真是异想天开的大胆——起初我是这样疑问着的。听说过尼罗河三角洲的肥沃，但会是如此却还是意想不到的。说是作为货物的集散地而建成的，说是作为一个国家的首府而建成的，或者作为世界上最为古老的人类聚居地而建成的，似乎都尚可质疑。想来，一定是远道而来、众多得远远超出我们想像的旅游者们，造就了这座都市。

物价昂贵，结算上搞糊弄人的把戏，这些也是超出想像的。红茶一杯要八十五钱。五个小小的蜜橘要价一圆五十钱。火柴是六钱一根。从苏伊士乘汽车疾驶一百英里，住一晚，到第二天，在 Port Said 乘等候在那里的船返回，旅费分摊下来是每人超过一百圆。不过，这次远足虽则费用昂贵，但人到过开罗了，就没什么好后悔的。开罗之所以会成为这里的大都市，原因恐怕就在这里吧。虽是在埃及，可要是我们买东西时支付的是埃及货币，埃及人就会嫌厌，不肯出售。旅馆女茶房悄悄打听我们团体每人的旅费，听说是六镑五先令，便吃惊地说，有六镑的话，按惯例，是从开罗到巴黎，然后再自己回来。这儿一切都是这个样子吧。

参观金字塔，人面狮身像，以及博物馆里无数古代出土文物。可我对此兴趣不大。随处是丰富的出土文物，都是五六千年前的物品。要都是这个样子，我们的知觉不仅无法理解，反而会觉得兴味索然。耐人寻味的是，有位英国伯爵在发掘了 Tutankhamen 墓地后，很快便发狂而死。这里自古以来就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说是掘了王墓便会得神经病死去。古代国王在重视墓地之余，还可能会用某种古代特有的药物安置好自己的死亡。虽然科学还不能证明它。这不妨称之为是现

代不如古代的地方，但却不能断言没有这种东西。若追问何以如此，那是因为目击眼前这些古代文明，第一个感觉便是，毋庸置疑，这里有着支配着我们现代文化的最根本的知识，这完全是另一类型的丰富知识。说到底，它们有着不同的法则性质。来这儿让人最感兴味的是，我们这些现代人的头脑，意外地变单纯了。

靠不断眺望头顶上的金字塔而过着日子的埃及王，他那当下的虚荣心，无非是要与古代埃及王一争荣耀。他的梦想是，非得把开罗装饰得远比实际所需要的还要豪华不可。无论入寝还是醒来，都无时不在遭受着金字塔永无休止的蔑视，这便是现代埃及王的痛苦吧。

埃及王之梦想

千古斯芬克斯之梦想

三月二十四

晴。船右方。希腊克利特岛绵延着。船是两天前驶入地中海的。夏装又换成了冬装。克利特岛的山顶上积着雪。白云缭绕，不知何故，让人觉得看到的是日本春天的景色。数百次的战争就发生在这一带的吧。

赏雪克利特

换季更衣

原以为进了地中海，一定会有一种兴奋感，可并没有出现什么特别的激动。海就是海。实际上，行至这一带，我一直企盼着自己沉浸在少年般的幻想之中。埃及之行的疲劳尚未消散，看着地图，便懵里懵懂老想着是地中海了。要是在红海之前就让我见到马赛，那该有多

高兴呵。真是可惜了。想高兴的时候却感觉不到高兴，那这高兴还顶什么用，就好比迟到的恋人。

一驶入地中海，旅客的心理再怎么隐蔽，也会变得复杂起来。这之前，英语娴熟的人显得如鱼得水，很吃香，可从这一带开始，却是精通法语的人开始渐渐受到尊重，日趋式微的法语，重又奇妙地扩张开来。在一般人心目中，英语和法语之争，一如这地中海的情形。但奇妙的是，发生了一件在此之前从没意识到过的事，在我们的心底里，出乎意料地冒出了这样的心思："咦，干吗是地中海呢?"这心思即使一再抑止，也会像邪风似的从不知什么地方冒出来。

这一心理一旦蠢动起来，旅行记便写不太平了。这之后，说不定若干无益的争斗就会在我身上持续发生了。真是麻烦事。

三月二十五日

阴，第一次见到欧洲的街市。船来到了意大利前端的墨西拿海峡，左岸是西西里岛的墨西拿，右岸是雷焦卡拉布里亚，间距相当于日本的门司和下关。海峡里打着漩涡，海流异常湍急。过海峡时穿着大衣，一过海峡，气温就又回暖了。就在两三天前，就是穿夏装还得直嚷好热好热，但转眼间电风扇靠了边，自今日起，舱房里通上了暖气。

雷焦卡拉布里亚的街市很像伊豆的热海，是个海军基地，却给人以旧金山之感。段丘上的橄榄树林，红色的屋顶，满是白沙的河川。右边墨西拿一侧，本该看得到的埃特纳火山，却躲在云雾里了。

晚九时，在海中看到五英里外的斯龙博火山。不时喷出的火焰，把山顶照得一片明亮。仿佛樱岛一般，整个岛是座呈富士山形状的火山。可惜这条船没在那不勒斯靠岸，因为后天抵达马赛，大家都忙于作上陆的准备去了。

三月二十六日

晴。傍晚。右侧是科西嘉岛，左侧是撒丁岛，两岛像是连成一气没有间隔似的。船从中挤插而行。夕阳坠落在科西嘉岛上。仿佛连绵的妙义山似的撒丁岛那边，波涛汹涌。一个岛出生过加里波第①，一个岛出生过拿破仑，两岛间的海峡上，夕阳有如生鱼片的配菜，映带左右，交相辉映。

三月二十七日

看到马赛啦——苍翠的树木像绿苔似的啮住灰白色的陆地。由于地质属石灰岩，风浪浸蚀之下，显得逸宕多趣。上岸直接就是海关。我们这群船客中最年长的一位被征了税，他的行李被惨不忍睹地兜底翻了个乱七八糟，然后是以下这番话：

> 瞧，你是这里最年长的，所以让你代替大家接受严格检查，请别介意。后面还要过许多国境，带这么多不实用的土特产是不行的，怎么样，请你一个人把税金付了算了。

之后轮到我，几乎看都没看。其他人也一样。我们见识了法国人的自由。

把马赛的街市逛了一圈。街树都是再三修剪过的大树。房屋因年月久远而呈灰白色。登上圣母院高处，我的脚僵直得不敢迈动一步。坐汽车又在街市上兜了一圈。殊难想像的是，马赛人没一个是笑

① 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爱国者，活跃于意大利统一战争、组织红衬衫队解放西西里岛并在普法战争中支援法兰西。

着的。觉得好生奇怪，便拜托同行者，要是发现有笑着的告诉我一下。

近下午五时，成群结队的人溢满了大街，但都显得疲惫，脸色苍白，闷闷不乐。夕阳正照着他们。这就是欧洲吗？——这是远远超出想像的地狱。殖民地勃兴了，却把本国拧倒了个个儿，这正在成为现代一大现实。

三月二十八日

晴。从马赛出发，去巴黎。

随列车一起行进着的，是铺展开来的田园。我尽力平静地眺望，但多美呵，春天开出桃花杏花的柔嫩的树木叶芽，起伏平缓的牧场，散落各处的雅致的农舍，杏花掩映着的罗纳河那潺潺河流。——我望着这般恍惚的风景，一边却突然意识到，自己仍在思考着殖民地的勃兴。

傍晚六时，抵达巴黎。

四月四日

雨。自抵巴黎后，到今天已过了一星期。该看的地方都看过了，但我却无心把这里的见闻写下来。想早点回去，这地方不是人所能居住的地方。有人争着要在这里长久居住下来，真是愚不可及。

对于巴黎，许多人已经讲述和写下了许多的见闻。然而，这些人越是不提及自己的脸色是如何发生着变化的，就越是表明他们并不懂得巴黎。

四月六日

晴。自来到巴黎后的第一个晴天。可我的头脑里却翻卷着好多

漩涡，冲突，崩溃，彼此缠绕，不断变化着。独自回到房间，深夜浮现在脑子里的风景，是穿越过的阿拉伯沙漠。

人的资本是钱——这么简单的事，还是到了巴黎后头一回明白。把钱看作资本，这一点我们是不容易想得到的。文化的极致便是极为透明。洞察之类的麻烦事，因为不实用，从经济的角度看是不合算的。这地方，什么都得让对方一目了然。在这玻璃造的房子里，人的心灵该放置于什么地方才好，这是谁都迷惘着的。也许道德也纯粹属于我们的想像，跟我们关系不大。

自由至上这一说法，确实和我们所想像的有出入。在纵横无尽的规则之上，将严格的法则加以活络无碍地运用，这便是自由。在井然有序讲究礼仪的餐桌上，绅士淑女热衷于以无懈可击的典雅姿态使用刀叉，却冷不防独独用手去抓面包，唯独面包属于例外。如此劳心费神的东西依然在支撑着欧洲的文化，或许唯独遗忘了自由吧。在我们所不知道的往昔日本，也曾有过这种清算的时代的吧。

都在把何时与德国交战当成个问题，而这场战争将致使传统这一引以为自豪的东西灰飞烟灭。哪个国家的思想家都无从作出准备。轻蔑殖民地而还能具备思想者，就如同做梦。我发现一处奇异的城郭，那便是：思想在人类的梦想之中，在人类的头脑之中，独自任性地滞留于体系的美妙。人类是做着何等过于深刻的努力的存在物呵。

书信　一

来巴黎已有一周，这还是头一回拿起笔。抵达后的最初的两三天里，曾因文化相异而感到惊奇，但后来就厌腻了，渐渐作起打道回府的准备来。今天下雨，很冷。我是在住处附近一处外国艺术家聚居地、被称作圆屋顶的咖啡馆里写着这封信。桌子正对面，便是让藤田嗣治大出其名的那类妇人，正频频向谁絮叨着，长着一张可怖的脸，但穿的

上衣料作，却像日本能的衣饰一样美艳。我称赞了那位妇人的上衣料作，她马上便把出售这种布料的店址告诉了我。在巴黎圣日耳曼，出售这种传统布料的店仅此一家，但这店未经介绍是进不去的。这老妇人天天来圆屋顶只顾着说话，一脸对男子早腻烦了的神情。可一见日本人，却似乎有点依依不舍。

该看的，这个礼拜我都看过了，所以没什么地方想看的了。对一个男人说来，他所神往的，又是谁都没见识过的究竟是什么呢？询问孩子们的健康状况，自然不会马上有回音。这之后是打道回府，身体得当心。七叶树尚未开花。想买的物品虽不多，可近日还是零零星星地在买。

观赏街市美景时，就不太想买东西了。街市不管挑哪一段观赏，都像一幅画。我想画家在这里肯定会像跳蚤一样激动不安，但我却很快对这种景物厌腻了。

怎么回事呢？待在巴黎的话，就没法去日本老家的温泉了。东京实在不太有吸引力。

书信　二

给日本寄信，这里非得星期一或星期四才行。从日本来的信也是如此。除非星期一星期四，其他日子是收不到信的。似乎天天是下雨的消息，昨天和今天都是下雨。（四月二十二日）今天下了雪。还以为是七叶树开花呢，散落下来一看，原来是雪。因为下雪，出租车都停工，街上十分清静。去看了毕加索、马蒂斯的画，这些画好像都卖不出去，画商神情沮丧，不断走来走去。可毕加索的画远比照片上所看到的要好。此际，刚行走在街头，镜头对准了，连人行走时的身影也十分清晰，写实的功夫达到了如此的程度。最难办的是吃饭。肚子饿了，可一拿起叉子就没了食欲。随它去，不吃，肚子马上又饿，只得一个劲

儿喝咖啡。

早上醒来，盘算今天上哪，因为没有什么格外值得去的去处而腻烦。想起了你每天要为午饭怎么做费心费神的情景。真腻烦，一定很腻烦吧，此际，便同情起你来。

虽然各种场合都有日本人招请，但和不相识的人一起进餐，就像身上贴了膏药似的，会浑身发僵。

日本樱花已谢落了吧。

四月七日

遇见的日本人问我，巴黎怎么样？我窘于回答。事实上，巴黎给我的印象就好比在观赏雕花玻璃器皿旋转的面，每天都在不停地变化。今天得出的结论是与昨天相反的，而明天得出的结论又与今天大异其趣。让这旋转不已的结论一搅进去的话，你除了苦恼地沉默，便再也无能为力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到多年憧憬的巴黎后，仅仅待了两个月，就逃离了法兰西。他几乎没有写过有关巴黎的见闻，我想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也不知怎么的，一心想去佛罗伦萨。

长住巴黎的外国人，都是尊敬、挚爱着巴黎而生活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闯入巴黎的当时，巴黎的俄国人在每一件事上都对这位新来者表示轻蔑，以此来代替他们对自己祖国的轻蔑，这一点是极为明显的。对这事不加理会，那就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了。俄国人干吗非得相互靠轻蔑俄罗斯祖国来过日子不可呢？总之，如此难以形容的遗憾和委屈，是令人无法忍受的。

“维系俄罗斯精神，振兴俄国新文学”，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说出的话，这话早在巴黎时就已潜藏在心。

有这么个说法，叫做巴黎的忧郁。时至今年，我也有过一次次忧郁的体验，但还不曾为下述的忧郁所窘迫：刚刚发现了可靠的东西，却突然一下子全都毁为碎片；尤其是，被雨困在家中不能出行时，屋子里的黑色不由分说地蔓延上心头；雨中，无人大声喧哗，人们连伞也不打，就这么慢慢站着说话，这种风景，哪谈得上悠闲呢？

令人发烦的感情，突然间不知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默不出声的忧郁，便从坐着的椅子下面攀缘上来。实在是招架不住，头痛不已。

巴黎根本找不到抒情诗。它所热衷的是想方设法讨游人欢心，货架上分头陈列着的尽是让人心驰神迷的物品，可这些物品无法给人以惊奇感，只是昭示自己的不怀好意从而招来厌恶的目光。规尺虽则精巧，但总有美中不足处。到巴黎后，我似乎更觉察到了上海的有趣。上海没有规尺。唯有上海还存留着抒情诗。看一看法兰西庭园中树木的种植情况你就明白了，种植要规整，但也需要有角度，以便脑袋左顾右盼。在给自然造型的技巧方面，没有哪个地方的人能跟巴黎人相媲美。天主教精神，恐怕讲的也就是跟这差不多的第二自然吧。

四月八日

想换家旅馆，上街时，发现有家旅馆，写着斯特林堡在此居住过。进去打听，哪个房间斯特林堡曾经住过？让人带上了三楼，说是这儿。可铺八张"榻榻米"的开间，窗外触目所见处尽是邻家的屋顶，紧挨着卢森堡公园，那么通往"地狱"的公园也就是这个公园吧。我曾对斯特林堡耽迷过一阵子，而地狱尤其是我的精神食粮，就借下这个房间吧，我想，可房钱得一千五百法郎。不过，从年份上讲，这可是斯特林堡成为狂人的房间。但屋子里空气很闷人，狭长的开间尤其不喜欢，于是只好作罢。

深夜，公园长椅，是谁给我的长椅加上了电灯？想杀我吗？一忆

及斯特林堡书中写着的这些场景，便觉得要是住进那个房间的话，便非得变成狂人不可。

卢森堡公园有不少文学家雕像。除了魏尔伦的雕像外，还有司汤达、福楼拜、乔治·桑的雕像。但我私心所淑的，是出公园后，竖立在Sorbonne[①] 门前的蒙田雕像，这座雕像是去年纪念蒙田三百周年诞辰时所建，因而还很新。瞻仰雕像，勾起了我对初次接触到蒙田精神时的回想。他的宽容，他的自由，他的打开天窗说亮话式的狡黠，以及任何计谋都无法与之匹敌的那种奇特的微笑，一种属于男性所有的莫测高深的柔和与宽宏大量的风姿，我以为在这座雕像身上有着真切而又充分的体现。

四月二十一日

雨。据说此地的众议院议员。因辛劳过度，一年中已有二十人死去。由于已临近大选，街上显得十分紧张。出租车自清晨起全市一齐罢工。

我的房间在拉斯巴依旅馆六楼，宽广的墓地尽收眼底，波德莱尔也长眠在这块墓地里。这块长满了栗树新叶的墓地每天下着雨。有时阴云也会撕开一道缝，注视着照射在新叶上的阳光的话，便会对濡润的白花一天比一天开得旺盛的景观一目了然。

巴黎建筑物的高度如出一辙，都是六层楼。不管哪幢房屋，都让烟给熏得黑黑的，行走在街道上就跟行走在峡谷里似的。除了街道，没别的通道，所以只要不去广场，那么人就像是置身在一条约一丈的石油管道底部，让石油推涌着行走。

建筑物和雕像的原材料都是类似于大理石的石灰岩，因而承受风

① Sorbonne，大学名，创建于1253年，1808年起归属巴黎大学。

雨的突出部位给人以积了层白雪的美感。让烟熏得微黑的街道,反过来起了一种陪衬背景的作用,使得这些白色部位格外显眼地突现了出来。那儿照例会种有七叶树,比起它的花来,七叶树的树叶看上去更美。它那树叶簇生的习性,与厚重的建筑物线条之间,显得极为谐调。七叶树若用作别地方街道的绿化树,那就不行了。在东京,从警视厅旁边到海军部门口,这一路种着的枥木树,是与七叶树极相似的街道绿化树。但七叶树要比枥木叶片小些,也簇密些,并且有光泽些。

巴黎,每条街道的美都是均衡的,到处都气派得跟银座似的。不经意间朝上仰望,立即便能发现建筑物线条和雕像的那份微妙的精致,不经意间朝下俯视,则是装饰橱窗里种种绝妙的物品,和美奂美轮穿行其间的行人。——二十天就这么懵懵懂懂地过来的,唉呀,这段时间该从哪儿写起呢,竟一时寻不出个头绪。

有这样的传闻:在法兰西,钱不存进银行,而是作为现金捏在手里,便可以用不着上税。因为这个原因而未存入银行的钱,该有多大数目,谁也不清楚。

打架,不管什么场合,谁先动的手谁就没理。——据说存钱存得越多,就越受人尊敬。——即使隔壁死了人,也装作不知道不予理会。——没获得父母准许,男子决不能成婚。——车夫只有本本分分做车夫,侍应生只有本本份份做侍应生,否则,别指望发迹出名。——女人要是没钱,就结不成婚。——做父母的,必须将财产公平地分发给子女,以致父母不打算生养孩子。——没一个法国人不是这样确信无疑的:法国是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国家。

想到这些,不知何故,总觉得法国和中国挺相像的。

四月二十三日

去圣日耳曼。途经相传椿姬和阿尔曼一起栖居过的布西巴尔,是

个位于赛纳河上游,连树根也浸洗在河水中的静谧村落。河面上映着云影,树木簇拥的古老住宅散落四处,仿佛掩映在胡萝卜间的风景随处皆是。

站在圣日耳曼的高台上,六里开外处巴黎街市的平缓起伏,尽在一望之中。苹果花开得正盛,遥遥间,蒙马特尔山顶隐隐约约浮现在一片春日的烟霞之中。从苹果花下蜿蜒流过的赛纳河,任由古城城堞高高耸立着,川流不息地朝巴黎流去。风稍带点寒意。穿过法兰西斯一世的宫廷。小梅樱早已过了花期,庭院里有着英国风格的院落。英国风格的庭院,在法兰西王朝时代,肯定是被当作洋气十足的建筑来看待的。

四月二十六日

雨。今天是大选日。选举结果大致傍晚可以知晓。但据称,左翼以绝对多数票获胜早已成为定局。

街头的邮筒上,右翼写着:若左翼获胜,即爆发战争!左翼写着:若右翼得势,即爆发战争!

在法兰西,在政府中把持着权势的是左翼,受压迫的则是右翼。这一点与日本正好相反。我第一次意识到,在这里,转向左翼就如同在日本倾向右翼一样地容易。

四月二十七日

大选尚未明朗,右翼与左翼相互竞争着。

四月二十八日

下午,与樋口、冈本太郎一起去布洛涅。城里保留着一片方正的

边长五里的森林,市民因拥有这片森林而心灵不断得以净化。森林中盛开着七叶树花,花瓣飘落进喝着的咖啡杯中。让花阴间泄漏下来的阳光晒在身上,连说话也觉得厌烦了。我们缘何来到此地呢?好生奇怪呵。不意间生出了这样的疑问。我是绝非自己想来才来到巴黎的,是让朋友催促着去吧去吧,这么硬催促来的。结果来了一看,就跟这儿一样,不管上哪儿,也就是白花绿叶而已。在这儿待着,一想起日本,就仿佛看到了那儿人们正在枯野里喝着酒。这里树梢上装着广播,音乐便自树花间落下来。

转眼间已是夕暮时分,便起了身,悄然站在一边,看一对青年男女吵嘴,头顶上,仿佛一串竖着的白蜡烛般的七叶树花丛,在风中庄重地摇晃着。冈本穿过巴黎凉篷,用法语唱起"年轻人,爱吧",打青年男女面前走过,这一来,刚才还争吵着的青年男女,不知是谁主动,便快乐地接起吻来。浓密树叶间,有衰弱的莺鸣声不时传来,我将之当作今天一天的终结。

五月一日

天阴沉着。有点儿感冒。

下午,头一回踏进前面开阔的墓场。莫泊桑的墓,墓石上除了花已谢落的蔷薇跷足站立着,还有一种光泽暗淡、脏兮兮叫不上名的花开着。死后,便是这个样子么?这么想着,一种身为作家的苦楚便立时在身上蔓延开来,赶紧从墓边远远离去。

接着来到还没去过的波德莱尔墓前。波德莱尔的这尊雕像随处都有制作的,故而很出名,可我却不喜欢这尊雕像的姿态,支着下颚,睨视前方,恰恰不像散文诗人。阴郁的树影下还有波氏的一尊卧像。然而,对我说来,渗入背面石墙里的铁锈,却更能让我忆念起当初读波德莱尔诗时的情景。

还留有微温吧？挨近冰冷的墓石，脚底下直打寒战，忙踏过聚落在一起的悬铃木花，匆匆朝大马路上走去。城里正过五一劳动节。寒冷。

突然间触碰到了衣袋里的花，那是一同前往的樋口在莫泊桑墓地上折下插进我衣袋里的。我在街角把玩这花，五一节，代替上街游行，我在街上兜售铃兰花，但愿能给众人带来好运。

五月二日

真的有点神经衰弱。不过，如尼采所言，人是因为公正才得神经衰弱的。这想法或许是对的。

有这样一种无赖，他们模仿克莱特·卡尔普的派头，在香榭丽舍大街阳台上，整日靠眺望行人的脸来打发日子，品评着哪个女人长得最出众。要是你吃不准这男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男子的话，只消看看他身边跟着的女子，马上就会明白的。以尊重传统而自豪的男女，他们的脸和姿态总是很美的。但是，眼前的这种人，不知什么地方，看上去总让人觉得愚蠢。日本也有这种人。

……

五月九日

哪里都无心看上一眼，就这么离开了伦敦。十二时半。多佛尔海峡上尽是雾，这雾如同茫无涯际的雪原。喝着咖啡，飞行在太阳闪耀的蓝天和雪原之间。法国的地面呈整齐的方形群团状，英国地面则呈云形。三时，抵达巴黎。多么无忧无虑的都会呵！第一次感受到了像是回到了家一般的心情。我的伦敦之行，似乎是为了重新认识巴黎而去的。

相违一周间，七叶树花已开完了，从克兰布洛瓦尔步行至圣·马丁，再折回到香榭丽舍大街，不知餍足地四处眺望街市。打算六月份再去趟伦敦，重新认识一下英国。

五月十日

去隆尚看赛马。这里看赛马如同日本的赏花游山。赛马场上也有闲躺在绿草地上读着小说的女子。马票很便宜，五法郎起售，所以可以轻松悠闲地过上半天。归途，在香榭丽舍大街的龙潘歇息。

七叶树花穗齐整、洁白，在盛开的花束间，喷洒着水雾。从埃特瓦尔通下来的散步道，一到星期天，便成了朝下流动的一条流行春装的河流。

五月十一日

上洛萨索贝尔看马蒂斯画展，展品主要为今年的作品。马蒂斯又变了。前些日子在毕加索画展上，让我暗中感兴趣的是，马蒂斯到底怎样跟毕加索豪宕的变化相颉颃？现在不由得使我感叹，马蒂斯依然是个大天才。这两人竞争的结果，似乎使得塞尚开始下降到了第三位。和毕加索那种真正的追求相比，马蒂斯的丰富稍稍让人有旁逸偏离之感，但就美而言，马蒂斯却该是第一流的。马蒂斯今年的主色调是黑色，不知何故，看起来总觉得有一种日本女性穿的黑襟和服的华美，不过情调有所不同。

五月十二日

今天又去看马蒂斯画展，深深意识到，绘画与文学，其道为一。日

本尚无真正的文学和绘画,因而在艺术趣味上,谁都面临着堕落的危险。此事我以为值得关注。艺术家若让此事乘虚而入的话便会完蛋的。不过,现在还是免谈此事为宜。

五月十三日

天罕见地晴朗。今天又来到马蒂斯画展的门前。每天都想上这条相距两里路的大街来,总有些什么道理吧。那是因为从里奥・拉・贝齐到圣诺雷,这条不足十町[①]长的大街,是巴黎传统气息散发得最为浓厚的街道。尽管街上人很少,街景之美也颇平凡并且古老,没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东西,但这里的小橱窗里陈列着的物品,即便是一副手套,那也是纯粹的艺术品。这恐怕是全世界物价最昂贵的一条街了。就我而言,整个巴黎,唯有这种狭窄冷落的街道,才是巴黎最好的象征。要说东京的话,那便是从药研堀至人形町背后的胡同这块地方了。在我看来,在东京要买纯粹东京物品的话,恐怕唯有此地。像这样的地方,整个巴黎也就圣诺雷到贝齐这段不足十町长的普通街道而已。此外,则是为西方人和大众所喜爱的街道。

也有我所喜爱的街道,那便是沿卢森堡公园围墙的奥古斯托・孔多街。人们几乎都不打这儿走。可这条街的夜景,却有一种寒俭得使人精神为之一振的美妙。沿一丈来高的铁栅栏,排列着幽黑粗大的七叶树树干,苍郁的树下,默不作声走过的人影,只发出几声稀疏的跫音。古老的瓦斯灯发出幽蓝的光亮,街道一侧的建筑物,窗户都紧闭着。我默默地打这里走过,其寂寥之感,美妙得使人不由得浑身震颤。手无意间触摸到光滑的花冈岩石墙,指尖上便会有一种沾上了腐烂花瓣的酸甜气息的感觉。人临近死亡的前夕,大概即与这条街道的寂寞

---

① 町,日本旧时距离单位,约合109米。

光景相仿吧。我每次打这儿走过,便会想到,巴黎只要有这样的地方,它便快寿终正寝了。别的街道,即使没见过,通常也能凭想像想像得出,唯有这里,简直是个末日世界,都市中的峡谷。

在我看来,巴黎最通俗,但人人看去却又觉得最高雅的地方,那便是香榭丽舍了。居于文化最高层面的东西,倘若不通俗,便无论如何也会失去其价值的。我放弃一己的偏好,尊此地为最高文化之所在。所谓偏好,归根结底即来自于持有此偏好者的人性弱点。

协和广场在我看来是个极尽人工之美的广场。在坦荡宽敞而又阳光明媚的广场上,成群雕像喷出的无数喷水,显得十分美丽。倘若搜罗一下东亚可与之一比的地方的话,也许奉天①的北陵还差强人意。日本,那就是京都东本愿寺的屋脊了。行走在协和广场这一荟萃了人工美极致的所在,那种极其美妙的感觉给人带来的兴奋,要远远超过独自行走在深夜树林中的那份美感。来到这里,我感觉到了一种真正的感伤。自然,总而言之不过是自然而已。

今天听说了佐分真自杀的消息。他为我写过三封介绍信,现在还有两封尚在我手中。字写得极其工整。牧野信一也在前些日子自杀了。我和他们所见的最后一次面,大致都是在我出发来欧洲前的四天里。前后差上个一两天,见面的地方都是在银座惠比寿大厦前面,都是夹在夜晚的人群中,路过时,相互间招手打个招呼而已。两人都是同样对世间绽着快活的笑脸作着相同的姿势走过去的。

每次走过奥古斯托·孔多街峡谷,我总会想起为两人的冥福祈祝一番。

五月十八日

与樋口、冈本一起去万赛讷树林。自前日起一直持续着的暑热,

① 奉天,沈阳的旧称。

今天仍持续着。宽广的树林里挤满了人。想去没人的树林深处歇息，可杂树林中随处都是一对对躺着的男女。我们三人与这树林显得很不相称吧，不免作此之想。与其处处缩手缩脚的，还不如聚在一起看看树梢，可大家都沉闷着无话可说。樋口不时长吁短叹着想早点回日本，冈本闷声不响，只是一个劲地撕扯着树叶，我突然想把这树林中的情景写成一出戏的某个场面，便掏出了笔记本。早就听说过，巴黎市民的心愿，便是周日男女结对去森林。但巴黎人的苦恼却在于，对堕为野蛮人的渴望显得一筹莫展。

征服第一自然，充分开发作为第二自然的技术，将第三自然的思想压缩到穷极之境，巴黎想方设法意欲返回第一自然，给自己作着返回原始的装扮，这便是第四自然。现实主义在这里早已消失。

五月十九日

参观立体摄影。这摄影在这儿还是二三天前刚出现，日本却是一个来月前就出现了。我想，对发明国优先发明地位的宣传，一刻也不能怠慢。

法国没有醉汉。法国人持有这么一种见解，认为只有智能低下的人才会滥饮烂醉，一旦出现这种人，便会马上被从酒店里撵出去。打盹儿和醉酒，是愚蠢的证据。

到处美人云集，与触目皆是丑女，是一码事。尼禄王纵火焚烧罗马城，便是因为美人太多之故。

这个国家的汽车司机和杂役工，相貌不亚于一国总理大臣者，是大有人在。而这里的大臣有如日本杂役般一身猥琐相者，也不乏其人。似乎筋肉与精神所占的比重呈一种反比关系，这就叫做文化。

……

五月二十一日

……

在法兰西,票据不直接兑换成实物是不收受的,在当今信用之世,这种古风显得实在过于迂腐了些。但是,对于把储蓄当作终生的指望,当作唯一的幸福的人说来,一纸见不到实物的票据,总在派着什么用场。把信用托付给别人,白白抛扔着自己的生涯,这样的冒险,肯定和真实的幸福是反其道而行之的。

现金放在家里藏而不露地持有,是一种最为充实的攥在手中的感觉,并且,也没有比这更显得恬淡无欲的事了。在从前,所谓虚无,是指什么都撒手放弃的意思,然而,虚无在今天却是指那种要把东西最实在地持有的做法。

五月二十二日

待在巴黎,便不会有心思作俳句。人让接连不断积压而来的念头弄得晕头转向,变得迟钝不堪。在此间的日本人那里,有“巴黎让人犯傻”这一说法。要在此地不犯傻地生活,就得一睁开眼睛便去动钱的脑筋。

今天收到水原秋樱子寄来的俳句集,葛布封面。开卷第一首为:

云雀啼鸣
坠身于紧峭的松风

是写春之大和、唐招提寺的俳句。如今,天天所见尽是与之迥然异趣之物,不由为之感到震惊。

路易十五广场女神
老态龙钟
春之雨

香榭丽舍
驴马铃声隐潜
花季的阴天

骑手落马
春寒之野
雨夹雪

这些不成其为俳句的句子，是我刚到巴黎时作的。在国外，作俳句让人感到为难的是，为了加进新的发现，句子就不得不有所损坏。

在印度洋上，高滨虚子曾作过这么一首俳句：

印度洋上
月向东
日朝西

没有比这更差劲的俳句了，但陷入如此幼稚平庸之境，还非名手莫属。这里边有着无法逾越的名叫“外国”的陷阱。

我想小说也同样如此。一种小说规范，由规范出发，经由这种规范，极度地抑制、抛弃、穿越自己，最终臻达完全通俗化的境地，由于丧失了小说的修炼，小说规范也随之丧失。

只搜罗纯粹之物，以臻达高度纯粹性为追求，那是不高明的做法。这一看法现在成了法国文坛、画坛和剧坛的共识，这也是新现实主义

兴起的由来。

五月二十六日

在法国，白吃白喝中，唯白吃得罪加一等，至于白喝，是不成其为问题的。

这里的法律裁决，陪审制度具有决定性判决权，所以一个漂亮女子即使犯有杀人罪，也常常会得以无罪释放。漂亮女子的存在乃是对国家的一种贡献，这一理由作为一种默契的谐谑而体现在裁决当中。

法国人很少笑，因为他们拥有独独不需要笑的语言。日本却是非笑不可。笑意并不给人带来好运。

几乎见不到吵架。两人碰撞，被撞的那位便说声“对不起”。

大道的十字路口，若有盲人走来，所有的通行就会停下来，警官拽着盲人的手，慢慢引他到安全的地方。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事。

法国画家在海外出售作品所得金额数，要比日本的全部丝织品出口额还多。在法国，艺术的收入要超过实业。

世界各地去西班牙的游客，都会前去观看博物馆收藏的画，这些游客付下的金额，便成为国库中最重要的一宗收入。格列柯①、毕加索、委拉斯开兹②、戈雅③，由于出了这四位天才，西班牙国民遂可以永

---

① 格列柯(1541—1614)，西班牙画家。出生于希腊。所画宗教画，以构图用光及色调的大胆而闻名于世，代表作有《奥尔加斯伯爵下葬》和《圣家族》等。他的画综合了希腊的传统，意大利的艺术素养和西班牙的神秘主义文化因素，具有前所未有的感情力量。

② 委拉斯开兹(1599—1660)，西班牙画家。受十六世纪威尼斯绘画影响，以鲜明多样的笔触和微妙和谐的色彩，画出物象的质感、光线、空间和意境，成为十九世纪法国印象派先驱之一。代表作有《酒神巴库斯》、《宫女》等。

③ 戈雅(1746—1828)，西班牙画家。任宫廷画家，以观察锐利、色彩明亮的肖像画、风俗画、宗教画闻名，铜版画也很出色，代表作《裸体的马哈》、《查理四世的家族》、《五月三日枪杀》等一直享有很高声誉。

远优哉游哉。

德川家康对日本的最大贡献，也许便是将自己的陵墓修在了日光①。

应该把歌舞伎改为国营，而让松竹、东宝专事新剧的经营，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发展剧艺的好法子了。

对于文学，我想，政府应当向新锐批评家提供留学经费，不必向一个人长期提供，三个月即可，因为待在这里超过半年，这人在某种意义上便肯定会变得愚蠢无疑。这里随处都在喷出麻醉剂，对此不加察觉的，都是些昏睡过去了的人。

五月二十七日

到达巴黎的第一天上街，一见到有趣、珍奇的物品便想马上买下，可过了一个月后，却为那些当时急于买下的东西觉得懊悔。虽则如此，但我觉得，正是到达巴黎那天所遇见的东西，才是日本人所需要的东西。

今天去看塞尚画展。因为是三十年庆典，都是些从各国收集来的散佚之作，故而连长期居住在法国的人都还不曾享过眼福。据称，居里画馆共展出有一百四十件画和书信。馆外庭院里的喷水，在绿叶间熠熠闪烁。

塞尚早期到晚期的变化，我以为与文学的变化如出一辙。由模仿、循守模仿，到变形、再变形，到追求写实，直到臻达象征，死去。在旅途中，入睡时做的是奔走于枯野间的梦，到达这样的境地后，画坛便不断出现了裂变的迹象。许多人把毕加索痛苦地转向内面描写称之为天才的痛苦，但我觉得这是盲人的哀愁。

---

① 日本地名，著名的旅游胜地。

五月三十一日

读了点日本小说，感叹其纤细微妙之美。这种感佩，是什么时候变得非自己国家的文学而莫属的呢？然而，谁都又在不知不觉地聚集起来，围成一群，追随着普鲁斯特，就是说，做着死亡的练习。该适当作些有生气地活着的练习了。

最要紧的是要有生气。新文学，即使微不足道也没关系。

六月一日

人在心灵上有各种各样的聋，要是在日本，多半便意识不到自己的聋。而一旦来到这里，聋得厉害的部分，便会像倒戗的毛发一般扎人。

嘀，耳是不聋了，可日子却给耽搁了，日已迟暮，现在就是奔跑着追赶也赶不上了。碍难忘却往日聋的乐趣，忘乎一切地紧紧搂住那些东亚之物，咱们的得救便全凭着它了。

恐怕没有比歌舞伎和能所具有的那种美更能愚弄人的东西了。

六月二日

出来前，我常常遇见在国外度过了很长一段青年时代的吉田健一氏，这是个喜欢银座资生堂远胜于任何地方的青年人。若是问起，你干吗喜欢这里，他的回答是，因为这里有非常好的属于东洋的东西。我们一向深信不疑为最欧化的银座，他却看作是东洋的。

有一种说法，认为在奈良和京都那里看不到什么东洋性的东西。这一奇特的看法，我也是来欧洲后才开始明白 。

岂止资生堂，轻井泽、日比谷，都颇具东洋特性。因为早已是东洋特色的，来日本的外国人也便奈何不得。

文学上，久米正雄和林房雄，对东洋特性最敏感。

奈良、京都已是到了大限的日本，就好比耗完了的电池。

六月三日

巴黎不可能属于别的国度，它只属于取名巴黎的这个特定国度。唯有此地，存在着富足的知识与性。感情是无从模仿的，这一烦恼导致了巴黎的忧郁。

在我常去的一家餐馆那里，有位曾去过日本的男子见我总是默然不说话，便凑近我身边问道："怎么，巴黎女人收起钱来，要比估计的贵得多，日本人对此挺反感吧？去日本女人那里可有趣多了。我在这儿攒下钱，然后去日本，这要比什么都来劲。"

法国革命实现了法律上的自由平等，其带来的部分消极后果，便是在这里留下了日后国民感情丧失殆尽的根因，即宿命，并且各自都意识到了这一点。高耸于城镇的天主教堂峭拔的尖塔，可以看作是对自由平等满怀愤恨的反抗。基督的俄罗斯之行是前去寻找感情。

从前几天起，二百家工厂罢工，星星之火蔓延到了法国全境。现在，连舞厅、杂货店也罢工了。昨晚罢工人数已达三十五万人。但由于政府是左翼政府，他们对这场罢工丝毫不感到惊慌，仍像过节似的悠闲，连报界也罢工了。

大家在不失去自身钱财的前提下趋于左倾，这一精神，体现出一种个人主义的公社精神。在法国，最受人欢迎的便是这种精神。丢去自己的钱财，这种革命，法律是不允许的。而更甚于此的过激做法，又为人类精神所不允许。左倾便是不劫夺钱财，还没有什么地方能像这里一样来理解这条原则的。比这更复杂的道理，对民众是不适用的。

把法国二十家大富豪，二百几十个人的住所门牌号，详细地、成串地印在印刷物上，街上随处都有人在一边出售，一边呼喊：一旦出事，便捣了这家伙！警官一个个若无其事地从他们跟前走过，不吭一声。

六月四日

在巴黎，美国人，黑人，或英国人，都是一码事。这里通用的并非是人，而只是钱。真想学经济的话，这就够了。因此之故，与金钱等价的心灵也能很清楚地选择它的运作方式。在日本，心灵若与金钱不加区分，那是不会答应的。总而言之，跟花钱可以买到心灵的法国相反，日本是用心灵去换取钱财，觉得何者便利，便决定了生活中向便利一方的发展。

……

大百货商店都紧闭着大门，看来所有的商店都加入了罢工、罢市。就像长年淡忘了的大扫除似的，商店搞完扫除后又重新开张起来，而尘埃一点也没有沾上行人的脸，到底是法国呵。

六月九日

想去西班牙或英国，可又想挨到看完巴黎罢工后再走。到过巴黎的人喜欢谈论这里热闹欢乐的场景，但碰上这等场面，热闹欢乐场景也就算不得什么了。都说这里到处是工场间，是把欢乐当作工作的地方。这本来和东京没什么两样，但由于在这里是真正上了心的工作，欢乐显得更为白热化些。倘若给人以思考的余暇，那么，令人无法工作的那些烦闷苦恼的计策，便会像产业似的，散放出着实的火花。这早已不是颓废主义，而是杀气腾腾的手术室了。

六月十日

罢工渐渐蔓延开来,可大家似乎又将它淡忘了。让一场大火持续地一燃烧,谁都好像淡忘了身旁燃烧着的火啊什么的。

法国的苏维埃化,对欧洲来说当然是个大事件,但要法国改变颜色却并非易事,不说别的,我以为与之完全相反的德国,在备置苏维埃化所需要的诸多条件方面,似乎比法国还走在头里。最右翼和最左翼之间,仅存一纸之隔。一个是感情的壮烈,一个是理智的尖锐。自由主义在成为众矢之的的处境下,泥沙俱下地维持着自身的锻造,守护着思想的母体。我最想注目的,是这一备受压抑磨难的颓废主义的下落。在这里边,从未被吹熄灭过的神火,正勉强地燃烧着。

六月十一日

罢工的大火差不多已波及到了我们。今天离开寓所出去吃饭,蒙帕纳斯一带的餐馆里,椅子都倒扣着,每一家店都寂然无声。和我一样前来就餐的外国人,只会一个劲急得乱转,哭了起来。我想起附近有一处纯由白俄经营的吃饭地方,是不是也停业了可吃不准,便去试试。一到那儿,果然只有这家还在开张,但窗上张贴着加入工会的证书,说是营业到今天为止。不一会儿,一群罢工执委前来巡视,看了窗上的纸,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仔细瞧瞧柜台前那只白俄运动的筹款箱,看上去变轻了,正耷拉着歪在一边。

午后,从布留瓦尔过赛纳河,到奥佩拉,再从马岱雷内前折向桑托诺,再由香榭丽舍步行至加尔切拉丹,几乎环绕巴黎中心走了一圈。旅店、咖啡馆和餐馆都闭门罢市。为了吃晚饭,还得走上实在不想走了的最后五六里路。拜托过加尔切拉丹的意大利餐馆,主妇微笑着,

说是不行。饿着肚子，正是一筹莫展。走进卢森堡公园，在冰冷的铁椅上坐下，仰望正暗下来的天色，想着东京一些杂七杂八的事，突然肩膀让一位老太太拍了下，“请交椅子费”，她说。我眼前的福楼拜石像，一脸茫然和恍惚的表情，正打量着明日的天气。

六月十二日

吃饭问题得救了。晚上，冈本太郎去走访友人，让我一道去玩玩，便一起出了门。去的是 Tristan Tzara 的家，Tzara 是达达主义创始人，又是正宗的超现实主义，还是山中散生译介过的诗人。他的家位于蒙马尔特高地，很豪奢。有十一位客人聚集在阳台上，女诗人有四五位。一位名叫凯约瓦的作家，还有雕刻家吉亚柯梅蒂①等。冈本以流畅得令人惊讶的法语高谈阔论，与法国名人及其他知名外国人士以对等的身份堂堂正正地交流，这么年轻，在异国俨然自成一家，我对冈本的能力和为人，从此有了更为充分的了解。

聚会的法国人谈论的都是有关罢工的话题。特别有意思的是，因罢工而濒临破产的资本家，政府一概予以援助，使其免于破产，而对工人在罢工中出现的筹措方面的难题，政府也同样予以关注。

嘁嘁喳喳的谈论中，谈到了毕加索的左倾，他画的巴士底狱暴动，这事巴黎妇孺皆知。一位女诗人是毕加索的朋友，在我旁边悄声细语地向 Tzara 谈论此事。究竟是真是假，我就不清楚了。

六月十七日

离开巴黎，前往斯特拉斯堡。东京到巴黎，一路上虽是独身旅行，

① 吉亚柯梅蒂(1901—1966)，瑞士画家和雕刻家，二十世纪杰出艺术家之一。

但有不少结伴而行的。这一回的五国之行,才真是单身旅行。所到的国度会有些什么景物呢?兴致为之陡增。至斯特拉斯堡,这一路都在法兰西境内,没什么变化。所去的十二个国境,也都是从古至今没什么改变的国与国之间的关隘。微微泛白的法国土地的颜色,渐渐像鲑鱼肉似的变红了,红松多了起来,煤炭多了起来,牧场正为工厂所取代。

下午七时,抵达斯特拉斯堡,阿尔萨斯首府。鹤从烟囱上带来了人类的孩子,这一西方的传说,便产生于该城。这里也是德法两国相互争夺、引发德法战争的永久性病源之所在,无怪乎放眼望去,看到的是一种德法混淆的色彩。假如德国和法国要择取最好的地方,这里可以说是欧洲最好的城市。这就不由得不使人时常感觉到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若想不坐失良机自讨没趣,就得手疾眼快,先下手为强。军人,任何国家的军人,都不得出现在这个城市。

以山脉为边境,从地形上看此地是德国,但通行语却是法语,饮食是法国风味,而家居设置则德法搀杂。

据说,从这里到比利时国境,地下有一条很大的街道连通着,它建造得如此严密,以致如果德国入侵法国,就连一只老鼠也别想进得去。但看过之后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六月十八日

到达慕尼黑。城市很寂静,但总觉得地底下有巨大的机器在咔嚓咔嚓开动着。旅馆很宽敞,房间钥匙也很大。水特别可口。第二天早晨,人是起来了,却没了上街游逛的兴致。顺菩提树阴,只走了五六百米便回了旅馆。暑热得厉害。喝了点啤酒。在我,还是日本麒麟啤酒可口。

六月十九日

出发去蒂罗尔。在慕尼黑一带的车站，月台上常有举止端庄的妇女站着喝啤酒的。男人秃顶的不少，女人则脸色红扑扑的。这一带森林越发显得幽美，未必仅仅是森林自身的缘故。

途经加尔密茨西、帕登吉尔兴，随着西茨登瓦尔多国境的临近，自然的变化和美也达到了绝顶。巍峨的灰蓝色山峰就像从地里一下冒出来似的，泛滥的雪溪仿佛直逼人的眉额。山很难称之为山，河谷很难称之为河谷，而是盛开鲜花的牧场的延伸。奇峻的山峰络绎不绝地展露着变化莫测的身姿，不由得令人惊叹，世界上竟有如此之美的高原，并且这么美的高原景色又是那么漫无际涯地延展着。

蓟草，番红花，小黄菊，干草——大树从花草间浮现出来。列车在花丛间辟出前行的道路。冰河隐没进花草丛处，牧场软草便齐崭崭地延展开去好几十里。骑自行车的女孩在波浪般起伏的鲜花中昂然行走。整个山地俨然一座大公园，美无边际难以穷尽。沼泽、森林、炫目的雪溪，每绕过一座山峰，便会重新出现，挤满整个车窗。西茨登瓦尔多已近在眼前。雾从山谷间涌上来，古城就在眼皮底下默不作声地沉静着，由此向前便进到奥地利了。

同日

抵达因斯布鲁克。城市位于蒂罗尔地区的中心，西、南、北为积着白雪的高山所怀抱，只有东面朝维也纳方向是一片平原。在因斯布鲁克的街道上听得清自己的脚步声，寂静得让人不免提心吊胆。自行车链条发出的声音也可以听得一清二楚。因为是欧洲第一游览胜地，故而外国游客很多。当地男子的脸形类似于猿，女子则具有山家朴素的

美质，缀着牧场的鲜花，与衣着十分般配。源自雪溪的水十分甘洌。

入夜。雨。雷电在连绵山脉的雪线上打闪，美极了。雨止，不能成寐，来到已经悄然入睡的街上，独自落座在长椅上，看着喷水。没有一个行人。挨近群山的峰峦，只觉其森然耸立，威严惊人。在蒂罗尔的夜色中，旅行的寂寞好像到了尽头。半夜醒转，就在欲睡欲起犹豫的当儿，雨又下了起来。

六月二十日

这里的公园聚满了小鸟。随处都是在长椅上憩息的人们，都静默无语的样子。树枝垂挂及地。冰川的峰峦高高耸立。有鸟粪落下。松鼠和白脸山雀就在脚边戏耍，光照强烈，空气清澄。在这儿，不知该干什么才好。

午后登山。地处瑞士、奥地利、德国、意大利四国的国境。白雪覆盖着的起伏绵延的崇山峻岭，其尽头处与一碧如洗的天空相连接。这里出品的美术明信片上，通常出现的画面是，蒂罗尔少女遥望邻国群山，哭倒在山上。山下尽是盛开鲜花的牧场。至此，身不由己地追慕起第二个梦想来。

山上有颈系铃铛的牛。蜜蜂的翅音，流动的雪水声，一走动就发出响声的牛铃。——脚下的雪不怎么纯净，大概这里山势还不怎么高吧。咖啡店的姑娘，在旁边用细小的字迹歪歪扭扭地写着信。白云朝瑞士的天空缓缓流去。山上，只有让太阳烤着的我和小姑娘俩。牛铃不时响起。“只有番红花开在那块牧地上。”在蒂罗尔之秋，我想起了岸田国士戏曲中有这么一句话。

夜，雨。倾盆大雨。

六月二十一日

出发去维也纳。沿途多为石灰岩山，道路缘此而显得雪白。一起风，吹进窗户的尘土有一股子白垩粉的气味。

夜十时半抵达维也纳。维也纳是我憧憬已久的都市，来了之后却并未感觉出有什么特别的魅力。这样说虽有点冒犯，但还是忍不住要说点坏话。不过，毕竟是哈布斯堡王族世代之都，就算衰败了，也能分明让人感觉到这里是承披其厚泽的后代，就连大街上竖着的雕刻，也要盖过巴黎。尤其是壮丽的圣斯蒂芬大教堂的建筑设计，要比巴黎圣母院更为出类拔萃。

然而，位于欧洲的中心，四周为强国所环围，因而必须持续保持某种威严，以对付这些强国的觊觎，但天长日久，便会力有所不支了。这一国度的人，看上去表情大多威仪堂堂，颇具风度，即使沉默着，也是目光锐利，端庄持重，无形中使人敬畏。但看多了，其实也没什么，仿佛一有急事便会抢先投河自杀似的样子。车站上卖盒饭的叫卖声，也蚊虫叫似的，跟身躯极不相称。不过，老人身上所体现出的高雅风度，我以为当推维也纳人第一。

六月二十二日

前往布达佩斯。自奥地利驶向匈牙利原野，罂粟随处而长。多瑙河随罂粟一起粗壮起来。

午后六时，抵达布达佩斯。到欧洲后，每当说到哪里最有趣，谁都会说是布达佩斯。这是由布达和佩斯夹河相峙所组成的一个城市。匈牙利八百万总人口中，有一百零六万人生活在这个都市里。佩斯平原对岸的布达，是绿树蓊郁的丘陵。在丘陵与多瑙河河岸间相距半里

的地带，有一百二十多处水温极高的自然温泉，而且都是在街市的中央。对这块兼备了此地诸多好处的城区，各民族自然要互相争夺一番，这便是两千年间这里何以一直不得太平之根因。

成吉思汗征服过，土耳其侵略过，奥地利占领过，现在又有意大利控制了它八成的国土。匈牙利的旷野上到处都是鲜红的葵花，非常质朴。如果用圆规在欧洲画圆的话，那么圆心便是布达佩斯。没一处海岸线，对兵力该集中在哪个国境才好完全茫然不知所措的这样一个民族，其连续不断的悲哀所导致的结果，便是在生活的享乐中发现了自己唯一的出路。就如同杀戮频仍的日本战国时代将愚昧无知强加给了民众一样，在匈牙利，则是将安乐之道作为对虚无的补偿而强加给了人们。

六月二十四日

晚月悬在多瑙河上。一群吉卜赛人在河岸上弹奏着匈牙利的旷野之歌，一望无际的哀愁压迫人的心胸。多瑙河的涟漪，在维也纳是占领匈牙利的喜悦，而在匈牙利，这涟漪却是压抑下的呻吟、远吠和沮丧，是消沉和怅惘，是怏怏不乐，是凡此种种悲哀的涟漪。

六月二十五日

像布达佩斯人那样喜爱日本的大概不会有了吧。布达佩斯有家百米见方、宽敞得让人不免见了生疑的咖啡馆，便是用“日本”作为店名的。

感情丰沛、抒情气横溢有如布达佩斯者，在欧洲是绝无仅有，并且也不逊色于巴黎，其街景的壮观，设施的整饬，道路的舒展，街树的幽美，则使东京赧颜。

艺术家可以出入东京市府官厅，这我觉得不错。这里的街市则向雕刻家集体无偿提供住房。不对艺术家提供资助却在文化上有所作为的，这个世界不存在这样的国度。

据说，外国人周游世界后，来到日本的京都和奈良，一种心怀为之一宽、第一次获得拯救的心情便会油然而生。这是前段日子做完实验后回到巴黎的塞利克说的。

周游一个个国度的都市，我的习惯是，街树少的都市一刻都不想多待。

近年，从布达佩斯郊外的地底下发现了二千年前的遗址，这遗址是波斯、希腊和罗马文化的混合物，其表明昔日文化高度的要素，一见之下便能感觉得到。我从挖掘现场要到了一把油壶，他们说因为我是日本人，特意给的。

六月二十六日

按车票，得折回维也纳，再由那儿去威尼斯，可旅途太遥远了，故改坐飞机。但即便坐飞机，也得折回一趟维也纳。

匈牙利原野，就像连绵不断的织锦和服衣带，从中蜿蜒流过的多瑙河，就像一个任性的姑娘随意漫游的情景。蜿蜒伸展的河流，缠结着，又拆解开来，迂回着，完全忘记了自己所自何来。

阿尔卑斯山脉渐渐迫近匈牙利旷野的尽头。披着白雪的山峰突然指向飞机腹部意欲一争高下。大地的能量真是丰饶。走了一程又一程，到处都是环抱洼地堆积而起的雪锥，光滑的岩石像河流一样四处延伸。而溪谷的折皱，则有如幽深海底一般漆黑而澄明。云在这儿俨然成了船儿。

六月二十六日

抵达威尼斯。说不定今天还是二十五日呢。——据说匈牙利到威尼斯，穿越奥地利是最佳的旅行线路。我是偶然选择了这条线路的。从尽是高山和旷野的国度匆匆来到意大利这个海洋之国，自然会留下很鲜明的印象。

"那个傍晚，亚得里亚海是深紫色的。"邓南遮①在短篇小说《小猫》中这样写道。确实如此。的的确确，阳光照射下的亚得里亚海呈竹绿色，随夕阳落暮，则变为深紫色。没一寸泥土，全是由石块垒成的威尼斯城中，洁净幽深的海水，静静止息在错综交接的屋檐下。船体漆黑、船头饰着白银的豪华游船，似在缅想着威尼斯商人那富足的岁月。娇柔、妖艳的游船。

我下榻的罗耶尔·达尼埃尔旅馆的大厅比凡尔赛宫殿还要华美。海紧贴窗户，环围着旅馆，水路朝圣马可教堂背后深深绕去。我记得，板桓鹰穗在《意大利的教堂》中，曾把圣马可教堂推举为三大代表性华美教堂之一。教堂前广场上密集的鸽子，非浅草寺所能攀比。不避嫌游人，停歇在伸出的手臂上，好亲切的鸽群。

一到夜晚，舞姬们歌唱着，驾着游船从屋檐与屋檐之间架着的桥下划过。他们的合唱，在房屋石墙与河水间逼仄的空间里回荡。身影早已消失在了远处，可歌声依然清晰地回响着。在这里，整个威尼斯城被配制成了一架乐器。二千年前的钢琴是水钢琴。想来威尼斯城的设计者在设计之际，脑际肯定浮现着这件罗曼蒂克的乐器。

---

① 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诗人、小说家，后成为狂热的法西斯分子，曾受墨索里尼奖赏。小说有《死的胜利》，诗作有《歌颂蓝天、大地、大海及英雄》，剧作有《约里奥的女儿》等。

六月二十七日

今天在圣马可教堂前用早餐时，侍应悄声招徕说，出十五里拉的话，可以得到一张环岛观光票，我觉得挺合算就付了钱，下午他拿来了票，却神秘兮兮地，从廊柱阴影下走出来，将我正瞅着的票藏在了餐巾下，接下来又藏进了帽子底下。

环岛观光环的是什么岛已记不清了，记得兜了三四个岛。威尼斯城整个是由石头垒筑而成，不见树木，寸草不长，可这些岛却是呈绿色丰饶的南国景色。一个岛上开着一家玻璃工厂，另一个岛则保存着古老的纯意大利生活方式，还有一个离得最远的岛，颓败的教堂掩映在草丛之中，教堂里藏有不少不知其名的画，还有佛像，但令人惊异的是，窗门都由厚水泥板一般的石块制成。生活的痛苦，还不曾从威尼斯挪移到这个岛上。明媚的阳光下，葡萄硕果累累，杂花纷乱，鸡踱着步。朝房屋里张望，女人多作典雅、轻松神态，身穿不整洁的衣裳，正默默地在麻布上刺绣。

六月二十八日

威尼斯之雨——从清晨起细雨连绵。午后出门，须去趟停车场，但这里尽是水路，没一辆出租车。乘汽艇固然不错，可上船地点在哪里却浑然不知。

同日

七时，抵达佛罗伦萨。趁尚未日暮之时，在旅馆周围走了走。这里出租车也不多，多的是与街市相得益彰的马车。街上商店已打烊，

给人以只得与石墙打照面之感。我虽则疲倦,却挂念着列车上吃过的那种快餐鸡,不停地走着寻找。

六月二十九日

佛罗伦萨位于丘陵环抱的盆地中央,四周山顶上全是教堂,远远望去,教堂在绿树掩映下显出的美,使人忍不住心驰神往地要预约出租车前去踏访。意大利名画上,总是连篇累牍画着常见的风景,任何名画都以写生为基调。擦肩而过的佛罗伦萨女人,常常和出现在Raffaello Santi和Vecellio Tiziano画中的女子是一模一样的。

达·芬奇出生于此。他的《蒙娜丽莎》已在巴黎卢浮宫看过。不过,自蒙娜丽莎闻世以来,吃辛吃苦想找出微笑之奥秘的批评家们,对这幅画的评价偏高。其实,达·芬奇并未致力于从女子的微笑中去探求意义。

来到佛罗伦萨后,觉得自己对巴黎有了更加真切的理解。与发生在以佛罗伦萨为中心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相比,要整整迟一百年的巴黎文艺复兴,一言以概之,乃是步佛罗伦萨之后尘。但到了十七世纪,情况已变成佛罗伦萨不得不去追随巴黎了。法兰西人没有把不断建设新传统以克服自身旧传统这件事忘在脑后,这一点也许是它得以超越意大利的最后之美,累层地建立起新世纪,收集和创造出自己的文化之美,玉成了巴黎之伟大的原因吧。

一味敬重古老传统是不行的。佛罗伦萨的情况类似于美人迟暮的悲哀,对之我们唯有表示敬意而已。

佛罗伦萨城的名画多得目不暇接,但现实中的佛罗伦萨远比绘画来得美。没必要上博物馆去喜爱点什么,要是有时间的话,我只想驾着马车逛逛街景和山景。

但丁、达·芬奇、薄伽丘、马基雅佛里……都同生于这个城市。加

上其他的人，佛罗伦萨几乎是天才如云。乘马车穿过流经城区的阿尔诺河河岸，刚好停在但丁与贝阿特莉采相遇时的那座桥上。桥上，今日之贝阿特莉采正与潇洒的军人一起比肩并行。河水静止如镜，仿佛池塘，寂静无声的阿尔诺河中，倒影着古雅的建筑和云影，像死去的一般，既无波涛，也无船和人。马蹄在石块上踩出的空寂声响，恰似钉棺材的声音。

夜，又乘马车出游。公园榅桲树丛中到处是飞萤。马车夫指着十字路口一尊雕像，吃吃笑着告诉我："乔治·华盛顿。"还真是华盛顿的雕像，怎么回事，华盛顿怎么会在这里显眼彰目的呢？我一笑，车夫越发哈哈大笑着，挥鞭催马前行。

六月三十日

动身之前，先去把博物馆看了遍。我在巴黎买的按意大利名画复制的版画，它们真正的原件都陈列在这儿。可版画似乎都比原件要显得精美些，这就好比罐头鱼有时要比新鲜鱼更鲜美一样。

同日

下午五时抵达米兰。预约的雷奇诺旅馆，因预约时间已过，房间全已住满，被拒之门外，改住马尔诺旅馆。在日本启程的当初，他们说过可上这儿来住的。

说是山清水秀的米兰，但这里既没有水，也没有山，连树木也没有。

离开巴黎后，我对旅行似乎又长了份见识，那便是，到一个新城市，在把行李托运去旅馆的同时，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上这个城市的公园去，在那儿稍事休息，这可以消除旅行中的失望。

古城给人一种像是来到了巴马修道院[1]之感。水已枯竭的护城河弯弯曲曲。城墙壁立。这座琉璃的城堡,不由使人想像起里边一定居住着王公或囚犯什么的。我见过不少城堡,但米兰城堡是最漂亮的,就像童话里的城堡一样。身倚护城河的铁栏,仰望高耸的城墙,忘记了疲劳,一时间沉浸在梦想之中。钟敲一下,皈依先祖,钟敲两下,皈依无二无三之境[2]。伦敦塔的这段著名描写,我在少年时感到难以理解,现在觉得自己真蠢。燕子像蚊群一般,在高高耸立着的没有尖顶的圆塔上,飞成黑压压的一片。

从公园叫了辆出租,让司机开到斯卡拉剧院,车子停在剧院旁,所有的门都紧闭着。无奈,只好让车开回马尔诺旅馆。司机着急地大声嚷嚷,不肯启动车子,我一点也听不懂,只能直愣愣看着他的脸。其实什么事也没有,原来现在停车的地方就是马尔诺旅馆门口。

七月一日

离开米兰。动身时,对旅馆的烟缸爱不释手。我住过的旅馆里,数这家旅馆的烟缸最精致。一听说我要拿走烟缸,使者立刻用纸包好,我也给了两个里拉的谢仪,谁知他竟跟我要十里拉。这种事不只意大利才有,其他地方也时常会被缠上。

大致上,让人发现你有可趁之机的话,那么结果肯定会经常让人有机可趁。像我这等人,看上去身上随处皆是可趁之机,以致闹不清该从哪儿下手才好,大大咧咧的,外国人倒也不来沾边。但有时候,若遇上手疾眼快的家伙,一见有机可趁,毫不踌躇,一下子扑过来,在你惊醒时他却早已干完了他的事。遇到这种时候,我就把它当作付税金,付钱得了。

---

① 法国小说家司汤达长篇小说《巴马修道院》中的场景。

② 佛家语,意为唯一。

去瑞士的那段意大利国境，山水之美，常常让人生出身在瑞士的错觉。但一翻过辛普朗，进到瑞士，山岳的险峻，空气的清澄，冰河的豪宕，才觉得和隔境那边的意大利完全不一样。再往里走，到蒙特罗一带，其景观的秀丽挺拔，使人不敢恣意轻慢。穿越蒙特罗，俯视莱芒古城，随着濒临湖水的洛桑城的逼近，脑子变得一片空虚，什么也不思考，渐渐进入了真正的旅行之境。正是山野最美的时季。灿烂之极归于平淡，失去了平凡，也就不成其为真正的美了。

晚八时半，抵洛桑。遍历众多国度，却连感想的余暇都没有，想来脑子让什么东西给塞满了。老子曰：物之为物，内中虚静，方可流转。我所感到的空虚便是堵塞不畅所致。

洛桑城的格局就好比是在小巴黎之上安置了一片湖水。每次登上胸膛般挺出的山坡，一旁平坦的大道便向远处延展开去。月亮高挂在湖上，俯视日内瓦城，只觉其嘈杂不已。

七月二日

上街得往上爬坡，得出一身汗，下来时脚下觉得冷，喷嚏越打越多。讨厌的街市。

湖水因下雨而朦胧一片，越过开在观台上的大朵大朵的蔷薇望出去，冰川渐渐消匿了身影。

梅雨时季
蔷薇绽开
寒冽云雾中

雨中
满院花朵摇晃

绕莱芒湖半周,下午五时,抵日内瓦。因为是此次旅行的最后一站,打算买块表。一住进维莱缪旅馆,便马上上街去。日内瓦似乎是旅馆和钟表之城,柜台里摆着烟,你以为是烟店,可各个角落却又都摆满了表;看到在出售孩子的玩具,你以为是玩具店,但一走进去,玩具底下却是一串串价格昂贵却又货真价实的表。玩具店里有仿制玩具手枪,没加留意,到处寻找钟表专售店,在大街上溜达来溜达去的,却再也没碰上。这里的钟表专售店,看上去乱哄哄的,不能买。

据出售钟表的店家称,表浸在水里十分钟后,拿出来,仍像原来一样走动。世界上再也没有像钟表这样公正的东西了。钟表成为这里最出名的特产,不是无缘无故的。所有的和平会议都在这里举行——思考钟表与和平的关系,乍一看似乎有点愚不及义,然而,天底下风光最明媚的地方,是谁都会致力守护和维持其永久和平的。对于承受这份特殊使命并引以为荣耀的人们说来,表示感谢和作出报效的最好办法,便是将最正确无误的钟表惠赠给这个世界——这是唯一可为之事。如果这样的暗合没什么意义的话,那么象征又算是哪门子事呢?到底是谁在致力于和平的思考呢?

七月三日

夜十一时,抵巴黎。每次旅行归来,总会对巴黎越发产生惊奇之感。我注意到,这次周游过的分属五个国家的大小不等的都会,一无例外地在拼命模仿巴黎,但又都弄得不伦不类。模仿得如出一辙,个性也就丧失殆尽了。

由笛卡儿开其先河的都市国家的理性设计,褫夺去了欧洲的个性。这种几何学的胜利还对人的内心大施淫威,影响波及现代。人的

心灵让圆规的双足死死夹住了。

在巴黎,每次发生罢工,便像道路向尽头处延伸开去一样,总要蔓延到劳动的各个部门。如同巴黎的马路都辏集到路易十六广场一样,金钱吸摄住了巴黎人心灵中的全部机能。——每次回到这个城市,我的心便会沉静下来,越发感觉到某种不可测知的深奥,如此地不可思议,因为个性这种沉甸甸的东西正渐渐从我身上消失而去。

不知不觉间,我不再看重事物存在于那里这样的事实,我已经收起了对自身的怀疑,也无心对那种很美却又很空虚的笑容喊叫上几声。

七月九日

出席普尔札协会主办的讲演会。讲演者是 Sobronne 大学著名的植物学家普朗克和我。我讲的是有关日本文学的基础,翻译是山田菊子女士。在巴黎演讲,比起演讲本身,当众接受各种各样提问并作出回答,要显得难度大些。我不清楚听众是些什么人,所见到的似乎大部分是普尔札协会会员。协会会长是前文化部长,而名列顾问的则有爱因斯坦、博雷尔①等十余人。

我讲完后,会议主席请听众提问,但没人提问。前来和我握手的都是些上了年纪的老人。青年人和妇女则直愣愣地、神色奇妙地远远望着我。这当儿听众中有人走上讲台讲话,身旁的人告诉我,他是有名的雕塑家。

---

① 博雷尔(1809—1859),法国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作品散发着憎厌感和情节剧气息,著有《狂想诗集》(1832)、短篇小说集《尚巴维,伤风败俗的故事》(1833)和《皮蒂法尔夫人》(1839)等。

七月十三日

巴黎因筹备市庆热闹非凡。听人说,这市庆本来因为年年搞,大家都麻木了,今年似乎特别盛大些。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在雨中狂舞庆贺。明天是市庆日,会越发热闹。随今年市庆趋于高潮,必将会有一场左翼右翼的冲突,对此人们翘首以待着。这几天,几乎每天都看得到右翼被弹压、挨警官殴打的事。这里的右翼,多为精神至上论者。挂三色旗、唱国歌者,被勒令解散。所见所闻的巴黎,早已失去了它昔日的面容。虽说已是夏天,但连日下雨,很寒冷。

七月十三日夜

应奥托伊的盐谷、大久保之邀。帝大的矢部教授也一同前往。

穿过布洛涅森林,这一带的郊外是共产党的巢窟,高扬着红旗。四人在圣克卢森林一直漫步到晚餐时分。这片树林我在拙作《拿破仑和顽癣》里写到过,现在踏进它的原型,远比想像中还要幽美的景色令我吃了一惊。前些天也去过《盛装》中写过的夏尔丹·达格利玛泰逊,那里跟我的悬想也几无差别。

圣克卢森林很大,与别的森林有所不同的是,这里齐整地长着遮天蔽日的大七叶树,赛纳河宽阔地从它脚下流过。令人惊奇的是,软木塞浮成了一个小岛。

入夜,在大久保的住处闲聊。住楼上的松平男夫妻俩,以及鹤冈也加入了进来,越发聊得热闹起来。他们都是对祖国既爱且忧的绅士。其时,已过凌晨二时,如同日莲宗举行仪式似的,由乐队加入的提灯队络绎不绝打这儿路过,都是共产党的游行队列。三时离去时,已没了汽车。无法归去,松平遂驾自己的车把我送到远处的拉斯帕伊。

像他这样亲切、温雅而有教养的贵族，这之前我还从来没遇见过。

七月十四日，巴黎市庆

听说每年的这一天都下雨，今天倒是个晴天。遇到这样的日子，因人群狂欢如潮，汽车电车都不通，不过今天蒙帕纳斯一带与平日一样，交通没受什么影响。

去看拿西旺广场的群众庆典。广场上挂着红旗和三色旗，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团体，举着五花八门的旗帜，陆续行进过来。行进的队伍中还有不少女人和孩子，看上去怕有好几十万人。他们右手握拳，高高举起，一边呼应着团团围拢上来的群众，一边合唱国际歌和马赛曲。在所有的十字路口，都有警官持枪防备着右翼集团的闯入。

游行群众的头顶上，高举有列宁、高尔基、斯大林等人的大幅照片，像广告牌似的晃动。这是共产党。接下来，是悬挂基督、马洛、巴比塞、罗曼·罗兰等的相片的。饶有讽刺意味的是，还有好几辆模仿昔日女王排场的彩车。扮侍女的丑女看上去都是一副无精打采、百无聊赖、很泄气的样子，只有女王一人在向群众微笑。

前些日子曾邀请过我的国际笔会，他们写有长长词句的旗帜也过来了。那时我正好外出旅行，没能前去赴会。他们也变成左翼了？抑或虽不属左翼，也加入了游行？旗帜颜色，只有一伙是白的，看来，这是个混合团体。

晚，上香榭丽舍大街。雨下得很大。戴着头盔的警官队伍一直把守着各处要地，没发生什么事情。很快折回蒙帕纳斯，这里的人群在密雨中冒雨狂欢。

七月十五日

近来，一天下五六场雨已成家常便饭。读借来的《文艺春秋》，上

面刊载着我的通讯之二，写的是刚抵达巴黎时的事。那时人特别激动，似乎兴奋得直喘气，想起当时的种种情景，觉得和现在的心情相比已恍若隔世，回首往事的感触特别强烈。尽管如此，前些日子孤身单旅的五国之行，毕竟有不少实际收获。我以为，大旅行只适合一人独往。万事万端，都由独自一人来承受，这比什么都好。

七月十七日

巴黎节庆后再待在巴黎似乎有点犯傻，人迹变得稀少的大街上，彼此见到的都是无所挂虑的神情，使人有闲得无聊之感。

从供有钱人逍遥的福茨旭大街，到香榭丽舍、巴多布洛涅一带，到处转悠着不修边幅、无所事事的人。这一带的资产阶级，外出旅行据说都是开汽车，不坐火车，渡海时，则携汽车一道上船，所以，就是上遥远的非洲，也是带着自己的汽车去旅行的。这似乎已成了一种习惯。星期天什么的，香榭丽舍一带，常常可以见到在英国过夜后归来的汽车，这是因为已经备有可装载汽车的特殊海轮的缘故。在日本，做了富豪，也谈不上有什么幸福，而法国富豪却是不断翻着花样玩乐。

七月十八日

独自在房间里读《中央公论》上水上泷太郎的《相扑杂记》（读相扑报道是我的嗜好，水上的杂记尤其出色，我很感兴趣）。刚好快要读完时，有一周光景没碰面的樋口来了，冷不防告诉我说，水上泷太郎死了。太突然了，震惊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樋口又说，是死于脑溢血。有人告诉过我，说水上晚年为饮酒过度所苦。我父亲也曾是这个样子，所以听说后觉得非常感慨。一天出门去，路上遇见冈本太郎，三人一起去了歌剧院。在车上打听起水上的死讯，冈本说，听说过南部修

太郎的死讯，可水上是谁呀，没听说过。传闻变得混乱起来。死去的或许是南部也说不定，我想。要是南部的话，我启程前，他还替我写过介绍信呢。究竟谁死了呢？迷惑不解了约二十来分钟，突然，樋口脸色发青，人向一边倒去，倒在了马爹利旁边的长椅上，让人觉得快要死了的样子，我与冈本惊慌失措。“就这么着，别管我，待会儿就会好的。”樋口用忧伤的声音说道，冷汗从额头上大滴大滴地淌下来，看着似乎也受罪。过了五六分钟，脸色恢复了常态。“走吧，可以走了。”樋口先行起了身。我让他上了车，想道，看来樋口说的水上的死讯是个误传。

夜，应邀前往山田菊子处。丰盛的晚餐之后，听了《汐汲》及别的唱片，忍不住想看歌舞伎。

七月十九日

作回日本的准备。收掇起行李，好提前送到船上。不知怎么的，觉得很高兴。顶着枪林弹雨回去，正好显出勇气。

七月二十日

我的第二封通讯《失望的巴黎》，似乎在此间的日本人中间引起了疑问。但这个题目并不是我安上去的。这篇通讯，不是想写巴黎本身，而是想不加虚饰地展现我这个自然人被推到巴黎这个高级都会之后，所产生的心理变迁。

据说，画家小出楢重从日本抵达巴黎的第二天，就嚷着要回日本，不管朋友们怎么挽留也听不进去，第二天返回马赛，一上船钱包就被偷了，在马赛滞留了三天，后来才回成的日本。高滨虚子听说也是这样。我也有同感。翻过一座山后，又有一座山出现在眼前，这么多山

翻得过去吗？结果难以琢磨。我说过，巴黎没有现实主义，随时日增加，这种感受越发加深了。读这个都市的小说便会明白。这种地方，除了评论，小说什么的很难站得住脚。

七月二十一日

四下看去，男的都厌烦透了女的，而女的也都厌腻透了男的，却又都相安无事。男的呢，添枝加叶地对女的说些好听的，女的则一个劲地挣钱干活，是这样的一个都市。归根结底，因为美女如云，长相漂亮对女人来说便变得一文不值，这样的都市，全世界恐怕也就这一处吧？在这种视美貌和才能有如一堆垃圾的环境里，世界上人人引以自豪的美貌和才能便失去了夺目的光彩。所谓巴黎的忧郁，就是你再哭得大声，你再缄默不语，也派不了什么用场。恪守本分，在巴黎才是最美和最高贵的。

人的行为，通常是由心理和金钱一起加以调节和保持平衡的，你可以意识到这在巴黎是极盛行的。事情到了这一地步，巴黎的特色就难以理解了。很难相信金钱和人情完全是一码事，这是巴黎第一个难以理解处。另一个难以理解的地方则是男女之间的伦理。

在巴黎，贞操观念还保留着。一个男子受不了对一个女子的苦苦爱恋，而一个女子也同样不能忍受苦恋着一个男子，为了达到双方得以快乐地、更为长久地相爱的目的，需要这样一种手段，那便是互相越过对方，到外面去寻找各自的异性朋友。这就好比欧洲各国为了稳固各自的中心地位，纷纷去别的地方拓建殖民地一样。

七月二十二日

西班牙的叛乱局势在扩大，昨天报道伤者已达三千，据说去那儿

旅行的人都回不了家。我因为推迟了去那里的旅行计划,得以幸免。

七月二十三日

买了飞柏林的机票。晚,在纽扣店遇见西条八十,他是游完美国后,昨天刚到的巴黎。

七月二十四日

九时起床,因十时要赶往波尔杰机场,余下的时间不足一小时。冈本太郎已有三四天没碰面,我突然去柏林的事他还浑然不知,但已没时间通知他了,只好这样离开巴黎了。我正这样寻思时,冈本却突如其来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哈,果然如此! 刚做了个梦,你去我那儿说,要到柏林去,我吃了一惊,从床上跳了起来,慌里慌张赶来,还真是这么回事。真没想到!"

我也吃了一惊,还没去成,却已有点毛骨悚然。

"今天是芥川先生忌日,说不定飞机不太平。"

"那,不去了!"

"不去了?"

两人笑着眺望下面的大街,七叶树的枯叶正在渐渐凋落。樋口来了我的住处,稍后西村也来了。因为要拍照,一起乘车去格兰布巴飞行馆。嵯峨善兵、井上清两位也来送行。

还有点时间,一起去歌剧院那边最后买点东西。薄雾弥漫,没一丝风。我说:"就要回去了,心里挺不好受的。"众人都说,巴黎确实让人留恋。据说在巴黎住久了的人,归去时会流泪。地球上能有这么个都会,是人类值得自豪的。

上午十一时,辞别巴黎。飞行馆的巴士很挤,我让樋口一个人送

至机场。在机场上，樋口对我说："你回去后，打算干点什么吧，干出点名堂来！"我说："你也早点回日本，别待太久了。""把你在那边的好消息告诉我，我也会早点回去的。"樋口来巴黎晚我一班船期，对我说来就像是同年级的同学。上飞机后从窗口看出去，樋口正把照相机镜头对着我这边，但似乎看不清我的身姿，看不到我在招手，过了会儿才笑着作了回应。机舱门合上了，于是，飞机朝空中飞去。

飞机保持着五百米的高度，渐渐飞离巴黎。国境哪儿跟哪儿根本分不清。只知道飞行在森林和田野之上。欧洲大战中经历过最为惨烈的相互杀戮的大地，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我脑子里想到的只有这么一个念头：人类集中了全部的智慧，干了那样愚蠢的事。此外，再也产生不了别的感慨了。只是觉得好生奇怪，这次恐怕是自己在这块大地上所作的最后一次飞行了，可我对此竟显得十分平静坦然，一点也没有激动不安。

比起飞经些什么地方，更要紧的是尽快飞抵目的地。总之，我只要一上飞机，便会有一种鸟才有的心情。看来，空中飞行还是睡着最好。看出去尽是些相同的森林、田地景物，并看不到别的东西，只得不时眺望下界。"呵，又是这单调的景物！"有河流，可河流还不哪儿都一样。心灵就这么麻木不仁地与空中飞行中的无聊抗衡着，不知不觉地沉睡了过去。

下午二时（时间表上写着十四点）飞抵科隆。在平野正中，尖塔拔地而起，城市呈砖色。地面上的现代生活景象，像在是对挟一身空中疲劳踏下飞机的旅人表示极大的怜悯。与法国所不同的是，这里看上去人人都显得很有活力，但这种富有人的生活气息的情景，不一会儿便将与我分属两个世界。人们在眼前认真地活动着，只想早早上飞机离开这儿。

下午四时，一条暗红色的、鳞甲厚实的怪龙，口喷烈焰，横行而来，那便是柏林。我想，如此痛苦地直打滚，巴黎是受不了的。

从柏林机场坐车到罗伊茨普尔·斯特拉塞。道路两旁的建筑都是五层楼。石式建筑物每幢都一样厚实,显得很均衡协调。植着菩提树的大街上,枝叶几乎垂到行人的头上。平坦如砥的道路在树叶间笔直地延伸着。房屋窗前,鲜红的葵花成行开着。走在巴黎的建筑物间,有一种抬头仰望山顶的感觉,而走在柏林的建筑物下,感觉就好像是行走在岩石的山谷间似的。街道,走到哪都是一样的街道,没什么起伏变化。大街的某处,以为下决心记住了的,可到时候发现,记住的地方都找不到了。记是记准了,却把来和去的方向弄混了。房屋间不留点空隙,就好比人的心灵间没有开窗一样。触目皆是石头和菩提树的绿叶。要是每天都是这样没个完的话,人的眼睛就会跟自己扎自己的皮肤那么难受吧。总之,心灵之窗在这里就是人的皮肤。

在巴黎的大街上,我们眼睛徜徉于街头的雕刻间,游乐于商店的装潢之间,歇息于优雅的七叶树下,得以拥有在起伏变化的街市上、在人群中歇息的自由。但是在柏林,你一开始看到的是这种东西,接下去看到的还是这种东西,没完没了,这样,人的心灵所需接受的锻炼,便唯有忍耐这一项了。我以为,柏林人是最能拧成一股绳生活的。

……

七月二十五日

住卢森伯格·斯特劳斯三十三号。旅馆已满客,我只得住进一个女医师的家。女主人是基辅白俄贵族,已年过五十,身上保存着王朝时代的气质和善良。革命时,身无分文地携老母和两个儿子逃亡到了柏林,靠刻苦精励学医,获得行医执照。在德国,获医师证书是很难的,而要成为一名女医师更是难上加难。因为身心疲劳,乘巴士时曾昏倒在地。加上她家是犹太人,现在要在德国生活下去是极其地困难。丈夫至今仍在俄国,自革命分手后,音信全无,还不知道现在到底

在哪儿。这在日本是难以想像的事情。

七月二十六日

造访过德佩里茨的奥林匹克村后，上街走走。家家窗上挂着旗。听说来了不少日本人，可一个也没碰上。以为天放晴了，可马上下起雨来；以为要下雨，天又立刻放晴了。街上陈列橱窗里，想驻步看看的主要是机械类商品。以茨奥车站为中心的那片城区的那条最繁华大街的装饰，一度曾经弄得跟巴黎酷似，被禁后才改成了德国风格。这事要是发生在东京，政府不知会受到怎样的攻击。在日本，大概日本风格的装潢才会遭禁。

没什么事好做的，只一味系念着天气。因参观奥林匹克村，这里外国人逐渐增多了。晚七时后，外国大街一般都寂静无声，没了行人，但现在，这里到了夜晚街上到处都是人群。我似乎也能一眼辨识人种了，还能依据走路的姿势分辨出妓女来。在柏林、巴黎、伦敦，人们对妓女一概面带悲悯之色，但要是在日本的话，她们说不定会被当成贵妇人看。

七月二十七日

像这里打扫得如此干净的城市，别处是找不到的。人类心灵如果也要变得如此清洁的话，那么也许只能指望战争了。

只要生活在大地上，就得反反复复思考，那么思考透彻了的人又究竟凭什么生活行事呢？极尽全力清理这个世界的人，除了团结，别无他法。趋赴团结，无非是从事和平或从事战争这二途。在这场大战中的战败国，善恶问题早已过时，思考人类共同的问题这类迂腐不切实际的事，在这里也毫无意义。产生康德、歌德的德国早已是一百多

年前的事了，今日德国，唯有法西斯主义畅行无阻。这种非得战败才明白得了的心理，在战胜国的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不合理的。

七月二十八日

在温特尔登林阴道上寻找硬币银行，但弄不清这银行在哪儿。于是有个老太太扯扯我衣袖告诉我："你是找硬币银行吧？往那儿走，朝旁边拐弯。"我照她所说的从旁边绕过去，但到底哪幢建筑却闹不清，一直在后边张望着的老太太又奔了过来，告诉我："这儿这儿，从这儿进去，上三楼。"这是个穿戴得并不太好的老太太。在一个国家，如能得到如此亲切的关心，哪怕只遇到过一次，那也会感觉到像是遇见了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一样。一想起这位老太太，我便觉得，对德国的恶评会从我身上远离而去。我不认为这是我的无知。国家与国民不是一码事，要让别人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却又谈何容易。在巴黎，我从没遇见过这样的老太太。

七月二十九日

十八岁的侄女要从巴黎来，女主人十分高兴，她对我说，柏林的姑娘到了十八岁就完全是个大人样了，而巴黎的侄女还纯粹像个孩子。住我隔壁的是《每日新闻》的巴黎特派员城户又一夫妇。城户忙于报社的事务，我从他夫人那里得到了周致的照料，实在是位细心聪颖的夫人。法语又地道，感觉又好。可出人意外的是，虽然前些日子刚从日本到的巴黎，她却说不想在巴黎长住，柏林倒是待多久都行。

往后，将在欧洲长住下来。她也会像我一样，在漫无目的闲逛和游历中，不知不觉地改变着见识吧。

七月三十日

下一届奥运会已决定在日本举办。日本人碰在一起,都作面面相觑状,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都说:“怎么回事儿啊?”“又该打架打翻天了”,有人说。对开幕在即的奥运会,大家都抱无所谓态度。

日本人聚集的餐厅也有一种表示异常兴奋的做法。

“真的要开了呢。”

“不清楚。”

这样的对话,谁也不接口,只闷着头。欧洲各国的视线都一起集中到了柏林。我们这些日本人虽然作面面相觑状,可去哪儿找出能与柏林相匹敌的文化呢?实在窘于回答这样的问题,唯有抚摸自己尴尬的脸,脸上则让急汗憋成一片酱紫色。彼此只是杂乱无章地一个劲儿扒饭。

七月三十一日

嵯峨善兵从巴黎赶来。晚上去茨奥车站。街上越来越杂沓起来。在咖啡馆一落座,侍者马上给我们桌子上放上太阳旗,引得所有外国客人都一齐朝我们看。昨天去大舞台,多少有点嘈杂,但来自各国的人士都很有绅士气度地依次入场,因此整个柏林就像是在举办一场显得彬彬有礼、守节度和宽容大度的庆典活动。比起比赛本身来,奥运会期间国际间的和平和各国间的谦让是最为重要的。不能把这看作只是徒有其表的虚假之美,正因为比赛本身无论在目的和内容上都是虚的,因而才能盛放出精神上的美来。

八月一日

奥运会开幕。晚上，将大型运动场的情形写下，由城户打成罗马字发送回日本。四十分钟后，文章仍将原封不动地还原为我本来的文稿样子，出现在日本的办公桌上。可由于白天太疲劳了，脑袋有点不听使唤。写完后，与城户、北泽清、本田亲男三位一道去邻近的维克特里亚草坛。里边舞正跳在兴头，谁都挤不进去，只得在人迹寥寂、益发显得冷清的草坛喝啤酒，然后各自回住所。据说，维克特里亚俗称特里亚，一代又一代日本人曾在这里得到过最好的照料。一个日本人拥着一名女子，消失在黑暗之中。

八月二日

日本选手成绩很差，以致无心将之撰成文章。让报社写啊写啊地嚷嚷着一催促，就更没心思提笔了。记者全都忙得可怜，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也睡不成一个安稳觉。

八月三日

上商场购物，店里的女主人把“再见”换成了“哈嗳，希特勒”。与法国老女人总是不断追忆和怀念昔日的时光正好相反，这里的人敬慕的是今天。对市民说来，或许今天的制度要比昔日的恺撒时代更好吧。

据说，恺撒生性潇洒，他让大街上的门窗都装饰一新，每月巡视一次，谁家窗子装饰得漂亮，就赐给赏金。时至今日，窗前葵花竞相开放的风景，仍保留着恺撒的遗风。帝王的癖好成了市民的习惯，一直流传到了后世。

八月四日

房东主妇的侄女自巴黎来，求我带她一起上奥运会赛场。我还是头一回和一位十八岁少女一起度过一天。女孩一身法国装束，显得很俏丽，可对赛事比我还要无知。

英、法、德、日四国中，最渴望成为一名运动员的大概是日本人。日本选手有不少是学生，相反，别国的选手多为商人。但据说德国女选手的成绩好坏，对她的婚嫁会有很大影响。德国娘子军的成绩超群拔萃，原因不难想像。

八月五日

去一家中国饭馆吃晚饭。前《大每》驻柏林特派员大冢虎雄识破隐姓埋名的马占山，将其逮捕归案，这家饭馆是最早知道他的生死的。"就是这家饭馆！"城户说。店看上去很脏，菜的味道也不地道。墙上用红金粉画着的竹子，也跟布景似的，敲上去发出纸糊的扑扑声，做工十分粗糙。也没中国人过来招呼。马占山在这里的生活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吧。逃离自己国家的东亚人，通常对欧洲文化是不具备批判眼光的。我们果真没有值得自豪的东西吗？不对自己国家的文化整个加以轻蔑，我们便真的无法生存了吗？

我不认为东洋三千年的历史毫无价值。重视这种价值，是日本知识阶级的共识。弥漫在日本近代理性中的色彩，便像这房间里画布景竹子的粗劣金粉一样，漂浮在眼前，然而，对此我也并不失望。

八月六日

是取道美国还是取道苏联回日本呢？挺让人犯难的。遇到两者必选其一的难题，我决定倾向听命于外力对我的操纵。神明就出现在这种时刻，我急不可耐地希望见到我的神明。我觉得，现在正是以完全虚静的心态来听从自然力量安排的时候。会把我引向何方呢？

八月七日

我现在陷入一片空虚。我的意志所想去的，既非美国，也非苏联。我所能感觉到的，只要可能，都已感觉到了。就像膨胀到了极点的袋子一样，我只相信从外界袭来的力量。别人的批评也好，话语也罢，现在于我全然无用。会不会下雨呢？马上又想起了天气。对我说来，考虑今天是不是带上雨衣出门，成了最值得关心的事。徜徉在街上，只是信步由缰地。“今天，要能喝上一杯咖啡，这世界上随它发生什么都不要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柏林时如是说。这种心情并不稀奇。

在柏林，陀思妥耶夫斯基天天赌钱。我死命地考虑着究竟带不带雨衣出门，与之又有什么不同呢？

八月八日

我还没去过柏林的博物馆。比起柏林的历史来，还不如吃上一回美味，然后心满意足地抽上通烟。在我如此空虚的心灵之外，奥运会正在不断趋向高潮。

“怎么，是绕道美国，还是取道苏联？”城户问。

“唉，连我都不知道哩。决定取道何方现在成了我的奥运会了。”

城户只得发出苦笑。

独自悠悠晃晃走在街上，遇见村社。好漂亮的一双眼睛。

八月九日

晚，突然受人嘱托，要我将马拉松赛跑的记录影片捎回日本。比赛结果出来了。我决定接受嘱托。

在阿多伦大酒店为我开了送别会。奥林匹克国际联合委员会的本部便设在这家酒店，它也是柏林最高级的一家酒店，装饰得如同大剧院一般壮丽辉煌。宴会到一半时，有电话找我，穿过长长的大厅去接，是胁村打来的。胁村是目前在伦敦作石油研究的学者，经大森义太郎介绍，这次在柏林和我刚结识。

送别会结束后，等胁村来，然后一起走过温特尔登林阴大道，去契雅花园。公园里菩提树苍郁参天，即使白天也幽暗一片。在这儿喝着咖啡，听胁村谈论英国那边的事。胁村是个笃实温厚的人，一点也没有学者的做派。

八月十日

因作绕道西伯利亚的准备，与城户夫人一起上街购物。人在欧洲，今天是最后一天，但已经厌腻了，对欧洲，我早已感觉不到什么依依不舍之情。我理解欧洲吗？连这种反躬自问也懒得回了。但实眼看过了，这是确确实实的。我所看到的，都不会忘记，我连长在巴黎屋脊上的草儿的阴影都记得清清楚楚。事到如今，我会因为我的短视而视而不见感到庆幸，只是要把这些表述出来是件难事。

尽管如此，我对人的头脑能把如此庞杂的风景纳入它的组织之中而感到惊奇。我对人的头脑惊奇着，这种惊奇感于我前所未有。记忆

一旦趋于复杂，人的行为也肯定将随之趋于复杂。回日本后，我如何收藏起这些记忆，对人们秘而不宣呢？早知今日，还不如死了的好。

谁都没揣想过，所谓表述，只能是将浮现于脑际的几万分之一表现出来而已。文学家的技巧，不过是在这方面比别人多两三倍的表现力罢了。

人们把自然力，即物理称作社会现象，整个世界系于一体，都通过它得以表现。然而，比自然力卓越不知多少倍的人类头脑，却要去守护这些围着自己转的自然物理？

“那样了不起的一个人，干吗会说出如此无聊的话来呢？”

青年人的这番怀疑，归根结底也是人们对自然科学的怀疑。所有的社会现象都彷徨在这个疑问之中，探索着永无尽头的命运。今天，穿越于这一黑暗中的摸索，并显得光彩夺目的，是柏格森。在思想界，他那无与伦比的明澄和透彻的现代理性，向我们提供了得以展望现代世界的眼光。这种眼光对人类精神，以及进而对人类心灵所产生的影响，还在于它宣布了这么一种观点：欧洲的理性和中心精神，终究会转向东方。

然而，现代东方的知识，却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唯物主义者的知识。他们致力于将欧洲理性之外的东西从整个人类精神世界中排除出去。知识的换算表总是依据绝大多数国民的平均数来制定的，此际，便表现为大胆抛弃自身的历史，以趋就欧洲。这里边有一种直觉，这种忘记自身直觉能力的前景，是我饶有兴致所要关注的。

八月十一日

夜十一时，从柏林茨奥车站出发。火车一开动，我的车厢里突然进来一位年过五十的日本人，是个本分的绅士。

“我就这么个人，这就回日本去。车上日本人就你我两个，还请多

多关照。”他说。

此人名叫大山，在以后的日子里和我同道回东京。奥运会游泳比赛离结束还有三四天时间，便嚷着要回日本去了。这么个怪人。

聊天中，得知他是绕道南美而来的贸易商，身兼工程师之职。

“报社把胶卷托付给我，让我捎到满洲里。可昨天收到《日日新闻》的信，也同样托我把胶卷捎回，还以为都是《日日新闻》在托我，今天一看，才知道是《朝日新闻》在托我，闹不清怎么回事，不过，唉，哪家都行，就捎上了。可拍了些什么好像不让人知道似的，封得严严密密的。”大山说道。

“《日日新闻》的胶卷由我捎着。”我说。

“咦，你捎着，怎么回事啊，越弄越糊涂了！调一下包如何？”

是这么个性格开朗的人。对这两家报社来说，马拉松无疑是奥运会中最重头的镜头了。事实上，我和大山必须在西伯利亚比试谁跑得快，只是乘的是同一列火车，无法比试。

八月十二日

天还没亮，有人叩我房间的门。到了法国与波兰的国境。检查官上来检查所持货币，马克一概禁止携带出境。凌晨三时光景的事，查过后我又睡去。

醒来，眺望窗外的景色，已是上午九时。不知不觉地看着列车驰进波兰境内纵深处，抵达雨中的华沙。不知何故，总觉得华沙像是日本浓尾平原上的一个城市似的。满是铁锈的钢轨间，野草生长着。

牧场绵延不绝。这里的牧场，据说草格外柔嫩。鹤不时降落在草地上。森林和树木远离人烟，遭人遗弃的草原，凌乱、潮湿，不见一点起伏。少女站起身子，看着停在草原上的火车，眼睛里渐渐放出蓝色的光芒。在阴沉的天空下，四处绵延开去的草原，拥着洼地，显得十分

阴郁。一柱电线杆子遗世独立在原野上，望着这寂寞的风景，我想起了出生于此的肖邦。这个国家，有着某种孕育天才的怠惰气质。“文化竟然落后得如此可怜。”大山对我说。

曾在波兰居住过多年的人告诉我，在波兰，一旦姑娘和男子合盖过一条被子，那么按照宗教上的铁的法则，无论发生什么事，她也必须与他结为夫妻。然而，结了婚的人妻，放荡不守操节，却又比比皆是。也有人告诉我，波兰美人多得别国无法比。

我在巴黎，曾与一位长得年轻貌美的波兰女性说过不少话。我对她说，听说你们国家数学天才特别多，我记得她回答我说，“可除了这个，就什么也没了”。当时我想，对自己祖国，即使再谦虚，也不能贬损啊。之后，这位波兰女性在我眼里就再也看不出她有什么美的了。

一个伟大的人却不爱自己祖国的优长，在我是无法想像的。我在巴黎结识过一位在柏林遭追捕后逃亡出来的女共产党人，我问她最喜欢什么地方，她的回答是：“还是柏林。”

日本最明显的非文化倾向，便是知识阶级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嫌弃自己的祖国。对日本说来，我以为建立民族自信要比什么都来得要紧。

从早上醒来到下午四时光景，窗外看到的风景，尽是湿气缭绕的草原。整个波兰境内恐怕都是如此吧。如果思索一下一生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人的心态，我觉得女性贞操观念的丧失最值得关注，这要比“除数学，外什么也没有”的说法更难让人理解。单调，并且是令人恐惧的虚无的单调，在这块整个儿铺满了单调的大地上，人们除了和本身就是虚无的数学格斗之外，便再也找不到需要动用心灵的事了。是数学，还是无意义的音乐？人们无论偏于何者，都无法过上使心灵获得支撑的日子。

落叶松渐渐多了起来。下午五时半，进入俄罗斯境内。我身旁的两位德国外交官，用忐忑不安的眼神眺望着国境。从国境上的车站起

始，镰刀和锤子交叉着的标志便鲜明地浮现在眼前。

这就是苏联？我思忖道。白桦树越来越多，原始的田野上绿色渐渐加浓，沿途，人们的脸上表露出自信和有思想的神情，淡漠地打量着我们这辆来自欧洲的显得老迈的国际列车。列车这种现代科技突然闯入古老的森林地带，与周围的风景显得很不协调。沉静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副郊游后归来的悠然自得神情，在圆木搭建而成的积木般的木屋里，沉浸于简朴的满足之中，宁静、通达，脸上不见笑容，一股清新的忧郁漂浮在空气之中。

下午六时，车抵尼古列。我们在这里换车，护照也在这儿被收了去。行李检查很严格。一美元换十个卢布。货币兑换率，不好对付的世界和平的扰乱者。要是这汇率不改变，世界怎么可能幸福？世界各民族所有的心理都被包含在这里边了。数学应用于天文学和应用于货币汇率，之间的差别有天渊之遥，就像地狱和天堂一样。世上所有的理性都在致力于消除兑换率，人类理性何以要花费在这种徒劳的努力上呢？眺望着俄罗斯茫茫平原上的天和地，此际我在心中想像着货币兑换率的不可思议。世界的全部历史，这种发生在大地上的人类互相残杀，互相信任，又互相憎恨的历史，便都只是在这种换算率中兜圈子，从未跨出过这个怪圈一步。所有思想也同样因此而丧失了发言的权利。

唯有我是日本人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唯有这个对我来说才是唯一真实的，这简直难以置信。所以换算的不可思议性也是很难意识得到的。我真想在这里将祖国这个词，说给从未见识过自己国家边境的日本人听听。四面环海的日本人的一个缺陷，便是压根儿不懂得祖国这个词所具有的不可思议的、令人战栗的意义。

换了列车。深绿色的车厢，看上去就像颇具古风的高筒礼帽的内里，由它送我去日本，开起来想必会哐哐乱响吧。我突然想起留在国内的朋友，这些可亲的、得以与他们为友在我觉得无上光荣的贤明之

士,他们却无法见识一下我所感受的东西。世上竟有这样残酷的事,我该对他们讲述些什么呢?朋友们大概会把我想像成一个只图自己方便的自私自利的家伙吧。

现在,我以一种麻木不仁的心情眺望着苏联的平原。要说为什么,那是因为这里不是日本。对我来说,俄罗斯平原之美,仅仅是美而已。共产主义对此时的我说来,什么都算不上,除了挚爱日本,现在我什么都视而不见。

爱是令人喜悦的,唯有爱的生活才是生活。一想到日本,我就心跳得厉害。不能从肉体上感受到祖国这个词的人,想必会骂我是法西斯吧?但这种攻击肯定没道理。我身上并没有招人愤恨的多愁善感,可我却受到了攻击。我学会了不管什么样的子弹射穿我的胸膛,都能将它取出来的本事。

晚上九时,在餐车遇见安德烈·纪德。

八月十三日

晴。餐车又见纪德。

俄罗斯到处是平原。连绵的平原有几十个日本那么大。长满了草,草荒凉得让人惊奇。我担虑自己,别把人像草那样给小瞧了。无论怎样高度的文化,都不足以与草匹敌。自然只有在俄罗斯才真正看得到,这里不存在任何人工修饰的东西。不事修饰的自然的平原,在日本人的头脑中是难以想像得出来的。我就像个傻瓜,嗒然若失地面对这平原。

庞大的俄罗斯文学,像是在和俄罗斯草原较劲似的。这儿,除了庞大还能有什么呢?伫立在大地上,一目了然的视野为六英里方圆。而这包含森林草原的六英里方圆的空间,平坦得任人驰骋。

上午十一时,抵莫斯科。

莫斯科城以河为中心,高低起伏。在大草原深处修建起一座城市的人们,当初,想必是受到了这土地的起伏和河水的诱惑吧。一种微微的起伏,给这块平原上的人们,提供了一份极富人情味的、唯一能使人感到心灵愉悦的变化。

白浊的河水对面,飞扬着尘土的淡褐色山丘之上,望得见涂成金色的克里姆林宫圆顶。这儿的市民似乎不喜欢树木,瘦削的街树只是徒有其名。对在原野上拥有大片森林的居民说来,将精力用在街树的繁茂上,也许是愚不可及之举。的确,在所有四周环有森林的城市中,至少,莫斯科是最不想植树的。难怪,俄罗斯美丽大自然中,最脏的地方也莫过于莫斯科了,这与日本的东京如出一辙。

城里土木工事之多,也足以与东京相匹敌。这是目前最热衷于造新房子的国家。妨碍工事进行者,一概削去。

传统上缺乏理性思维,这一点莫斯科又与东京相似。而只要传统上逻辑思维匮乏,不管你意欲从什么地方去吸收什么,都将难遂其功。意欲本国文化与欧洲具有平等的地位,或对这种平等要求持警惕态度,也都将难遂其功。看来,不突破这一层,便谈不上什么新兴的主义。

克里姆林宫的建筑看上去就像一幅暗红色刺绣,给人以奇异之感。外围的红场则是美国式建筑。上莫斯科的繁华市区,便会意识到这里是无产者的国家。走了不少国家,无形中把一个个国家的制度给淡忘了。用不带一点成见的眼光四处观察,并将由此获得的感觉本真地写下来,这是可望不可及的事,就如同莫斯科闹市里找不到咖啡馆一样。咖啡馆在这儿是多余的。众多行走在大街上的人并不悠闲。所谓大街,仅是人来人往而已。不妨将这看作是雄壮快活的表现,但如果将之看作游手好闲,那么,人类欲望何以如此强盛,人类何以不会灭亡,于我便不难理解了。

在这里,我得以初次见识了没有商店的街市。比起把商店当作街

市最主要的装饰的欧洲街市来，莫斯科的单纯朴素，也无须现在才开始对之感到惊异。要见识这儿人们欢快的一面，就该去郊外的森林。

列宁墓前，伫立着枪刺高挑的卫兵。方形的陵墓，由拭磨过似的光洁红色大理石筑成。今天不开放，不让进。上苏联自称世界第一的那家宾馆，尚未完全竣工，看上去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像是市政厅。

在巴黎看过不少介绍苏联的照片，好像都只是在宣传这个国家的军备如何如何充实。由于军备上竞争不过这个国家，以致各国间不可思议地掀起了一股军备热浪，这实在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事。要是这种现实上的混乱也在这里出现的话，那么，思想自然也会被弄成一团糟。

把希望寄托于对理性精神的维系，这种脆弱的信念，实际上是行不通的。这一无从实行的高贵信念，目前正在转变为一种不将某物恶骂一番就决不甘休的轻薄态度，并且，这种轻薄之见的持有者，在考虑事物时，又比谁都更倾心于这样一种看法：人们想清醒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都早已不可能了。

少男少女间的交游，在俄罗斯管束得很严。男女七岁不同席的习俗，至今仍在俄罗斯被循守着。

走在莫斯科街头，生出的第一个感觉便是，人们的脸色何以会如此忧郁？我想，这不仅仅是种族传统使然，而很可能来自巨大无边的草原。在契诃夫的《樱桃园》中，樱桃树被伐时的那种悲伤，与在日本伐倒同样一棵树时产生的悲伤，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俄罗斯民族在这片草原上一直忍耐到了今天，这使我感叹和佩服。日本除了拥有山川、河谷和原野等众多地貌，那四季鲜花盛开、人们得以沉浸于风月之优雅的日本庭院，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所无从想像的。我最想让日本年轻人看到的东西，便是巴黎的文化和俄罗斯的草原。一见到俄罗斯的草原，我反而异常强烈地感觉到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感觉到了那片苍茫辽阔的精神原野。

在日本人看来，喜欢日本总不会错，只要喜欢便能得救，这种庆幸和感恩，在日本真是触目皆是。

也许人们会说，你不懂工人农民的苦处，但这换了别的国家也一样。这是另一个问题。

下午三时，离开莫斯科。抵达的车站虽不同，但车却是同一列。列车奔走在草原上，森林又连续不断地出现在眼前，地貌却一点变化都没有。

八月十四日

草原、森林、白桦，络绎不绝。树木到处都是条杆笔直。

我的包厢是个铺两席榻榻米大小的正方形车厢，下铺让大山占了，我睡他斜对面的上铺。老担心会掉下去，故而没睡着过。餐厅的食物倒还不坏。再朝前便可看到西伯利亚了，没有比这更让人高兴的了。

风景和前一天比没什么变化，尽是白桦和落叶松。大片大片的白桦，接连不断地出现，看上去不像是树木，倒像温柔优雅的生物一般美丽。

树木竟然都能如此强韧、笔直地挺立着。真想看一次树弯曲的身形。这里若有弯曲着的树，那便是倒下的。正这么想着，注意力让车站上兜售烤鸡那格外生动的情景给吸引去了。

乌拉尔山脉出现了。说是山脉，可跟平坦的草原没什么两样。

八月十六日

平原绵亘而来。草渐渐变短了。

“这可是阿根廷、美国都见不到的！”大山惊叹道。我则望着依傍

在铁道边上的一条细长的道路，目不转睛地盯着这条说不定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坐雪橇走过的路。

置身大海，为海平线所环围，此际，会觉得哪儿都是一样的地平线。一旦产生这一感觉，那么不管到了什么地方，它都会尾随而至。

在巴黎时，我曾为人类过分的有所作为而感到悲哀。但在这里，我却又为人类无所作为而感到悲哀。

"这景色怎么说呢？唉呀，说辽阔不辽阔的，都显得言不及义。"大山说。我也已是言穷词绝。即便言词再夸张，也将完全失却夸张的威力。在大地上，为这样的观感所打动，我还是第一次。

"虚无。"

我试着这样说。我意识到自己在为以往感受过的虚无而赧颜。

我的眼前出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一个场景：拉斯科尔尼可夫与索尼亚默默伫立着，望着遥远的地平线那端依稀露出的曙色。

在日本，虚无指这样一种情况，即意识到了凭自己有限的智力去四处探索，是毫无意义的事。可在这里，触目所及，唯有虚无。

随处都是田地。像用手指挠过似的。

八月十七日

茫无边际的俄罗斯，搞起军备扩张来是可怕的。但这不可能。即便没俄罗斯这般辽阔的自然，人们也休想控制得了。人所能支配的，不过一条铁路而已。这里唯有铁路属国家。铁路这块肌肉，假如动用不随意肌的话，便会一目了然。我并无任何轻蔑之意，只是感到人强不过自然这一事实。

表准确无误地指向上午九点时，列车里的真实时间却是下午三时，又要临近黄昏时分了。这是离开莫斯科后，一直没把表拨正过来的缘故。把表上的时间校正为世界公认的时间，同时又让表出些故

障，世上不会有如此要求的人。

在黑色的大地上，随处设有众多的车站，不管哪个车站，周围的居家都是些不整洁的、很难称得上是村子的村落。而未婚男女间授受不亲的情形，却随处都能感觉得到。我们的列车一到，马上就有手持鸡蛋和牛奶的老太太、吉尔吉斯姑娘从村子里奔过来，其中也有倒提烧鸡腿的。

月台上好多工人挤成一团，一动不动蹲在地上，望着列车。我挨近其中的一位老人，递上一根还是在德国买的好烟，老人既不伸手接烟，也不露笑脸，无奈，只得将烟送到他手指边，老人这才用手指夹住了那根烟。思想对头脑的渗透竟达到了如此程度？这便是成为迷途的孩子的光荣？

隔四天才过一列国际列车，所以村子里的人倾村而出，都聚集到车站上来了。所有的月台都热热闹闹的，流露着将欣喜藏掖在内心的自豪表情。从车上下来的欧洲人穿行在人群中。文化上的优越感和边远地区人内心的自矜，在这里微妙地交换着视线，珍惜着这短暂的节日，这小小的、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平坦大地上的节日。思想、金钱和爱情，都在这里中止了，唯有理性在祈愿着。其他的事我已不清楚，只知道挖开面前的雪，五千年前的猛犸象，携着餐刀所能切开的肉仍在翻掘着。

一对美国新婚夫妻，每到一站，都要摄影留念。别国的旅客是不允许的，唯有这对夫妻被默许。带着外交公文由柏林赴日本的两名法国外交官，上餐车也总是把带子捆着的大皮包一同带上，从不撂在一边。

"什么东西？"大山问道。

"对日本来说可是顶顶重要的东西哟！"两人笑着回答。

一列开往巴黎的国际列车停在距我们约三尺处，出乎意外地热闹。一日本人杂在里边，凑近来点头致礼："听说了你们在那边的详

情，辛苦辛苦，我是外务省的，正前往华沙。”打招呼的这位也是两人同行，带着外交公文，另一位守着公文脱不开身，留在了车厢里。大山把这事跟德国外交官一说，大家都大笑了起来。

炫耀自己的外交公文是最要紧之物，恰恰这个最没人要偷。

我和大山在包厢里聊天时，我们的侍者也站在门外听着。入夜后，什么都看不见。两天后就到满洲里了。

这里到底是哪个国家？提出这样的反问并不觉得有什么唐突。因为世界在无穷无尽扩展着。对天空的广袤，我已感觉不到有什么好惊奇的了。内心已变得干净利索，无滞无碍。

八月十八日

贝加尔湖出现在眼前。山渐渐多了起来。离开柏林后，这一路上还是头一次见到了看上去像山的景物，不过，这还很难称得上是山。但若是连这样的山都没有，就更麻烦了，寒风会从这儿毫无遮拦地刮向俄罗斯。

从外国回来，人就变傻了，这是日本人中间很流行的说法。确实，也只好变傻。

真正独自一人游历世界的，古往今来还不曾有过。由全世界汇聚而来的智力，便是使我们不断获得认知的逻辑，那么，被这人人信赖的逻辑所遗漏掉的东西究竟又有多少呢？不，毋宁说，被这种逻辑所遗漏掉的，恐怕要比它让我们认知到的还多。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人便会变傻。这傻如同怀疑主义，并非语言心理学上的那种知性上的迟钝和呆头呆脑。

存在着一种各国通用的逻辑，这逻辑同样源于人类的不完备，仿佛电流一般，它那永无休止的变化，表明了它有不懂得理性限度之虞。压根儿一无所知的可靠和保险——从这一头脑中，产生出了被称作辩

证法的智力。我对这种人的头脑深表怀疑：当他游历过欧洲后，相信自己变高明了。

八月十九日

马上就到满洲里了。从贝加尔到这一带，是诞生过成吉思汗的民族，舒缓起伏的绿色大地，委实有一种使人心旷神怡之美。平缓的坡沟里见不到一户人家，唯有白云般移动着的羊群。蒙古人一脸天塌下来也安之若素的和蔼神情，伫立在原野上，眺望着我们的列车。地貌折皱的阴影清晰地投影在坡沟里，那种十分现代派的美是无法形诸笔墨的。

夜十二时左右，终于来到国境。俄罗斯方面要在这里检查行李，护照开始回到自己手中。一名德国外交官随身携带的一百圆日币，在波兰尼古列进入苏联国境时忘了在护照上记上一笔，遂被没收。

“请还给我，这钱我在日本还要派用场，我少不了它！”

德国人恳求了好几遍，可年轻的国境检查官毫不理会。德国与俄国政治关系的险恶，于此可见一斑。

“你在日本待多久？”

“两周。”

“要是那样，回来时再还你。”

德国人咬牙切齿，攥紧拳头，转身折回，猛地一拳砸在桌子上，怒目而视道：“那么好吧！”然后气呼呼地走开去。

八月二十日

离满洲里只有三小时的路程。钻进被窝，却难以成眠。心里期待着的，是日本看上去将是个什么样子。

清早三时，车抵满洲里。天色很暗，莫辨东西。我就这么呆坐在火车里，不想起来走动。寻思道：日本的影响之波已延展到此地了吧？不过，比起势力范围一直要从波兰延展到此地的俄罗斯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谁都能在这里意识到这一点，在我看来，对之唯有保持沉默才显得得当。——我是现在才从一种思想的忧虑中感觉到了人类的命运。并且，这儿是无人之境。对主张应该由人来替换羊群，从而使这片土地变富裕的看法，有着各种反对意见，我附和这些反对意见，我打心眼里想在这片国境上，对日本的知识人谈谈这些神秘的想法。

在满洲里，前来领取我捎回的马拉松胶卷的男子抢先跑到我身边。

“有叫横光利一的吗？”叫唤着走进列车过道。

“我就是。”我说。

“您就是？马拉松胶卷在吗？”

“在。”

“那，就交给我吧。”他对落在后头的其他人说。这个连句“您受累了”的话都不说，就想这么打发过去的男子，便是我此次归来第一个遇见的日本人吗？

“胶卷就带在身边，不过因为是受人之托的要紧之物，故而让我看看你们的名片。”我回答说。

于是，这一回，一位显得彬彬有礼的年轻人递给我一枚《大每》报记者的名片。

“我是记者。十分感谢，一路辛苦了。我们刚从海拉尔坐飞机来，一路上一直下着大雨，今夜恐怕是赶不回去了，《朝日》那边也要麻烦了。”他说。

接下来，是我在国境上看到的奥运赛事。

“毫无疑问，日本是这个！”我想。欧洲的报纸连号外也没出。接着，身穿中国服装的特高课刑警跑来。

“我的情况你已知道，行李就这么放着好了，马上就要天亮了，没关系。这里绝对碰不到小偷，因为没处可逃。要是住处还没定下来，我带你去找。虽说没多少时间好休息的，可还是稍稍睡一觉的好，离发车还有八个小时，还有时间。”

对我来说，特高课不特高课的无所谓，只要是日本人，就比什么都让我放心。刑警领我出了车站。这刑警十分亲切温和。我不想揣度他的内在心思，是个很好奇的厚道人吧，不然，没什么特别原因，按理不会跑到远离故乡的满洲里来。

离开车站，朝阳朦朦胧胧照了过来。与大山一起前往住宿的地方。

“这儿有不少日本军人，可不是军人的普通日本人里边自杀的挺多，也不知怎么回事。”刑警觉得不可思议似的说道。

我头一次把国境上美丽得梦境似的大片起伏的野草看了个够。确实如此，这片给自杀者带来最后的幸福的土地，我想再也没有比它更美的地方了。没有一棵树木，能见到的，都是遮蔽在枯黄野草中的柔缓、低矮的重重山峦。明亮的光线。飞云流走。目不转睛凝视着山峦，会觉得天空和大地，在这无人之境，彼此狎昵、悠闲地嬉戏着。不知何故，总觉得大地正流露出一抹处女般羞涩的表情。

朝阳渐渐升起来，原野越发显得美丽。不过，由于这块美丽的土地是国境，人在这里被剥夺了自由。这边的人不得观赏那边的美景，那边的人不得观赏这边的美，在此与彼之间，谁都不曾观赏过的美丽国境，则独自不断地延伸着。

“这是国境?”

“是的，呵，只好这么说。其实国境到底指哪一段并不清楚。”特高课的那位说道。对他，除了认定他职业上的忠实，便再也无可挑剔了，没有比他更出色的职业了。共勉吧，我觉得自己让他束缚住了，没了词语，我也像苏格拉底似的，敬重起国家法律来。

上午十时，前往哈尔滨。



匈牙利行

巴黎大罢工是巴黎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生的大罢工。散落的七叶树花和漂浮在雨水中的槐花,积集在街道铺路石上,罢工就在这上面急剧进行。早上醒来,起初听到什么时,头还横在枕上,迷迷糊糊的。“人民战线!”每天清晨最先听到的便是这一呼喊。

即便上大街也买不成东西,来自各国的外国人只得一边行走一边朝落下铁网格的饰窗里张望。不参加罢工的,只有牧师和警察。

罢工告一段落,商店开始开门,已是六月半了,此时我已独自离开了巴黎。从洛林进入德国慕尼黑,再由蒂罗延伸到维也纳、布达佩斯。抵达多瑙河畔的旅馆时,匈牙利旷野上,正盛开着鲜红的葵花。巴黎和布达佩斯,在欧洲被称作最美丽的都市。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街道、自然景物和人,都很美。城里还有一百二十个自然温泉,都在距河岸约半里的地方,喷涌着很烫的温泉。这个没有海洋的国家,在温泉中掀起人造波浪,想像海里波涛冲激礁石的情景,人们欢快而又踊跃地游着趴泳。

官署、机关上午九时就早早关门了。城里的人们一清早就泡在温泉里,咖啡馆和舞厅均告客满。咖啡馆都设在街树绿阴下,绵延好几条街,声势颇为壮观。到处都聚满了成群结队的人。其中有个名叫“日本”的去处,是城里热闹场所之一。

天色暗了,月亮刚高悬在多瑙河上,一群吉卜赛人便弹奏起匈牙

利的歌曲。姑娘们胸前别着肋骨制的饰物,天蓝色的衣袖和裙子,紧紧裹住身体的红衣衫,蹬着红长靴,随月亮升起,跳起了匈牙利舞蹈。这个曾遭蒙古掠夺,被土耳其战败,又曾沦为奥地利附属国的国度,它的悲伤,被舞蹈着的脚尖踢走了。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在扫地殆尽的欧洲尚残留着一抹余绪的,唯有这一块地方了。

有一个夜晚,在多瑙河岸边,我独自在长椅里斜躺着。正当此时,月亮爬上山丘,哗啦哗啦满溢起来的河面上,月光闪烁。霭霭云雾远远地飘来。不知从何处传来了低沉而连续的笛声。悲切的哀调,仿佛战马倒毙、铠甲断裂的败将,在旷野夜营仰望空寂的夜月一般。后来向人打听,方知这位吹奏者是匈牙利首屈一指的名家。

离去前的一天,去唤作"罗马"的郊外参观。此地正在挖掘一个埋在地下的二千年前的大都会。足以容纳两万人的圆型大剧场、市场、浴场,以及另外的壁龛上,都刻镂着精细的镶嵌花样。排列着的石棺上,波斯花纹中刻着拉丁语的碑文。若从水道设施、浴场排水道和暖炉的规模来考察的话,这个都会的文化肯定会显示出决不逊色于昔日希腊、罗马的繁荣,更何况,它的开阔程度,延伸到什么地方,至今尚不得而知。



意大利行

1

去意大利是六月下旬。乘飞机越过阿尔卑斯山峻峰，到达威尼斯。

自从十七世纪巴黎的设计仿照了各国都市的样子，此后，各国的都会便变得如出一辙了。只有威尼斯依然保存着拜占庭的影响，保存着十二世纪的身姿。——这一历史学家的说法姑且不论，一见之下，威尼斯的确是个奇特的城市。大理石的宫殿建造在水中，深深的河水可以看作是弯弯曲曲的走廊。没有土地，没有树木，没有草。优雅的游览船，船身涂成黑色，船头漆成白色，穿越在河水与石头之间。如今，它们的客人让汽艇抢走了，只得在水波中漂浮着。

绕过百间来宽的石广场，眼前便是圣马可教堂，林立的尖塔上重叠着金色的圆环，密集着无数的鸽子。教堂钟楼上高悬的两架钟一敲响，石与水便都有了回声，钟楼恰如一架乐器。淡竹色的水与浅蓝晴空上静寂的太阳，我在圣马可教堂前召集鸽子。我的头顶、肩头到两臂，都歇满了鸽子，骨头都发出了吱吱咯咯的声响，它们吸食着我手中的玉米粒。城市实在太狭窄了，稍一动弹便会掉进河水里，在这样的城市里，除了跟鸽子玩，还能干什么呢？

徘徊在水边,期盼着美丽的夜色。熄了灯火的大楼石壁间,唯有黑色游览船在咕嘟咕嘟作响。

站在石桥台阶上,我不由得思忖起这个城市的孩子的事来。这个城市的孩子,小时候只能在既没有栏杆又深不见底的河岸边打滑的石头上游玩,在这里渐渐开始学会走路。几百年来原封不动地延续着这种危险,威尼斯,一定是付出了很多的牺牲,才积聚起了钱财的吧。威尼斯商人,那历史上出了名的聚财本事,不见得只有夏洛克才有。圣马可教堂的美妙钟声,宽慰不了旅人的心情。对我说来,它成了一曲河原之歌,里边隆隆震响着一股悲痛之情。

雨中,离开威尼斯,前往佛罗伦萨。车上有两个日本人进了我的包房,其中一位用德语问我,去佛罗伦萨是不是坐这趟车?因为是突如其来的事,我也便莫名其妙地用英语回答说,是的。出门旅行好久不讲日语了,虽然很想讲,可对方不讲,我也就不好讲了。就这样,火车奔走在波洛尼亚原野上。雨不知不觉停了,沿线阳光强烈,有丘陵的地方,都能见到制作铅笔用的红松和橄榄树挺立着,意大利风景渐渐变浓厚了。

2

绘画、雕塑之城,佛罗伦萨,费尽过多少人的笔墨。如今,我也走进了这个城市。这座给近代世界带来了幸和不幸的近代最初的城市——文艺复兴由此发轫,继而转移到巴黎,然后再回到这里,这之后,佛罗伦萨为之一变。

正像不懂得意大利文艺复兴与巴黎文艺复兴之间的差距,便无从理解欧洲任何一个城市一样,我也是到了佛罗伦萨之后,才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了巴黎的由来。照明灯,便是能彻照四周之物。

佛罗伦萨城,是块四周丘陵环围的盆地。流经城中的阿诺河,桥

和堤岸都很像赛纳河。想来,可以把眼下的佛罗伦萨活脱脱地看作是十七世纪的巴黎。登上四周的山峦,觉得成为达·芬奇绘画背景的佛罗伦萨的山野和丘陵,很多即取材于此。

筑有石阶的山道上,浓绿得像涂了层油似的橄榄树浓荫里,垂着让人觉得新奇的藤花。远山和缓的山溪,向日光下显得十分温和的原野流去,山顶上,古老寺院的墙垣复又随处可见。一支支长笔般挺立着的树,绕着山丘的褶皱绵亘着。高高的天空上,浮云仿佛用它静滞不动的裙裾,在为地上的万物终日祈祝着。

走下山丘,坐红漆马车去逛街区,到了阿尔诺河岸。街道上随处都是引人注目、使市景增光溢彩的佛罗伦萨女人。他们穿行在酷肖人体的光滑细洁的榅桲树干之间,眺望着沿途的风景,使我想像起《花花公子》所寻求的女人。这座城市似乎随处都有着贝阿特丽采、蒙娜丽莎的身影。

马车途经的地方,竞相建筑着博物馆和教堂。无论博物馆抑或教堂,都收藏有大量名画,寂静无声。名画我早就看腻了,无意中见到石庭院的草丛中,悄然开着雪白的夹竹桃花,不由得感受到了旅途中一种非同寻常的快慰。

在佛罗伦萨待了三天后,便动身去米兰。米兰是个大城市,但却是个树木稀少,并无什么供人留恋的城市,街市的景观也感受不出个性。脚在鞋子里发痛,不知能不能坚持到巴黎。揉着脚尖,向瑞士国境逼近。一路上眺望着沉潜在山谷间的衰朽街市,山岩间颓败的古堡,以及二三只啄食着食饵的鸡,火车驶入山岳之中。一来到这儿,《牧人之歌》便渐渐从嘴里哼了出来。

跨越无数山河
寂寞尽头是故乡
今日依然出门去远旅……



瑞士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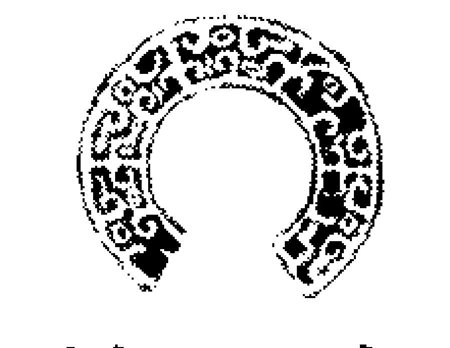
山岳之美,我以为要数德意志与奥地利边境上自密茨瓦尔多到契罗这一段为首屈一指。可是越过辛普朗,进入蒂罗,来到蒙特勒,那就唯有茫然眺望群峰,徒唤山外青山楼外楼了。在日本时所见到的瑞士风景,皆为蒙特勒的风景,白雪覆盖的蒙勃朗峻峰倒映在莱芒湖中,环围西隆古城的清澄湖面,回想起来,曾好几次在照片上见过。

可与现在近在眼前的这片风景一接触,便觉得照片几乎没把实景拍出来。湖水夏天也是冷飕飕的。波澜不兴的湖面,成了幽深的山谷间的底边,严峻的山貌猛地耸立在那儿,看上去就像一部被拭磨过的、壮观雄大的机械。湖边有两个姑娘在打网球,来回击接的白色网球静静地激起回声。看着她们,觉得人世间还不曾有过如此极尽奢侈之能事的娱乐。西隆古城在一边伫立着。从少年起,我每次梦想起幸福来,脑子里便会浮现出瑞士湖滨的景象,西隆城的湖滨便是作为偶像而显现出来的。

眼下,能让我沉浸在昔日幸福之一端的,便是这白球的声响,这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确实见到了幸福。这一掠而去的片断感觉,正是通向永恒的一条道路。地上的变化虽然可以说是无限的,可蒙特勒风景那种肃然的静止,却是森森然静止到了极点。眼睛不时追逐着山顶上隐约染上了老红色的巍峨白雪之际,人便来到了洛桑。从旅馆的观台上望出去,月亮正升起在湖面上,这月亮与平日所见到的并无什么不

同。悬升于秋草之上的日本明月之美在我身上漫延开来，真想早早回日本去，一股乡愁油然生出，遂闭上了窗户。夏末季节，出羽的群山和越后的山峦，这些从稻田间凸现出来的风景，其令人之怀恋，是任何东西都难以替代的。

要回日本，得先回巴黎。翌日，返回日内瓦。这地方，跟日本将琵琶湖入海口辟作公园的情况差不多，在观赏过蒙特勒风光的眼睛里，已经不可能再产生什么感兴的了，只是旅馆的应接和招待，让人不由得赞叹到底是在瑞士，这一点是别的国家的旅馆所难以望其项背的。翌日，冒着雷雨返回巴黎。罢工被不露痕迹地镇压了，各街区正在热闹地为即将到来的巴黎庆典作着准备。我现在心里很急，只想等这巴黎庆典结束后，争取赶上日本的夏末。对我来说，没有哪个地方能赶得上像日本那样让我愉快的了。



奥林匹克记

七月二十四日

芥川氏忌日那天，乘飞机启程，在对巴黎的依恋之间，越过科隆，波茨坦湖水很快出现在眼皮底下，有着赭黑色尖塔的坚固庞大的柏林出现了。万人空巷，与冷落的夏日巴黎相反，柏林正举行着庆典。在枝叶低垂的菩提树丛间，笔直伸展平整如砥的道路，红葵花争艳斗丽的窗户和窗户，随风飘摇的一排排×旗，就像昔日战国时代的风景：一群武士正从什么地方攻杀而来。人们都像在作着某种战争的准备。菩提树下的街道上，外国人随处走动，宛若国际都市。柏林市民在这欢快的等待中，因谦逊而显得彬彬有礼，因整洁而显得亲切。参观雨后周日的奥林匹克村。此地远离城区，德贝利兹仿佛多摩墓地，被一片红松林围着。走进后门，一座名叫安特卫普的房屋上竖着日本旗。常在照片上露面的吉冈，正坐在长椅上，面对太阳，眺望着初秋般的流云。房屋里没人，显得幽闲。走廊上只有铅球在滚转。白桦林里是美国选手的宿舍。四周景色很像轻井泽。白桦树梢翻转的树叶在日光中闪烁耀眼。一片晴朗的草坪土丘上，盘曲着细细的小道。梅特卡夫独自一人，身穿麻纺西服，昂首挺胸走下坡来。一旁的池塘里漂浮着天鹅。摇曳在微风中的浅红色花丛，青翠欲滴的绿野，树林中自由走

动着的鹤。脚步所到之处，迫在眉睫的大赛之日，犹如遥远的往日，显得十分闲适。视界开阔，空气清澄，从人迹稀疏的树林间望去，隐约可见的屋舍红瓦，让人当成了和平乐园。赛场设在郊外距柏林一里路的地方。灰白色方圆状的底部，环围绿色草坪的红瓦色椭圆，俨然一口汲干了水的池塘。草坪上，列文肖塔尔手持蓝旗，作着活动的准备。在工事的噪声中，孙、南两位飞跑着。若与希腊奥林匹亚运来的铁火盆的三只脚比试一下，要高出我一尺多，其壮严的气势千年之后依然保存着。



奥林匹克开幕式

八月一日

自前日起连连阴天。从温特尔登林阴大道至赛场的街道上，突击队的褐色队列突然止住了前往的群众，靠近会场的地方，换上了更为精锐的黑色近卫军，笔直的道路上空，Zeppelin 飞船悠然、平稳地飞行着。仰望天空，恰似置身海底。

下一届奥林匹克轮到日本，这是不久前定下来的事，街上的旗帜中，可以看到日之丸旗帜急剧增多。这是上天给日本文化垂下的一根绳子。飞船的巨大身躯再次出现在大型运动场上空。静静横卧在椭圆形会场上空的船姿之美，仿佛穷尽了机械文明精粹之能事。和平的号角从塔上吹响，应和着号角，奏乐开始，欢呼声高扬而起，希特勒自正面入口处入场，纳粹的举手礼斜向一边，像一支穗梢整齐的长矛。

肃然庄严的场内，恰值开幕的钟声由轻及重渐渐敲响。随钟声响起，全场肃静，一队希腊选手由旗手开道，步伐整齐地走来。接着，按罗马字母的顺序，五十个国家的团队陆续入场。每出现一个新的团队，来自各国的全场观众便掀起一阵掌声的浪潮。我觉得，此际我得以亲眼目睹到了一种欧洲的态度，那便是，民族相异的全体观众，一方面为共同的兴奋所裹挟，一方面又依照各自不同的爱好而欢呼鼓掌。

行进到希特勒正前方的各国选手，必须行本国礼，但能讨人欢心的，则是那些行德国式宣誓举手礼的。仰视着正前方入场的团队里，有英国和日本。对这两支队伍，观众都沉默着不鼓掌。服装和色彩上显得明快的国家，会因此而赢得掌声。奥地利与美国，毋宁说是因政治性背景，欢呼声盖过了全场。而只有一名旗手组成的哥斯达黎加，其寂寞的孤影，激起了一股格外盛情的欢呼热潮。法兰西则在德意志的环视之中，寂静地、沉默地通过，就在一般观众觉得理所当然的一刹那间，他们却在来到希特勒跟前时，突如其来地行了个德意志式的宣誓礼，在这微妙的逆转中，观众爆发出响彻云霄的欢呼，久久不能平息，以致接续在后面的英国，只得在观众给予法兰西的欢呼声中行进。入场中的瑞士旗手将旗帜高高抛起再接住，口中发出怪声，向观众打着招呼，闹不清到底是什么礼仪，看上去就像一种杂耍，庄严的会场由此埋下坍塌了一角的危机。

中华民国是带着凉帽入场的，漂亮整齐的脱帽动作，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民国的优雅。日本选手的后半截显得步伐凌乱，他们是踩着不该踩踏的草坪进场的，目睹此情此景，不由得想起日本主办奥林匹克给选手带来的兴奋，遂不免为之捏一把汗。紧随其后的意大利，那堂堂正正的行列，获得了如潮一般的掌声。德意志最后出场，是所有参赛国中步伐最整齐的，而白色服装那种明快色彩，看上去使得场内的紧张显得越发紧张，就像是上紧了的发条。

继组委会主席莱瓦特致辞后，希特勒宣布开幕的话音一落，立刻鸣响了礼炮。数千羽鸽子腾空而起，划着圆弧，在场内飞翔，每当礼炮隆隆响起，它们便旋转着，越飞越高，朝天空飞散而去。此际，一名选手手持来自希腊奥林匹亚的竹刀状松明圣火，飞跑而来，在铁制的巨大火盆上点燃了一片火焰。就在观众庄严注视着火焰熊熊燃起的当儿，静静地，缓缓地，合唱队高声唱起了理查·斯特劳斯为奥林匹克所写的歌曲，各民族间的和平之战由此揭开了战幕。

八月三日

昨天(二日)和今天(三日)天公不作美,出门时观天,日头像要掉下来似的,心想,今天日本要全功尽弃了。日本人好比植物,碰上一块云也会觉得皮肤起皱。柏林赛场呈圆锥形,圆锥的底部和边缘,比我们想像的要深。在这见不着天空的平面上,平时的训练便都不管用了。对日本人来说,破不了自己的记录和输去比赛的最大原因,便是赛场上整天阴沉沉的,只能抬头看见一丝狭窄的天空之故。像赛出了较好成绩的村社、山本,她们出场时恰好太阳破云而出,赛场内洒下了少见的阳光。寄希望于超水平发挥,便非得仰仗这种自然之力不可。山本的投枪,就差了那么一点点,临到她出场,别的项目中的八百米赛跑突然掌声四起,接着投第二杆时,跳高那边又鼓起掌来,这一来当然就没戏了。败下阵来,手里抱着盛衣服的包袱,无精打采退场的身姿,就像是被夫家休了后回到娘家去的倒霉主妇。村社与芬兰队的一万米长跑是今天的压轴戏,三十一名选手中,从第一圈到第十二圈,村社一直一马当先,等到跑完第十三圈稍稍被落后,心想这一下不行了,结果跑第十六圈时,她将一名芬兰选手甩到了后头,跑后面两圈时,芬兰三名选手争拔头筹,村社跑在第四,接着村社又跑到最前头,以为局势就这么持续下去了,可接下来便不行了。这样的时日,肉体只是当作了一件物品,强大的肉体几乎完成了所有的比赛项目。迫在眉睫观看一个民族肉体上的极限,其壮观的程度,你在阴霾的奥林匹克之外,是绝对看不到的。在这日本成败之日,我仿佛置身一个大实验室,不时地手持望远镜,就像手持显微镜,观察着人的筋肉,并以此为乐。

八月五日

四日,五日,一批日本选手出尽了风头。直到昨天,观众还在觉得

奥运会是黑人和德国人独霸的舞台。待德国沉寂，日本抬头，各国的声援便悉数拥向了日本。尤其是前天的村社和昨天的西田、大江，不时博得满场掌声。跳高决赛时，日头已经西沉，观众俯视脚下灯火通亮的赛场，一个劲地呼喊着西田和大江的名字，只要她俩的身姿跃起，便会变得鸦雀无声，愈到后来愈是如此，只剩下向各国发送新闻的打字声和在半空中迸溅着的奥林匹亚火焰声。目睹此番情景，我一个劲地期望，轮到奥林匹克在日本举办的那一天，观众的态度也都能表现出如此出色的公正和光明。

从巴黎归来

离开法国前，我跟中岛健藏要了本他译的《拉谬》，想在那边定定心心对照法文本读一读，虽然只拿了这一本，结果还是一字未读，带回了日本。现在读来，书中一开始所记述的从巴黎到诺曼底的取道，和我去卢昂所走的是同一条路。

书中，司汤达把主张修风景得处处筹划周到的巴黎人毫不留情奚落了一通，即便不把这种奚落看作是来自格勒诺布尔人的观点，它也有着攻击得在理的价值。

不过，像这种“攻击得在理的价值”，还不是我们这些外来者所能考虑的问题。巴黎自然是适合于所有外来者攻击的目标，但不管你是谁，怎么个攻击，就像踢球，踢来踢去，“我心我自知”，结果，默默踢回的仍是巴黎。

世界上，一个有才能的人物，攻城掠地之后，暗自返回自己的故乡，形象会整个儿一变。一个自矜美貌离家出走的女子，会因为领悟到美貌不足恃而重返故里。与之相似，男女双方彼此相恶的结果，却缔结了一场相爱，这恐怕是最新潮的现代恋爱方式了。对这种男女相爱方式，到底什么样的批判才有效呢？戏剧比人生高尚得多，这话一

点不假。

法国总理莱恩·布洛姆年轻时写过《司汤达论》和小说，他那个时代所写的记事，已由巴黎索瓦尔书店出版。在日本，通常人的观点是，小说是傻瓜写的东西。但在法国，唯有做写小说的傻瓜，才是有助于生活的。像法国这样，用文学来指导生活，并且常常靠文学来滋润生活的，我还不曾见到过第二个。正因为如此，纪德曾有言，伟大的东西总是世俗化了的。但任何人都会有碰壁的时候，遇到这种时候，许多人便会重新返回自己，返回到年轻时代。

六七十岁起开始学习语言，平等地尊重十六七岁的少年，特立独行，不在乎年龄，这种法国人的人生态度，我以为，它的根基便在于常常努力从自己的年龄里去发现青春。我在巴黎逗留时觉得最羡慕的一件事，便是法国老人的潇洒和豪爽。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致使一个男子变得如此的吗？我常常关注和观察着老人。我深知，那种老人就该像个老人那样活着的日本涵养，那种让人生过得安逸的涵养，是接受不了法国老人的生活态度的。我也很想在脑子里勾画出一个十六岁少年的模样，重新学习和校正自己的人生。意识到朝气十足而不是学得老成持重，才是现代修养中最重要的，这想法大概也是受惠于法国。这谈不上什么青年论。什么是成熟呢？谁也说不上来。

我曾以“失望的巴黎”为题，给《文艺春秋》写过一篇通讯。那篇文章在巴黎的日本人中引起了异议，并让身在日本的朋友十分担忧。其实题目不是我加的。我之于巴黎，与其说是失望，毋宁说更多的是得益。听说，不久前，在柏林的日本人于文章中写到了柏林饭菜难以下咽的烦恼，从而招致了国内许多人投书，受到很厉害的责难，诸如“你懂柏林饭菜的味道吗”，等等。在国内那些曾出过国的人里边，现在有不少人是以守望圣地的心态，将异乡他国当作自己心中的故乡在过着日子的。

袒护巴黎的，和袒护柏林的，以及袒护伦敦的，他们之间的热心争

执，是国外一道常见的风景。正宗白鸟[①]去莫斯科时，带路的是个日本人，见白鸟一路上见到什么就骂什么，便规劝说，既然如此不称心，何不赶紧离开莫斯科呢？这位做向导的，虽不是特别偏爱莫斯科的人，可在那儿住久了，自然而然就对那块土地产生出了眷恋之感，这大概是谁都难免的吧。西条八十和藤原义江在国外相遇时，不约而同地讲起，"看来看去，还是日本最好，真想早点回去"，以致使人感到，这些对异国心仪已久的人，莫非也和我辈彼此彼此难分伯仲。在国外度过了十数个年头的人则对我们这些初出茅庐者讲，西方人要是不去日本留一次学的话，那就蠢了。光看他们的表情，是弄不清年轻还是年长的，年龄这东西，是以所出生的国家为根基而成长起来的，我突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年轻时出国和年老时去海外，他们得力于祖国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偏激点说，年轻者甚至比年老者在对待祖国的态度上更容易变得老气横秋些。我们这些人应该还称得上年轻，可一来到国外，便会意识到自己已疏远了青年，什么都觉得无聊，不感兴趣。

漫无目的来到海外，想看的东西看过之后，又无用武之地，剩下来的便唯有无聊而已。清早醒来，天天苦于吃不准今天该上哪儿，女主人白天会做些什么样的饭菜出来。这里边让我最感困惑的是：建筑物太高，挡住了天空；使人心灵感到压抑的石墙，无论走到哪儿都没个尽头。比起山野间荒凉的风景来，这种挺拔的石墙的萧条相貌，更容易使人滋生出鬼畜之心。比起凝视对方的纤细爱情来，还是一不做二不休、甘作甘为更容易赢得对方的心。

为恶是行动，为善也是行动，如果说这是石墙之中的一种心理习性，那么日本式的低回观望，则是草木风月之中的一种心理习性。所谓东亚趣味，在我看来，便是指你最终无法从东亚人中脱身离去。近来蔑视东亚趣味的思潮有愈演愈烈的迹象，但我觉得，促成东西方汇

---

① 正宗白鸟(1879—1962)，日本小说家、评论家。小说主要有《何去何从》、《五月鲤鱼旗》等。

同的这一理想，千万别搞得像电化合物那么廉价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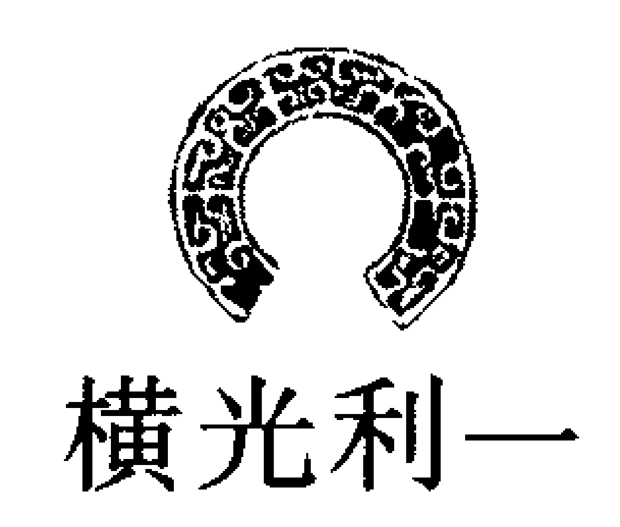
你对柏林、巴黎没什么好感，你把这些写出来，便会遭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攻击，这种麻烦，我以为在俄罗斯会格外厉害。在巴黎的日本人里边，对巴黎卫护得最尽心尽力的是伴野商店老板，此人因此荣膺了法国政府颁发的最高荣誉勋章。然而，由于回东京时在电台里不经意触及到了法国人不善不美的地方，于是，返回巴黎后受到了传讯，被严厉叱责后，听说法兰西最高勋章也被收了回去。实事求是地和盘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不仅说自己国家，就是说别的国家，现在也已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德川时代那种封建时代才会有的担忧，正在朝做梦也意想不到的地方延展开来，就连一时间以自由主义已臻全盛而夸耀于世的欧洲，似乎也难以幸免。这类使人发出深深感慨的事情，比比皆是。

我在柏林时，有这么一种恐怖，即使你是外国人，也会因为谈论政治而被捉去杀头，所以老觉得有人在警觉着你。而到了莫斯科，就连拍照也遭到了禁止，让人深感行动的不自由。与人相见时，判定此人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这种观点浓重地弥漫在整个世界。人类不可能自由地观察世界，这一想法如今已成为一种世界性共识。西班牙战乱，正是这一观念的争斗所致，这是当今无人不知的事实。并且，又出现了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将游客当作间谍的事，以致所有的人都和这种谬误的封建思想脱不了干系了。沉没一次就赶紧攥住一根新的绳头，对置身于这一处境的现代人来说，那种袖手旁观、安度时光的日子，无异于痴人说梦。

去那里看看便会明白，日本仍容忍、保存着这样一种自然的态度。《苍术之歌》中唱到的那种奋不顾身击杀对手、与之同归于尽的离奇的武术场，就像丹波山深处的修行场一样，还继续存活着。在那儿，承着光亮，分不清到底是野蛮人还是文明人，正盘腿而坐，不知在朝谁大模大样嘿嘿发笑。

越过乌拉尔，进入西伯利亚，一见到绵延数千里的原野，这之前经历过的欧洲知性文化，便简直如同一座浪漫、虚幻之城。然而，这种辜负了人类努力结果的观点却依然纠缠着我们。

欧洲文笔之士的相互争斗，往往网开一面，避开对方最致命处，而日本的文笔之士却是，要么不动手，动手就非得致对方于死地不可。以不攻击人的致命处为怀，这一宽厚风习通常与我们并不疏远，但揪住人家小命不放的现象，如今却是无处不在。《苍术之歌》里繁盛着的，正是那种祈求福德圆满的吉兆。



横光利一

川端康成

弔辞

横光君：

值此与你、真的与你生死离别之际，敬慕你、哀惜你的人们当着你遗体的面，对我作着愿你永生的祈祷，这祈祷随同你的挚情渗入我骨髓深处。国破以来越发褴身于寒冽之中的我这把骨头，终因连来自你的那份支撑也横遭褫夺，而行将破碎于寒天冻地之间。

你那把骨头也已因家国破败而破碎。这场战争，尤其是败亡，不知给你的身心带去了多少伤痛。我们于默然无言之中，彼此沟通起新的同情，重新打量着前行的路途，但你却犹如东方的象征之星，放出光焰猝然坠落，就因为你作为日本人的那份刚直，那份朴素和诚实，因为你为人的正直、作出的预言和怀持的信仰。

我的名字是依傍着你的名字而被世人称呼着的①，回想起来，此一积习已逾二十五年之久。你的作家生涯差不多是从一开始一直持续到了你的最后。这段岁月里，你不仅一直是我内心独一无二的朋友，

① 横光利一与川端康成，现代文学史上被同称为“新感觉派的双璧”。

并且和菊池先生一起，还是我的两大恩人之一。你从来不曾在我面前流露过丝毫施惠者的神色，但我却于悲喜之间，悄然感觉到了我从你德行那里所得到的诸多沾溉。这份恩泽并未因你离逝而中止。将你存留在爱戴你的人们心间，而后来者也将追随你的文学记住我的名字，对此我早已无所置疑，我庆幸与你结有同生之缘。苟活在世的我，虽然最终碍难理解你的死，然而，你文学的永存，岂非意味着我将因此有所托庇并幸免于绝灭的时日终已到来？

此刻，当你面谈论你的业绩阅历，实在是太寂寞了。只是，我那安逸的步伐，或许无形中成了一条催逼你去攀爬险峻的鞭子？这一猜测，在你孤高倒下的此刻，将我诱向遥远的忧伤和懊悔。你我文学表现上虽迥然相异，但你并非那种生来即与我相距甚遥之人，你那非天性的一面也并非受惠于我。你时常歆羡于我，我也不是没有作过这样的盘算，在你的故乡安居下来，而将你放逐他乡。从你作为开拓者、作为遍历世界者的来信中，我嗅到了你那怀乡的音调，还听到了眷念、温情、天真未凿者那高雅的歌吟。感觉、心理、思索，诸如此类的触手一一闪现，勾描着灵智的切线，但你却濯足于东方自然的慈悲之中。你不仅目光悲悯而清澈，而且胸襟随和大度，寄希望于东方之“无”，并窥见到了东方之“死”。

自“日轮”出现之日起，你便成了问题中人，置身于毁誉褒贬的惊涛骇浪，不断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研讨和解剖，兴办流派，擘划时代，创造历史，但这样的人命中注定将会遭遇到的误解和讹传，你也同样无从避免，日渐加深着的形单影只的感觉，将你沉埋进了灵魂奥秘的深处。抗击西方的新东方的受难者，东方传统新悲剧的先驱，你背负着这重宿命，仰天微笑撒手逝去。你始终高扬着头，直面而立，锐意精进，然而野心勃勃、称霸天下皆非你之本性，你是天性稚纯敦厚、谨廉温慈的人，你的一生有如尘土不沾的璞玉。你的仁泽奖掖了众多后进，你的高风在世人中间广为流布，在文学家那里殊属罕见的你那净

洁和缓的一生中，以及在你作品的若干精神试行方案和设计中所流贯着的，有如闪烁于清冽泉水的一道雷电，回荡在韵致高雅的诗中的一声天籁的，是你人格的美。在你离逝之后，只要我依然苟活在世，它仍将继续引领着我。

你给我留下的寂寞你也是心知肚明的吧？我去见你最后一面时，处于生死界分的你那踌躇的眼神，面对你那无限的眷恋，我便意识到此生恐怕再也无法与你偶尔邂逅了。始识寂寞之为何物的年岁，我迎来的却是这令人最感寂寞的日子。年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友人一个个相继离去，我的生命却怎么也无法让它随之消逝。如今，文学真正的顶梁柱，你又倒仆在了这个国度天寒年暮的波涛之中，遭此巨大打击的我们，唯有汇集知友之挚爱为灵柩，在你的亡灵之前，由我来致吊辞，祈愿你有如雨后之山姿，新洁永驻。

横光君，我将以日本山河为灵魂，在你身后活下去。唯愿君之遗族无后顾之忧，则幸甚。

（一九四八年二月）

追忆

一

横光利一君殁于昭和二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午后四时十三分。

那一时刻，我正在荻须高德氏的画室里看画，将两幅法国田园风景摆在一起，在看画。两幅画画的都是布满云霞的广袤天空。云彩引发了我悠远的遐思。带着残留在脑子里的云霞刚回到镰仓，我便得知了横光君的噩耗。

横光君是在我观赏云霞图的那一刻死去的，于是，我从荻须氏那

里借来那两幅画，随后便在自己的家中观赏起来。透过画中的云霞，我仿佛觉得自己在与横光君相会交谈。

二

我的近作《晚秋雨》里有这么一段，我梦见一幅手的素描，醒来后发觉那是 Albrecht Dürer① 的素描，待翻开 Dürer 的画集，遂由那幅手的素描追想到了一位朋友的《手》。

有人问我："那位朋友不就是横光君吗？"我大吃一惊。《晚秋雨》里的朋友是个虚构的人物，心理行为均与横光君毫无干系，横光君身上可没有这位朋友的那种病态。

但梦醒后，翻看画集之际，由 Dürer 素描之《手》引发了对横光君的手的若干联想，这一点却是事实。那幅素描即是作于 1508 年的《使徒之手》。梦中出现的素描是一只手，而《使徒之手》却是一幅合掌图。

三

写就这篇文章时，我书桌上放置着罗丹的"手"。说书桌上，还不如说是稿子旁，或者说稿纸上更来得精当。一只青铜小手，用作镇纸也未必算是太大，那天刚借来的，因为找不到大理石的底座，我拿在手里，一会儿竖立，一会儿横置在书桌上，变换出各种角度，翻来覆去观赏，直至东方之既明。

那是只女子的左手。只有大拇指伸直，其余四根指头都稍稍弯曲着。虽说是女子的手，我却还是由这罗丹之《手》联想到了横光君的手。

是前边有过 Dürer 之"手"的缘故，再加上正打算写横光君那天，偶然借来了罗丹之《手》的缘故吧？好像还不止这些。

---

① Albrecht Dürer(1471—1528)，德国画家，版画家。他借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风，制作了众多宗教主题的构思精致刻画锐利的作品。

借到手二三天后的今晚，罗丹之《手》伫立在了洁白大理石的底座之上，瞅着罗丹的女子之手，我手下这篇文章似乎写得顺畅了起来。

四

Dürer、罗丹的《手》怎么会让我联想到横光君的手那里去的呢？至今我仍是大惑不解。更何况 Dürer 素描与罗丹雕塑，使徒之手和女子之手，彼此间大相径庭，由此两端引发出对横光君之手的联想，岂非咄咄怪事？也许是那手的美，手的出类拔萃，把我的思绪引向横光君的手的。

横光君的手似乎并未给我留下过特别深刻的印象吧。我对横光君的手有过特别的印象吗？我试着细加寻思，但没有找到什么特别的记忆。我甚至都记不清横光君的手究竟是什么模样。

记忆虽漫漶，但我还是记得，横光君并非那种长得很匀称、圆润的手形，手指偏于细长，但也并非纤细的那种，骨节稍显棱角，微微弯曲。是一双俊美而带有精气神儿的手。凉凉的，充满爱意的手。

在我的感觉中，横光君的手什么时候触碰上去都是凉飕飕的。人的手都是因时而异，或凉或暖的，故而在我那份记忆里的横光君的手，很难断定就是凉的。不过，横光君的手确实给我留下了凉飕飕的感触。

我还记得横光君临终前几天的那双手。是胃出血后稍见复原那一阵，横光君十分衰弱地躺在那儿，头脑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看上去像是想借助手来作出思考和表达。手的动作虽不那么如愿，但表情却看得出来。不用说，用的是苍白细长的手指。

五

手的素描也好，手的雕塑也好，这手，正因为仅仅是从人体上切割下来的一小部分，因而更具有了象征的意味。手不像脸那么容易辨识

意义，故而比脸更具象征性。手在人体中表情仅次于脸，可我向来就不习惯由手去分辨人，辨识个性。

或许正因为这一点，Dürer 的素描和罗丹的雕塑才会让我不可思议地联想到横光君的手那里去的。

然而，我一边观赏着《使徒之手》的合掌，一边却为横光君甚至都没能来得及作出宏大的宗教祈愿便已猝然倒下而悲哀，横光君身上是拥有这份令人思慕的性情的。

观赏着罗丹的女子之手，我又意识到，横光君找到了一条将纯粹生命提升至象征境界的路。

“尝试”乃横光君毕生之工作，持此见者为数不少。对《寝园》自然也作如是观。这么说虽然看起来没什么大错，可我却时常感觉到了那隐潜在作品深处的心的源流。

六

横光君自己在二十岁至二十五岁这段文学发轫期时说：“我看重艺术的象征甚于一切。”

过了四十岁后他又这样说：“随年齿增长，我觉得自己重又返回到了看重象征的那段初期风怀那里。看来，我这辈子是不会去捣鼓摧毁象征之类的风气，唯有写实性的象征才是文学的终极目的，难以更变的美的最高观念，此一思想已经成为我心中难以舍弃之物。人是无从彻底超越的，此一人所公认的观念，也如同命运一般，自我的第一篇作品起，就让我觉得此中颇含真意。”

二十岁时谈论的象征与年过四十时谈论的象征，在横光君本身，想法恐怕也会有前后的不同。横光君初期的象征性短篇，可以历数《蝇》、《御身》、《碑文》、《日轮》诸篇，晚期象征性短篇则可数《秋》、《睡莲》、《礼帽》诸篇。初期是，“我看重艺术的象征甚于一切，我相信，美在象征性结构之中的存在，程度远胜于写实。视文学为与雕塑

相埒的艺术，可以说此期是我幻想的浪漫主义的结晶期。”晚期则似乎对内在伦理性结构象征的措意，更甚于外在视觉性结构。如果说初期属雕塑性的，那晚期或许可以说带有几分音乐性。

横光君还这样说过：“想到通常一门心思四处追逐现实状态，结果既产生不了美和道德，还将浑浑噩噩、浑然忘却自身目的地一味消沉下去，想到当此之时，从事文学之人，将时时偕同各自所持的包含主题的题材意义，极尽赴死或升天的象征使命后，复又回返大地备受困苦，对我来说，似乎终于找到了一条自己该走的路似的。”

这些话语，便都写在河出书房版《三代名作全集》之《横光利一》卷的《代解说》一文里。

七

《三代名作集》出版于昭和十六年开战那一年，横光君在昭和二十年，即终战那一年的日记《夜之鞋》中还这样写着：

> 某日，作为文学之北极观念，曾向朝鲜某作家流露过马拉美诗论之感想。盖因独立问题喧腾之故。
>
> 马拉美尝私下思忖：即便人类消亡殆尽，只须此诗尚有一行残留，人类便已不虚此生矣。此乃象征主义之姿态，若将艺术梳解作如是之人类象征，彼独立之事，于君显已成为政治矣。

朝鲜作家闪烁着眼睛，默然未作一语。而这位作家已然离开朝鲜。

举日本之全力，汗流浃背，辛勤劳作，说不定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让某位诗人镌写下一行生之印痕？作此想者当无误焉。

淡海①夕波闻飞鸟
怅望千秋思往昔

（人麿②）

多美的一行诗啊！哪里还能找得出能超越其上的一行诗呢？即便就此国破家亡，借此足以提供生存证据之物，除此之外，哪里还能找得到第二桩呢？与此相类的则有：

荒海沧茫波涛涌
银河横挂佐渡③天

（芭蕉）

此时此刻，这句诗确实给人以寂寞之美。一直到去年为止，我还在心存疑虑，觉得把这样的诗句称赏为美，会不会哪里出了差错？

此时突然间想到了自己的事，不管别人怎么感动，我却直觉得一阵悲哀在向我袭来。附体于文人的这份悲哀，即便你躲进哪座山里，即便你从别人那里得到再多的馈赠，都无法得到更多的慰抚，只得在与日俱增的寂寞中度日．不知怎么的，有一种东西在刺痛着我。

怀愁登古丘
山道野薇幽

（芜村④）

---

① 近江海，即今琵琶湖。
② 柿本人麿，生卒年不详，为《万叶集》中具有代表性的歌人。
③ 古时北陆道七国之一，大化改新后由后越国分离出后始建，今新泻县境内。
④ 与谢芜村（1716—1783），俳句诗人，南宗画家。

谁都会借机朗口念诵上一番的,这是一句跟人休戚攸关的俳句,是与耕作、爱、睡眠、饮食等一起,与人休戚攸关着的,并且与美又是那么的息息相关。在人的踪影突然消失的世界里,紧接着突然留下了一个闪烁出异样光泽,仿佛谜一般的雪泥鸿爪似的象征,这在日本还从来没有过。只要有人生存在世,便定然会在什么地方留下些这样的古代文字的吧!

这些便是日本投降后不久的九月某日,正疏散在东北一处仿佛镰仓幕府时代[①]乡间的横光君所发出的感怀。横光君意欲凭借这一感喟,遏制住寂寞,以便让悲哀畅行无阻。

但毋庸置疑,像这样的诗的象征,肯定也时常流淌在横光君的心间。我感觉到了这样一种诱惑,那就是,像这样的象征性词语,他只要得便凑手,便想加以援引的。

在横光君那里,像这等艺术至上的叹息甚至也仅是偶一流露,在他身上,持续不断增强着的乃是伦理性的思考,因而也许可以这样说,尽管你在诸如《寝园》一类作品里也能找出他对美的纯正憧憬,但他还在里边埋入了他所向往的道德心理实验的织线,并以此定下了作品的调子。

横光君似乎还在他最后的作品《微笑》里,在诸如对构想的计算和筹划上,颇下了一番数学功夫,但另一方面,他那东方式象征的跳跃中却又搀杂进了独断,以致二者间偶尔也会出现不相协调的场面。

八

在《三代名作全集》的《代解说》中,横光君就自己的文学道路作了一番回顾,对其出现的变化也作了说明,作为横光利一的一份自我解说,我以为应该予以珍重。不妨将其梗概大略摘录于此。

---

① 镰仓幕府时代,指赖源朝在镰仓建立日本史上最早的武家政权(1180)至北条高时灭亡(1333)这一段,前后约150年。

初期作品《蝇》、《御身》、《碑文》等,“是我二十至二十五岁期间的作品,此一时期,严格说来,尚不知表现之为何物,只是执笔态度极度严谨。我看重艺术的象征甚于一切,我相信,美在象征性结构之中的存在,程度远胜于写实。视文学为与雕塑相埒的艺术,可以说,此期是我幻想的浪漫主义的结晶期。”

《日轮》这部处女作在文坛发表伊始,“大正十二年的大地震便向我袭来,我对美深信不疑的信仰,便随即因遭此不幸而毁于一旦。人们将‘新感觉派’之类的名目加在我的头上,即始于此期。环视之下,大都会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满目余烬的茫茫原野,而在这四处扩展着的原野上,汽车之类的速力变化物开始满世界乱窜,而收音机这一声音的怪物又一下子抖搂出了它奇异的身影,飞机这一鸟类的模型则作为实用之物,开始翱翔于天空。所有这一切,便都是震灾后旋踵而至,在我国初次绽露的近代科学的一幅幅具象。与余烬原野紧相比邻的近代科学先端的陆续成型,致使青年期业已彰显的人类感觉不得不稍稍作出改变。

“我对缠绵于往昔情绪的自然主义那种旨在延缓时间的旧式作派早已忍无可忍,并开始了自己的反抗,同时又置身于必须对接踵而来的新时代的道德与美着手作出建设这一刻不容缓的状态之中,而其时唯物主义已在我国露面,成为最早向精神界袭来的一股实证思潮。此一思想侵袭之势随时日推移而愈演愈烈,举世风靡,使人几生天日为之黯淡之慨,于是,须得将抗击自然主义堅垒的箭矢,移用来对付此一意想不到的强敌,遂成为我们艺术派的命运。而被我们用作武器的精神主义,尚处在新芽初秀亟待培育的幼稚阶段,证据是其时正一反常态地探求着那种需要浑然忘却自我的自我,渴望经由此一调整以突破外敌之包围,而另一方面又不能浑然淡忘自我精神之建设。

“《鸟》与《机械》便是在这最艰苦的时期写成的作品,回想起来,从此时起,我还鼓动起了逐渐放弃短篇,以便染指于长篇的意欲。我

们的目标与心理主义，即注重人本身等确信人由其自身所生成的思潮一起，找到了一条挣脱唯物史观和自然主义重围的血路，而此处的地下深处，正意想不到地流淌着传统的水源，顺水走去，我发现水流渐渐扩大，呈现出了大海的气魄，而最终我却不得不生出了因拙于技术而无法汲得水源的窘迫。但无论如何，即便再粗拙，我也得琢磨出自己的技术，从而无须为汲取水源而感到踌躇，虽有欠思虑却不再一味袖手旁观，而是潜入水中一路游去，摸索栖息于此者的操作和愿望。我想，此期的手工作品或许便是《纹章》了。”

随后，年过四十后，在《秋》《睡莲》《礼帽》诸作中，“随年齿增长，我觉得自己重又返回到了看重象征的那段初期风怀那里。看来，这辈子我是不会去捣鼓摧毁象征之类的风气了，唯有写实性的象征才是文学的终极目的，难以更变的美的最高观念，此一思想已经成为我心中难以舍弃之物。”

九

《鸟》发表于昭和五年二月号《改造》杂志。《机械》发表于同年九月号《改造》杂志。《寝园》自同年十一月起连载于《东京日日》及《大阪每日》，其续篇则从《文艺春秋》昭和八年五月号起开始连载。

昭和五年，横光君三十三岁。据横光君本人的“文学游历记”，此期大致为，于“最苦闷之时期”，“与心理主义，即注重人本身等确信人乃一自然生成物的思潮一起，找到了一条挣脱唯物史观和自然主义重围的血路”。

《机械》《寝园》这两部同年之作，因彼此辉映、交汇，交相深化着意义而受人注目。《寝园》是横光君的第二部长篇，第一部是《上海》。《上海》写于《寝园》前一两年，即昭和三四年间，但《上海》属于《机械》之前的新感觉派作品，因为嗣后《上海》这类长篇便不复出现，后来的长篇均接受了《寝园》的心理主义流派的影响，因而或许可以说，《寝

园》是横光君长篇的发轫。

《寝园》与《机械》一起，构成了横光君"标志着转换的重要纪念碑式的作品"。正如河上彻太郎君所评述的那样，如果说《机械》之于横光君不啻为一道"奇迹般的拯救的天启"，那《寝园》同样也是。而如果与《机械》所弥散出的苦行的不幸气息相比较，《寝园》似乎更展示出明朗怡和的色彩。

"回想起来，从此时起，我还鼓动起了逐渐放弃短篇，以便染指于长篇的意欲。"说此番话时的横光君，最先想到的恐怕还是这部《寝园》吧。继《寝园》之后，横光君的另一部长篇是《纹章》。《纹章》大致是《寝园》完篇后的当年，即昭和八年底开始动笔的。横光君的长篇始于《寝园》，终于《旅愁》。《机械》《寝园》不仅对横光君本人而言，而且就我们的小说史而言，都是重要的纪念性作品。正因为有了横光君，文学得以反抗自然主义，与唯物主义对峙，并开拓出新心理主义的现代小说，横光君也因此而被视作殉难者和牺牲者。但对横光君说来，"心理主义，即注重人本身的思潮"此一人本主义的解释中包含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健康的道德，而由其亲自动手草创而成的技术中，则还包含着自古以来那些朴素的象征。他未曾在末世的颓败中流露出衰弱。然而，这份解释还是产生了限度，可以说体现了一种善意的作风。

十

《寝园》一开头对高原别墅区（轻井泽）及狩猎野猪的天城山麓汤岛温泉的描写，均非基于对实地作有详尽观察的写生，而差不多是横光君凭借想像所作的描写。我曾在这两个地方逗留过不短的一段日子，读《寝园》时，便对此多少留了点心。天城和汤岛，提到这两个地名那也就算了，可没到实地看过，却洋洋洒洒写了一大段，还是令我感到惊讶。

一开始，横光君打算写的是在莲台寺温泉下榻，然后上天城山去

狩猎。我曾告诉过横光君,他弄错了莲台寺的地理方位,照惯例,天城狩猎一般是在汤岛落脚的。有一段日子,我们俩经常在大阪文艺春秋社大楼地下一楼,一家名叫莱茵勃的西式小吃店里聚面,我还记得那时借来过一本伊豆指南的书,横光君心下记住了天城七木之类的东西,却未能进而去详细翻查和把玩这本指南,仿佛只需飞快地瞄上一眼便能察知目标似的。我这人有点怪,觉得书上既已写着天城两字,便不妨前去天城看看,但横光却没有去。

故而《寝园》中的轻井泽和天城是横光君想像中留下的印象,而不是对实物的印象。事实上,这印象带有几分朦胧漫漶和飘忽不定的性质,但却反而升华成为象征,有如一道横贯天际的闪光。横光君作品中,能找出这两重东西的,并不只限于《寝园》。

十一

我向来不喜欢在"后记"里解说和评论作品。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打算过要在这里详尽评述《寝园》。

我读《寝园》时,最吸引我的只是仁羽身上那份永无止境的善良。《寝园》的主人公本该是奈奈江,是梶,但实际上视线却不得不落在仁羽身上。奈奈江与梶的恋情之曲折,尤其是奈奈江给丈夫仁羽造成了超乎寻常的打击,探究其潜在心理似应是《寝园》的基本主题。但只要聚焦于仁羽广大无边而又神圣的善良,只要为其善良所宽宥,便不由得让人觉得,横光君的写作是驾驭得了这类有悖于人伦的罪愆的。

小林秀雄君曾就《机械》说过这样的话:"嗅不出此作中所内涵的伦理气息者,还不如去读读消闲的书。"《寝园》恐怕也是如此。《机械》里还有招人喜爱的一面,主人公是个对人深信不疑的人,其"无可救药的傻气","并未使其几乎成就不了一个人物",该主人公的善良,在人看来,还不失为对《机械》的一个拯救。也许,《机械》的主人公与《寝园》中的仁羽,并且还与后来一部长篇《纹章》中的雁金,是一脉相

承的。

奈奈江，梶，似乎都曾在横光君后来的长篇中频频浮现过面影，《旅愁》中的千鹤子、矢代身上便都承续有他们的身影。横光君将这些人物理想化，满怀善意地细加呵护和处理，使其最终不至于沉入苦恶，坠进地狱。

十二

仁羽思忖道："再怎么着，奈奈江可以说至今还从来不曾让自己起过疑心，所以说，与其攥准靶子弹无虚发，还不如做出力绌技穷，跟狩猎队没一点儿缘分，徒有一支好枪，并对此见怪不怪的样子的好，要那样的话，奈奈江也就一直会对自己冷眼相向了。"作者将该人物如此这番介绍给了读者。

于是，在这部长篇里，仁羽遂以此一出现在靶场上的形象而遽告终止。

> 一声枪响，蓝子的脑子里一下儿闪出了奈奈江的事，她不由自主地看了眼仁羽的脸色。可是仁羽待枪声一响，这之前时常会掠过脸面的那层不安的阴影，却一下子变得无影无踪，他眯着眼，出神地仰脸眺望着一角天空，就跟一尊大佛似的，在那里微笑着。

那是横光君在感受着大佛。

十三

横光君对整整十年前，即昭和十四年，自己四十二岁时写下的《机械》和《寝园》，曾流露过这样一番感怀：

我当时写它们的一些想法，大致上可以在这些作品里找到，当时我就是这么去思考那些问题的吗？想起来便不免既觉得恼怒又觉得好笑，而在这两部作品里，我也差不多感受到了与此相同的一番感怀。思考之为思考，与其说是在文章风格里呈现出来的，还不如说早在思考之前，那非得捕捉住这一风格不可的肉体即已潜藏在了作者身体的深处，有时候，此一有如特殊生物的东西，常常会将思考当作一种风格推出。这一就连作者自己都在浑然不察之中让其潜身在自己体内的生物，往往便是时代。现在回过头去看《寝园》和《机械》的话，呈现在我肉体深处的时代便是一目了然的。如今，我想将此物一截截肢解即可一截截肢解，可在当时此物尚是活物，只能不得已而为之。但不管是行了善还是作了恶，事实是，此一生物如今已属无从生成之物。

（一九五〇年三月）



译跋

中国读者对这本随笔集的作者横光利一想必并不完全陌生，因为他跟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曾经有过一段比较文学上的渊源关系。

略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读者都知道，三十年代的上海小说界有过一个流星般一闪而过的“新感觉派”，中坚核心有短寿的穆时英、刘呐鸥，以及至今仍蛰居在这个城市里、年近九十依然笔耕不辍、有“北有钱钟书、南有施蛰存”之美誉的施蛰存先生。

由于时运际会的辐辏，三十年代的上海有过一段短暂的物质繁荣，仿佛一夜之间繁荣起来的商业文化的“声色之障”，给人造成了空前巨大而又全新的经济乃至文化审美上的幻觉。三十年代上海的“新感觉”小说，便是这一幻觉直接刺激文学想像力的结果。但另一方面，这一奇异的文学现象又与当时世界性的现代艺术主流同步，从文本影响源角度讲，其艺术灵感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二十年代臻及盛时的日本新感觉派的启示，而它的命名显然也得力于后者。虽然有人说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要比茅盾的皇皇巨构《子夜》更能“抓住了城市的灵魂”（白先勇语），但上海三十年代“新感觉”小说的创始人却无疑是刘呐鸥。刘毕业于日本青山学院这所东京知名的贵族大学（据说他的中文底子远比日文要差），他把耳濡目染到的日本“新感觉派”，通过论著译介和小说写作，率先向上海小说界作了传输。

横光利一（1898—1947），生于日本福岛，1916 年进早稻田大学预科，后因生病休学。创作最先受到菊池宽的提携。1922 年在《新小说》

上发表长篇《日轮》,一举确立其作家地位。1924年与片冈铁兵和川端康成等人创办《文艺时代》,成为日本“新感觉派”的核心中坚。在处理外界事物时,他们力主作家主体对外部世界的强烈渗透。与川端万物有灵论式的审视现实人世的观点相应和,横光利一看重的是使作家精神生命个性存活到对象之中这一过程,也就是说,对象除了得接受来自作家视觉听觉等直感印象在它身上的表达外,还得接受其神采飞扬的感悟灵性的全面浸润。这一文学流派到1925—1926间盛极一时,嗣后遂告消退星散。横光则转向新心理主义,最后又倒向传统主义。

横光利一一生著述甚丰,有影响的小说除上面提到过的成名作《日轮》外,还有《机械》(1930)、《上海》(1931)、《家徽》(1934)、《旅愁》(1937)等。国内翻译界,除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上海的《外国文艺》杂志曾有心译载过他的《日轮》(译名《太阳》)和一两个短篇如《春天驾着马车来了》之外,这十数年间,以我的陋见,几乎还不曾见到过新的译介。与他当年的歃血盟友川端康成,这两年多卷本文集译本在此间书坊不断重复推出的盛况比起来,不免给人以不胜寥寂之感和不胜今昔之叹。时光和历史,既多情也残忍,要说公正,我看未必。

那么横光利一究竟有些什么特点呢?暂且先容许我不急于回答这一提问。

从文学史上看,一般说来,一部杰作的出现,就好比多了道难以逾越的限度,它似乎在向人昭示,文学的某一方面的可能性已在这里被人穷尽,因而一个明智的作家遇到这样的事,除了在它面前稍事伫立、嗟叹片刻之余,便会知趣地绕道他行,另择别地垦荒播种,寻求新的生路。除非他有非凡的自信,坚信自己身上有逾越眼前杰作的实力,他才会当着它的面,扎下营盘或建起山寨,准备大显一番身手。针对福楼拜那部颇负盛名的历史小说《萨朗波》,横光不甘自弱地写下了《日轮》;而眼看马尔罗当时有几部以中国大革命为背景的《征服者》、《王家大道》和《人类的命运》在西方十分叫板,横光又当仁不让写下了以

五卅的上海为背景的《上海》。横光在同代的日本作家中大概算不上是最好的，但绝对算得上是最不怵于与世界一流高手较劲的勇者。他这几部应战和较劲之作，尽管还不足以对它的挑战对象构成一种真正的挑战，但那份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式的勇力，如屠格涅夫所言，却毕竟值得我们敬佩。眼高手低固然不免让人觉得遗憾，但无论如何总要比眼光低鄙而手上功夫也不见得有什么高明的人强上不止十倍。像横光这种随时随地瞄住世界一流水准作冲击状的精神状态，先不说别的，与咱们这里小说还没怎么写像，却先学会了抱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偏心眼的人相比，其差别也不止以道里计。

不用我絮叨，这下你大概明白了吧，横光利一的特点该在哪里。

横光利一小说的中译本既是那么寥寂，散文随笔的景况更是可想而知的了，我不敢说这方面的译文一篇也不曾在[illegible]过，但我敢说，收在这里的这些随笔和游记，都是初次译成中文。

书名“感想与风景”，是借用集子里一篇现成的随笔名，我以为它恰好涵盖了这本译集的大致内容。如已所述，横光的小说披露了[illegible]高的气性，而横[illegible]和游记，则表明了他是个好作沉思默想和喜欢四处游历的人。对天地间自然景观和日常人事，以异常精致周到而又委婉的感觉细加体验和回味，这本来是日本近代散文随笔特有的一份传统，横光跻身在这个传统之中，耳濡目染，有不少无意识的积淀，但并不算是其中的出类拔萃者。他的随笔在同代的作家中可能是以思想见长。尽管抽象的思想不是日本人的强项，而这一点也基本上限定了横光思想的水准。在这些写成于二三十年代的随笔游记里，虽然也不乏“东方精神可望拯救西方精神”这类我们早已听厌了的“昏话”，在二十年代前后的“文化怪杰”辜鸿铭那里，以及在梁任公的《欧游心影录》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诸如此类的奇异可怪之论我们难道还嫌听得不够？倘若联想到“诗圣”泰戈尔发过的类似议论，足以将此视作其时东方思想家们不得要领的一种糊涂“共识”。

其立论的背景自然是第一次欧战。

但横光的思索毕竟显得别具一格些。譬如，在其他人那里，主要是静待西方物质文明破产，来投靠我们的东方智慧；但横光利一的看法有所不同，在他眼中，西方的走向穷途，并非因为过剩的物质文明，不是过度的物欲使然，而是笛卡儿以来逻辑理性分析的独断专行。如所周知，尼采一生的立场，便是要重新摆正人和理性在世界上的位置。降至德里达、福柯一辈，他们基本思路的重心，仍在开导我们如何看待知识和理性，摆正它们与世界之间的位置，他们始终不信“逻各斯中心主义”那份邪，对这一相信理性和知识的绝对性以及有一种绝对真理性的理性和知识存在在世的文化系谱，发起了一轮轮的攻击，找出了这一系谱中理性知识范式的种种盲点和裂隙。由此看来，横光当年的某些感悟和猜测，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这一至今仍未最后解决，并且正因为如此而对我们依然魅力不减的根本性疑难。至于其他一些细致和不乏一定深度的地方，想来聪慧的读者在通读了这本集子之后，自可体味得到，不必再由我来逐条举证，以免到时徒招嚼饭哺人之讥。

译这个集子本来是我预想中一项研究计划的副产品。我一直不满意国内学界在追溯中国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与日本二十年代“新感觉派”之间那层渊源关系时，一些浮光掠影甚至道听途说的说法。早在好几年之前，就一直想自己动手，从文本影响源上比较扎实地作一番清理，但因为诸多的原因，这一计划的进展仅此为止，而正题至今仍是一座空中楼阁。

初译完成于二三年前，当时我正经受着一点琐事，在心烦意乱的一段日子里，我靠每天译一段横光利一，才渐渐重新找回了我原有的一份平静。这几天仔细回头梳理这些旧译，想起往事，不禁感慨系之。我想，就凭这一点，我也得好好感激横光利一。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一日　译者谨记



修订再版附记

趁此次修订再版的机会，删去一篇，加译了一篇《某夜》，附录的川端康成的回忆文也是这次增入的。再版让我有机会改正了不少原来的错译、漏译及印刷上的误植等。谨以此对慨允拙译再版的广西师大出版社及编者深致谢意。错误肯定还有，敬望识者教我。

译者

二〇〇四年二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感想与风景
作者＝（日）横光利一著　　李振声译
页数＝２３９
ＳＳ号＝１１３６７０８５
出版日期＝２００５年０１月第１版